

著 白石定規
插畫 あずー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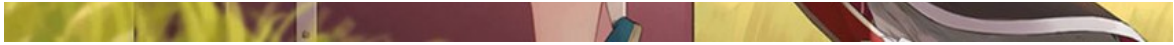
魔女之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7

著 白石定規
挿畫 あずーる



魔女の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7



魔女之旅17

「我覺得妳很可疑，我說得對不對？」

某個地方有一名魔女，她的名字叫做伊蕾娜。

這次她難得停留在一座都市。

在那裡，伊蕾娜邂逅的人們有——

喜歡靈異事件又怕生的少女、在幽靈宅邸遭到目擊的神祕美女、高級餐廳的老闆與特色太強烈的客人們、自稱「魔法少女」橫衝直撞的元氣少女、剛出道成為歌手的淑女，以及剝奪他人記憶為非作歹的「朧之魔女」。

伊蕾娜將挑戰一連串事件，解開不可思議城市的謎團。

電視動畫好評播放中！旅行魔女筆下相遇與離別的故事。

彩頁



「真傷腦筋……」

I was troubled……

灰之魔女伊蕾娜

年紀輕輕便成為最頂級魔法師「魔女」的才女。
正停留於「夢迴之城卡爾賽爾」。





魔女之旅 17

THE JOURNEY OF ELAINA

CONTENTS

◆.....◆

- +++ 序章 003
- 第一章 亡靈館 005
- 第二章 其實我是 047
- 第三章 某天晚上的故事 074
- 第四章 卡爾賽爾的守護者 083
- 第五章 無盡的一天 151
- 第六章 蒼天魔女 184
- 第七章 無盡的一天的結束 241
- +++ 終章 313



序章

在某間餐廳裡，爸爸牽著我的手在座位之間穿梭。

「很丟臉耶。」

當時我還只有八歲，難得和下班回家的爸爸牽手，我低著頭隱藏喜不自禁的表情。

不久之後，我們來到餐廳角落。

那邊是一座小舞台。

早已坐在鋼琴前待命的鋼琴家一看到我便莞爾一笑。

「妳就是今天的主角吧？」他對我說。

爸爸的提案來得非常突然。

爸爸時常光顧的餐廳有鋼琴家駐店演奏，偶爾會有客人突然上台，在音樂的伴奏下演唱。

我和父母一同造訪的那一天，也在募集客人上台即興表演。

爸爸就是在那時推了我一把。

「薩瑪菴要不要上去唱唱看？」

妳不是喜歡唱歌嗎？爸爸對我說。

我害羞到不敢回答。其實我想上台，只是沒有勇氣開口。

於是爸爸牽著我的手，帶我來到餐廳角落的舞台。

儘管嘴上說很丟臉，其實我心情十分高亢，馬上就站上舞台。

接著我開口歌唱。

餐廳內所有人都在注視我。

每個人都側耳聆聽我的歌聲，時不時點頭微笑。

我只唱了一首。

唱完的時候，餐廳內掌聲如雷。座位上的客人都起立鼓掌，對我面露笑容。

那一幕至今仍令人難忘，鮮明地烙印在我眼中。

因為人生中最幸福的那一瞬間，造就了現在的我。

第一章 亡靈館

那個國家的氣氛相當不可思議。

樓房有高有矮，顏色有藍有白也有黃。

高矮不一，色彩斑斕，不可思議的街景毫無統一感。街道蜿蜒曲折，石磚地猶如蜷曲的蛇鱗一般排列，向前延伸。

映入眼中的景色宛如兒時腦海裡浮現的幻想，城市的氣氛奇妙又頗不協調。

某個旅人在城裡走了一陣子發出驚呼。

「哇喔。」

真是個稀奇古怪的國家。我如果是小朋友，光是每天走在城裡肯定就興奮不已——這麼感嘆的是一名和七彩街景相反，身穿不起眼黑衣的女子（很美）。

灰色頭髮、琉璃色雙眼，她身穿黑長袍、頭帶黑尖帽。儘管看著放眼望去絢爛無比的街景跟小孩子一樣眼睛閃閃發亮，她依然故作面無表情。

「真是個好城市——」

她稍微走了一下便說出這句單純的感想，肯定是因為在城裡往來的群眾看起來都幸福洋溢。

她看見小孩子從背後追過她，拉著父母的手露出燦爛的笑容，跑向某個人群。人群中央，一名扮成小丑的人正在表演雜耍。

又走了一下，可以看見說著「請看！這是平凡無奇的木箱！現在我就用瞬間移動把助手變到箱子裡！」表演魔術的藝人。

繼續向前走，還能看見有人訓練小狗、猴子、雉雞等動物表演。

音樂家在路上演奏小提琴、小號、手風琴等各種樂器。

城市充滿音樂與歡樂的氣氛，彷彿馬戲團今天來到這個國家。

看見愉快的氛圍，魔女也和城市居民一樣雙眼發亮。

說不定，現在這座城市的大街上只有幸福的人——她想。這個沉浸在樂天幻想之中的女人究竟是誰？

沒錯，就是我。

「……………」

話說回來。

大街上充滿這麼多幸福的人，光是身在這之中，我也不禁心情高亢。真想趁這個好心情做點什麼好事呢。我居然會有這種想法，可說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罕見機會。

簡單來說，有沒有不幸的人呢？

具體形容起來，有沒有一名年齡看似十五歲左右，一頭長長的黑髮，髮絲間依稀可見金色眼眸的少女？她的袖子長到垂了下來，深藏在袖子裡的雙手指尖握著寫有「我很不幸，請幫幫我」字樣的牌子。

要是差不多這種感覺的不幸女孩，我肯定會馬上衝過去幫忙。

「嗯嗯嗯，不幸嗎……」

應該說。

「那個，請不要盯著我看……」

眼前就有一個呢。

和剛才列舉的特徵完全相符的少女，在大街角落畏怯地舉著字牌。或許是不擅長面對目光，她臉頰微微泛紅。我明明看的是牌子，她好像還是不太喜歡被注視。

「妳有煩惱嗎？」

我開門見山地問。

「那個……是，我有煩惱……」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個，妳的打扮……妳是魔女嗎……？我在書上看過……」少女戰戰兢兢地問。

「沒錯，如妳所見我是魔女。」

看樣子，魔法在這個國家並不興盛。總而言之我挺胸回答。看見我充滿自信的模樣，她說：

「這個人的話……說不定……」

這句話會讓我得意忘形。說不定怎麼樣？說不定能幫助不幸的她嗎？我今天心情好得不得了，光是聽見這句簡單的話就讓我內心暢快。

於是我馬上湊到她身邊。

「具體來說妳有什麼煩惱……？」

我問。我認為自己的問題非常正經，但是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又一臉害怕地仰望我，從旁看來或許像是壞人在恐嚇純真的少女。

「那個，詳情不方便在這裡說——」

「嗯嗯原來如此，看來妳遇到了非常傷心的事情呢。哭成這樣真是太可憐了……」

「咦？不是，那個……我沒有在哭——」

「不要緊，我會成為妳的心靈支柱，替妳解決煩惱的。」

「這個人怎麼完全不聽我說話。」

玩笑就先開到這邊。

不論如何，我心血來潮決定替她解決煩惱。

○

在前往她家的路上，我們互相簡單地自我介紹。

抱有不幸煩惱的女孩名叫派蒂。

如我的猜測她十五歲，現在正因為人生而頭痛不已。畢竟那是多愁善感的年紀，難免會有滿腦子的憂鬱。十五歲往往就是那種年齡。

「那麼，請問妳究竟有什麼煩惱呢？」

在路上走了約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和垂頭喪氣的她相反，花俏顯眼的粉紅色公寓。派蒂打開一樓的門，請我走進和誇張過頭的外觀截然不同，氣氛沉穩的餐廳。

接著我和她面對面坐在沙發上。說不上寬敞的房間裡陳列了可疑的繪畫、陶壺、詭異的娃娃以及品味莫名其妙的裝飾品。看似家人的照片擺在角落，由此可見她大概一人獨居。

「那個……」

她坐在我對面，抱著牌子唯唯諾諾地開口說。

她究竟有什麼樣的煩惱呢？既然會說自己非常不幸向人求助，一定是非同小可的煩惱吧。

是人際關係嗎？喜歡的男生不理她，還是跟朋友吵架？

是學業上遇到困擾嗎？成績遲遲無法進步，或是太聰明了上課很無聊。說不定是在班上被人欺負。

「其實，我的煩惱跟亡靈有關。」

原來如此，是亡靈方面的煩惱呀。

……亡靈？

咦？妳剛才說亡靈嗎？

「亡靈是那個亡靈嗎？」

我沒有聽錯吧？我抱著這句言外之意問，可是她的眼神不改認真。

「是的，就是那個亡靈。」

她彎曲雙手手肘，讓長長的袖子在胸前搖擺回答，表情正經無比。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跟亡靈有關的煩惱？

哈哈不是不是怎麼可能。

「我是在大概一個月之前遇到亡靈的。伊蕾娜小姐知道城市郊外名為切斯特城的古老豪宅嗎？詳細解釋，切斯特城是我現在住的夢迴之城卡爾賽爾中，歷史悠久的鬼屋。」

「咦？那個……」她怎麼突然自己說起來了？

「嚴格說起來切斯特城並不是城堡而是豪宅但是外觀十分怪異於是被稱為城堡——」

「等一下。」她的眼睛也太閃亮了。小姐妳哪位？

「啊，是。怎麼了？妳果然很好奇建造切斯特城的人是誰嗎？從這個點著眼非常有眼光。建造切斯特城的人正如其名，是叫做切斯特的富豪。」

「不是，那個，可以請妳先暫停一下嗎？」

「……？怎麼了嗎？」

「妳說得太突然了我跟不上……」

她彷彿忽然被附身似地講個不停，我終於制止她時嘆了口氣。
「追根究柢，我就連亡靈是否真的存在都半信半疑——」

「亡靈是真的。」

「哇啊斬釘截鐵。」

「首先亡靈不存在的想法在現在的時代已經是無稽之談了伊蕾娜小姐。難道說妳是那種說要眼見為憑這種夢話的人嗎？還是主張最新研究證明亡靈真實身分的人？自以為是的現實主義者常常會說這種莫名其妙的理論但那些完全就是胡說八道。離題一下伊蕾娜小姐妳知道鬼壓床的原理嗎？人睡覺的時候有身體進入休息模式大腦同時整理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程序，還有取而代之身體醒來大腦進入休息模式的程序。兩者差不多會以九十分鐘為週期輪流替明天做準備，鬼壓床就是大腦甦醒的時間意識本身偶然間醒來而引發的現象。睡眠中大腦甦醒時人會做夢。整理房間的時候不是會發現懷念的書不小心看起來嗎？人做夢的原理差不多就像那樣。這時意識偶然間甦醒的話，就會變成醒著做夢的狀態，又因為身體還在休息因此肌肉鬆弛無法移動。這就是鬼壓床的真面目。而這時看見的靈異現象其實是大腦無法辨別夢境與現實，因為混亂而看見的幻覺。只要說這些，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會說『看吧果然沒有亡靈嘛～』露出如魚得水的得意表情，但這不是我想說的重點。比如說就算知道了鬼壓床的原理，也只不過是那個單一原理受到研究證實而已，並沒有辦法解釋至今為止有史以來世界各地發生的所有鬼壓床事件。那之中恐怕真的有亡靈所引發的鬼壓床。一定是這樣沒錯。我們會因為最新研究這個方便的理由而忽略了原本可以看見的事物，也就是說研究結果只不過是可能性之一罷了。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並非凡事都只有唯一一個正確答案，當然也無法否定亡靈的存在。亡靈的真實身分未必是枯萎的芒草。妳知道了嗎，伊蕾娜小姐？」

「不是，我又沒有說到那種程度……」

她怎麼自己點火引爆了？

說完一長串她深深嘆了口氣，彷彿前面的長篇大論是我的幻覺，低著頭畏畏縮縮地問：「就是這樣，妳願意相信我嗎……？」

不是，那個。

「從妳的模樣看來，我想亡靈應該真的存在吧……」

「真的嗎？妳願意相信我好高興！」

欸嘿嘿，她露出今天最燦爛的笑容。

「我搞不太懂妳喜怒哀樂的標準說。」

說話的時候激動到明顯像是被什麼髒東西附身，看在她那段話的面子上，姑且相信亡靈真的存在也無妨。也因為這樣，原本想聽她哪裡不幸的我如今反而想朝她撒鹽驅魔。

「既然妳相信就好說了，伊蕾娜小姐。請妳聽聽我的煩惱！」

總之她既然願意開口，就別計較太多吧。

○

在詳細敘述她的煩惱之前，首先我有義務仔細介紹派蒂這名少女。

派蒂似乎只會跟自己的同類，或是值得信賴的人敞開心房，也就是所謂的內向女孩。雖然從遮蔽雙眼的瀏海，以及獨特過頭的個性或多或少能夠察覺；不過只要離開房間走在街上，她的內向就更顯得突出。前一刻還在熱情介紹鬼壓床的她不知去向。

「欸、嗚嗚嗚……」

光是走在路上，她不只身體僵硬，似乎就連思考回路都跟著短路。緊抓我長袍不停發抖的模樣，宛如討厭散步的小狗。

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和那副模樣的她對話。與其這麼說，她恐怕看不見任何人的臉吧。

「那、那個！不好意思，妳是派蒂同學對不對？」

走在街上，經過派蒂剛才舉牌的地點時，某個少年朝我們跑了過來。

他滿臉通紅地看著派蒂。看見那副模樣，就連與戀愛不熟的我都感覺得到少年對派蒂抱有類似好感的心情。

可是派蒂本人卻是在家裡之外無法跟人對話的可憐少女。

「欸……！」她發出短短的尖叫，馬上躲到我背後。

「那個……」少年側身探頭想窺視我身後。

「曄呀！」派蒂就發出一聲神祕的叫聲把臉埋進我的背。

「……那個……」被躲成這樣，堅強的少年表情難免逐漸消沉。

「呼嘎呼嘎呼嘎！」她把臉埋在我的衣服裡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

無法溝通到毫不留情的程度，十分足以令少年內心受挫。他如文字所述地「唉～」地嘆了口氣，跟枯萎的花朵一樣垂頭喪氣地一個人離開了。喔喔，真是太可憐了。我看著少年漸行漸遠的背影說：

「他會不會太可憐了？」我戳了一下派蒂，她就從我背後探出頭來，隔著太長的瀏海用溼潤的雙眼仰望我。

「陌生人……好可怕……」

她用差點聽不見的聲音低語。我已經不算是陌生了呢——我回答，再次邁開步伐。

她說，自己是從一個月前開始不幸的。

「我三年前來這個國家留學，可是那個，一直交不太到朋友……」

她說自己從三年前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開始，只要一有空就會往郊外的切斯特城跑，頻率居然高達一週一次。說到她去一般的廢屋做什麼，竟只有在出入口前看書度過一整天。

「妳的興趣真奇特呢。」

「因為在切斯特城感覺很安靜……」

她找藉口似地說。

內向的她從三年前起就緊抓不放的郊外大宅，是四十年前在這個國家大顯身手的發明家「切斯特」建造的宅邸。

他發明的魔導杖能藉由在長杖前端嵌入含有魔力的寶石，實現人人能夠使用魔法的偉業，堪稱劃時代的發明。在這個國家有不少人嚮往魔法師，人人都想要魔導杖，結果四十年前的當時，讓切斯特成為了大富翁。

他就是用多到花不完的钱蓋出了這棟宅邸。起初，豪宅就只有特別大而已。

可是，他在離開宅邸之前的十年間——宅邸被稱為切斯特城前的十年間，重複進行了無數次擴建與改建。他增加門、增加房間、增加窗戶。偶爾會在房間裡設陷阱，在房子裡增加通往死路的樓梯、地洞陷阱、暗門等五花八門的機關。

「切斯特本來就是發明家，據說他原本是想在自己的房子裡測試新的發明。」

想不到不停增建改建其實另有原因。

某一年。

建築工人來到宅邸進行改建，一如往常地從早到晚埋首施工。切斯特平常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出來打招呼也不監工，那天卻難得有一名女子在背後看著他們進行工程。女子年輕貌美，金色的長瀏海用髮夾別了起來，胸口掛著一條藍寶石項鍊，身穿清涼的連身裙。

工人們認為她是切斯特的妻子或情人，並沒有特別留意；但是那天施工結束後，前去和切斯特報告時，不經意地問起看著他們施工的女子，他就臉色蒼白地回答：

「啊啊，她終於在你們面前現身了嗎？」

他說，那是正在糾纏他的亡靈。並表示自從發明了魔導杖以來，那名女子就不停出現在他身邊。

她每天晚上都會夢囈似地在他耳邊低語：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切斯特拚命尋找擺脫亡靈的方法。而他選擇的辦法，就是擴建改裝。他想把房子蓋得更大，設下陷阱迷惑亡靈，爭取在宅邸中逃跑的時間。

「既然害怕被亡靈追，拋下宅邸逃走不就得了？」我打斷派蒂的話問。

「他好像做不到。據說宅邸裡藏了一筆龐大的財產……」

「喔喔……」

因為錢太多了而捨不得離開嗎？這個煩惱真奢侈……

「可是最後，過了十年，他選擇走上絕路。」

切斯特在宅邸前的樹上吊死，據說他身旁放了一封遺書。

『請別讓任何人進入宅邸。』

遺書上只寫了短短這句話。

然而乖乖聽從他遺言的人少之又少。

畢竟可是有一大筆財寶沉眠在宅邸之中，這可說是理所當然。

自從他離開人世以來，無數探險家、小偷與怪異喜好的閒人來到被稱為切斯特城的宅邸。

可是，挑戰豪宅的人大多不到一個小時就夾著尾巴逃跑。

他們的話類似請求，聽起來也像是忠告。

以下是進入宅邸之人的證詞。

「出、出現一個女人……！她叫我們滾出去……！」「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明明沒有半個人，卻一直聽到腳步聲……」

就這樣，許多進入宅邸的人都說顧不得尋找寶藏落荒而逃。

自此，切斯特城就成為了知名的鬼屋。而美女的亡靈據說至今依舊在宛如迷宮般複雜的切斯特城內徬徨。

「……呵呵，真有趣……」

直到距今三年前。

每個週末都來造訪的一名少女在切斯特城的大門口坐下，看起超自然書籍。

她就是剛來到這個國家的派蒂。

「呵嘿嘿……」

她說自己差不多就像這樣，來豪宅門口發出詭異的笑聲過了整整三年。雖然稍嫌多管閒事，不過我有點擔心她會不會害切斯特城的傳說變本加厲。

不論如何，目前為止她都過著平凡無奇的每一天。

問題從距今一個月前的某一天開始。

「……咦？」

派蒂一如往常地來到大門口發出「呵嘿嘿」的聲音。

但是那一天，她卻看到切斯特城面目全非。

這一週之內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許是被閃電劈中，一顆樹倒了下來，直接砸穿豪宅的牆壁，探頭就能輕易望進裡頭。

至今為止的三年間，她始終沒有進入切斯特城。

畢竟這裡是有名的鬼屋，本來就門窗緊閉，她壓根沒想過要進去。

然而，如今宅邸門戶洞開。

「……………」

她心血來潮。

三年來她不斷造訪，一次又一次地尋找關於切斯特城的文獻，不可能不知道這裡多麼恐怖。那一天，她把倒下的樹幹當成獨木橋，走進了宅邸之內。

「這裡就是切斯特城……」

她踏進一間寢室。房間裡只有一張床，看起來有點毛骨悚然。

隔了一扇門的走廊上，門等間隔地排列，看起來就跟旅館一樣。

她一一打開每一扇門。

第一扇門後的房間裡只擺了一張椅子。下一扇門後的房間裡只有床跟餐桌，再下一扇門後是一面牆壁，又再下一扇門後是整面書架……諸如此類，有許多用途不明的房間。看到這些莫名其妙的房間，她「咻啾～」地發出興奮的聲音。我完全摸不著頭緒，但對她來說似乎並非如此。

一旦踏進宅邸，過去壓抑的好奇心就源源不絕地湧現，讓她的膽子大到不可思議。她接連打開門，對門後莫名其妙的空間興奮不已。啊啊，真是太幸福了。她忘卻時間探索切斯特城。

直到突然之間，她聽見背後傳來某人的聲音。

『——欸。』

她清楚聽見女性的嗓音。不經意地回頭，她看見方才不以為意走下的長長走廊，以及深不見底的黑暗。

除了她之外不可能有別人。

這裡是被拋棄了三十年的廢墟。

「……咦？」

她忽然害怕起來。

她害怕除了自己之外，有別人潛藏在這裡。

於是派蒂決定馬上逃出切斯特城，沿著原路往回跑。

『——等一下？』

打開的門一扇一扇發出巨響關上。她跑到氣喘吁吁，背後再次響起聲音。

『——為什麼要走？不行，不要走。』那個聲音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她。『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要走？』

她不顧一切地狂奔。女子的身影閃過眼角，女性的聲音掠過耳邊。她想只要看見對方，或是側耳聆聽，後果肯定不堪設想，不敢停下腳步地奔跑。

她拚了命地跑回家。

切斯特城裡的聲音究竟是什麼？越是想要忘記，對方『欸』的呼喚聲就越容易在腦中復甦。

越是試著忘記，在城裡聽見的聲音，不停追來的聲音就越不放過她。

「那就是妳的煩惱嗎？」

我打斷她的話問。她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自言自語似地喃喃說道：

「別看我這樣，我在故鄉其實有一個算是摯友的女生。」

「摯友嗎？」

她點了一下頭回答：

「她是願意輕鬆跟我這種陰沉之人說話的好人，我搬來這裡的時候也說要寄信給我，又送我成對的戒指。漂亮的戒指上還刻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

她這麼說，卻沒有拿戒指給我看。

原因非常簡單明瞭。因為那現在不在她手裡。

「那枚戒指非常重要，所以我總是戴在手上——可是一個月前探索切斯特城之後就不見了——」

「……原來如此。」

我隱約能猜到結果。

就常識想來，難以想像戴在手上的戒指會掉在探索途中——但是本來就不該在亡靈出現的地方要求常識，戒指一定是掉在切斯特城沒錯。

她不敢回去經歷恐怖體驗的切斯特城，卻又找不回重要的戒指，結果最後非得向別人求助不可。

派蒂在這個國家沒有朋友，個性又內向，假日總是往郊外的切斯特城跑。為了求助在街上舉牌，對她來說不曉得需要多大的勇氣。這一個月來，她又有多麼難受。

我想。

「幸好我跟妳說話。」我說出心中的想法。

派蒂抬起頭來，看著我露出淺淺的微笑。

「我也是……幸好跟我搭話的是妳。」

多虧了妳，終於可以去找戒指了。

這時我們抵達切斯特城。

宅邸的外觀如故事所述，相當巨大。簡直就像是把好幾棟造型類似的宅邸拼湊在一起，形狀十分扭曲。乍看之下，映入眼中的只有窗戶、窗戶、窗戶、窗戶還有數不盡的窗戶。

一顆傾倒的樹猶如一把利刃，刺破宅邸的牆壁，露出裡頭一片幽深的黑暗。

就如同要將我們吞噬。

我如此想。

「哇啊好恐怖。還是回去好了。」

「咦，等一下，伊蕾娜小姐？不可以啦都來到這裡了怎麼可以回去？」

唉呀我說溜嘴了嗎？

看到我轉身就走，派蒂鼓起臉頰用雙手的袖子緊緊抓住我的衣袖。

○

我想，想在這個世上活下去，興致、氣勢與膽量果然不可或缺。有時候，當下的興致能開闢出一條路。

於是我和她今天也憑興致與氣勢走進宅邸。

「派蒂，妳絕對不可以離開我身邊，知道了嗎？」

「好、好的……！我知道了！」

「派蒂，切斯特城裡好黑喔……我用魔法照亮周圍，小心不要跌倒了。」

「謝、謝謝妳……！話說回來，伊蕾娜小姐——」

「派蒂，會怕的話隨時跟我說。我再強調一次，絕對不可以離開我身邊，知道了嗎？」

「我、我知道了！話說回來，伊蕾娜小姐……那個……」

「什麼事？」

「為什麼我走前面？」

「……………」

「……………」

派蒂突然停下腳步。

走在後頭的我也跟著停下腳步。

「伊蕾娜小姐，難道說妳會ㄉ——」

「不會。」

「哇啊斬釘截鐵。」

「真是的十五歲真傷腦筋。還以為妳想說什麼居然覺得我會害怕？哈哈別開玩笑了。我究竟哪裡在怕？難不成妳不懂為什麼我要走後面嗎？我可是為了妳才特地走後面的說。我是在保護妳的背後，知道了嗎？妳上次造訪這裡的時候，亡靈不是從背後跟妳搭話嗎？既然如此這次從背後遭到攻擊的機率也比較高。所以為了保護妳，應該走在妳的前面還是後面，這個答案不是非常明顯嗎？不要讓我特地跟妳解釋這些啦受不了傷腦筋。唉～我的頭好痛。我已經受夠了，可以回去了嗎？」

「妳說話好快喔。」

「總而言之我不會怕。別開玩笑了真是的。」

「啊，亡靈在那邊。」

「呀！」

此時發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的身體自己動了起來，用雙手緊緊抓住她的肩膀，宛如要躲在她背後似地蹲下。身體居然違反我的意願擅自行動。喔喔真是太可怕了。

莫非這是亡靈搞的鬼嗎……？

「……………」

在那之後過了不久，我從她背後探頭瞄了一眼走廊盡頭；然而那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黑暗。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看錯了嗎……」

呼，我嘆了口氣再次照亮走廊。

「……………」

眼前的少女對我投以輕蔑的眼光，那副模樣和剛才判若兩人。

莫非這也是亡靈搞的鬼嗎……？

追根究柢，會害怕黑暗與亡靈，是因為自己一人在黑暗之中。

大多數靈異現象會和幻覺混為一談，是因為人遭遇亡靈的時候常常是獨自一人。

若是遵循這個法則，這次亡靈就不會出現。因為我們有兩個人。

兩人一起行動好處多多。可以聊天，還可以彼此照應，又因為身邊有比自己還要膽小的人，所以更容易保持平靜。

「……嗯，這個房間只有椅子呢……做這個房間究竟有什麼目的……值得考察呢……」

就是這樣，派蒂可靠無比。也許是因為第二次來，還是身旁有我陪著，她像是在自己家裡一樣聒噪地探索切斯特城。

就如同她事先告訴我的，走廊彷彿永無止境，房門等間隔排列。這一幕令人失去方向感。

又如同派蒂事先告訴我的，門後的房間全都令人匪夷所思。

那麼，現在就來看看我們遭遇了什麼奇奇怪怪的房間吧。

最初看見的房間，是四面牆壁都是書架的房間。放眼望去除了書之外什麼也沒有。難道切斯特很愛看書嗎？

「原來如此，這裡有密室呢。我猜只要抽出某本書，就能前往下一個房間。」

派蒂把身體貼在書架上這麼說。我側著頭納悶她到底在說什麼，她就抽出幾本書。

隨後，書架發出一聲沉重的聲響，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往內滑，形成一道階梯。抬起頭來，上面還有另一間房間。

「咦……」

這什麼莫名其妙的機關？我目瞪口呆，派蒂就說「來，我們走吧。」一臉充滿自信的模樣簡直就像是探險家。小姐妳哪位？

接著我們造訪兩側牆壁各掛了三幅畫的房間。

「原來如此，我猜這是只要把兩側的畫旋轉到相同角度，門就會打開的房間吧。」

派蒂毫不猶豫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旋轉牆上的畫，通往下一間房間的門就開了……為什麼？

「那麼下一間房間——」

算了，我已經懶得管了，我不假思索地邁步。

「等一下，伊蕾娜小姐！」

可是派蒂拉住我的長袍，全力制止我。「依照慣例，下一間房間一定有陷阱。」她說，把書拋進下一間房間。

下一秒書爆炸了。

「為什麼？」

「剛才的恐怕就是陷阱……好險喔……」

呼～地一聲，派蒂抹去額頭的汗水。小姐妳哪位？

在那之後，我們又遇到許多奇怪的房間。

比如說，只放了一架鋼琴的房間。

「這大概是只要演奏音樂就能打開某扇暗門的房間吧。」她用莫名長的袖子彈了一手莫名優美的鋼琴打開暗門。

除此之外，還有長了許多藥草的房間。

「這裡是休息室呢。」派蒂沙沙沙地嚼著藥草說。

然後還有空無一物的房間。

「嗚嗚嗚……！肚子……好痛……！伊蕾娜小姐，這可能是詛咒……！」

「不是因為妳剛才亂吃藥草嗎？」

總而言之我們遇到無數奇奇怪怪的房間——

「伊蕾娜小姐妳看！把石頭嵌進這個房間裡的畫，暗門就打開了！」

奇奇怪怪的房間——

「把背貼在這個房間的牆壁上，砰！地拍一下，牆壁就會旋轉！」

奇奇怪怪——

「伊蕾娜小姐妳看！讓房間裡的石像拿武器門就開了！」

唉，行動反而比較奇怪，房間的特殊性完全不顯眼了說？到底是怎樣？

不過興奮到最高潮的派蒂仍然對我說個不停。

「話說回來，伊蕾娜小姐。妳認為切斯特城裡出沒的亡靈是誰？」

我記得，她是一名戴著藍寶石項鍊，金色長髮上別著髮夾的美女。

妳問我我問誰？除了外表之外又沒有其他線索。

「我猜是對切斯特懷有血海深仇的人吧。」

於是我說出缺乏創意的回答。

而實際上，來這裡三年的她所認識的亡靈身分也沒有什麼創意。

「不算對也不算錯吧。」

然後她說出自己的考察。

「我猜這棟豪宅裡出現的亡靈，有可能是切斯特的徒弟。」

派蒂說，只要考察切斯特這個人的身分，就能發現許多疑點。比如說，切斯特身為創造魔導杖的天才發明家，在這個國家廣為人知；

但是他的發明就只有魔導杖一樣而已。

在發明的世界中，只要能創造一樣劃時代的發明就十分足夠了。即使有這種意見，調查他的其他研究後可以得知，不論是在魔導杖之前還是之後，他都沒有從事其他與魔法相關的研究。

凡事應該都有承先啟後，他的發明卻沒有。魔導杖在他的研究生涯中橫空出世。

更別說，他根本不會魔法。第一次接觸毫無經驗的魔法領域，居然就能發明魔導杖。

雖然國內許多人稱讚這是天才的靈光一閃，但是派蒂反倒懷疑這項豐功偉業。

「經過調查，我發現一項事實。」

她跟呼吸一樣輕鬆地解開機關說：

「切斯特曾經有一段時期收過徒弟。」

時間不長，但徒弟是名年輕貌美的女子，並在切斯特發表魔導杖不久之前拜師。

某份文獻上寫，她對魔導杖的開發也有做出貢獻。

「可是那名徒弟在魔導杖發表之後旋即下落不明。」

在那之後的十年間，切斯特躲在郊外的豪宅裡，害怕金色長髮上別了髮夾，胸口掛著藍寶石項鍊，身穿清涼連身裙，年輕貌美的女性亡靈。

並不停擴建改建豪宅。

換言之，派蒂認為這指向某一個事實。

「切斯特殺了自己的徒弟，把她的研究據為己有嗎？」

她聽了乾脆點頭回答：

「我就是這麼想的。徒弟的研究成果被老師竊取，於是變成怨靈在這座切斯特城裡徘徊。一直徘徊、一直徘徊，直到永遠——」

她露出在街上相遇時一樣的昏暗表情，慢慢說道。

難過又悲傷，就像是抱著看板時發自內心感到不幸。

「……………」

話說回來。

可能是因為她這麼說，又或者是時機非常巧妙。

派蒂那時打開的門後，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今天不曉得看過幾次，已經看到膩了的走廊。

若要說唯一的不同，就是走廊盡頭的人影了吧。

那是一名金色長髮宛如飛瀑的女子。

她身上穿著清涼的連身裙，猶如不幸無比一般低著頭。

想必是遇到了什麼不如意的事情。

可是我和在街上遇到派蒂的時候不同，一點都不想跟她搭話。

『……………』

畢竟站在走廊前方的她——

透明到能看見背後。

○

她想必就是這座城堡的主人了。絕對是這樣沒錯。她是來歡迎在切斯特城中探險的我們呢。看起來半透明沒有腳步聲完全沒有走路的舉動而是跟滑冰一樣朝我們飄過來但是她一定不打算加害於我們絕對只是想跟我們打招呼哇啊啊啊啊啊。

「呀啊啊！」

我和派蒂當場拔腿就跑。當然尖叫的不是我，只有派蒂一個。我不可能被亡靈嚇到淚眼汪汪。怎麼可能發生那種事情開什麼玩笑宰了你喔。

總而言之我們用盡各式各樣的手段到處逃竄。

不知道究竟怎麼跑的，我和派蒂往左往右，往上往下經過各種房間。

不知名的亡靈小姐就這樣不停追了過來。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停尖叫的派蒂還有……冷靜的我經過一間又一間房間。

『……………』

亡靈小姐則是緊追在後。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們繼續在各個房間裡逃竄。

『……………』

亡靈小姐緊追在後。

「不要啊啊啊！」我們逃跑。

『……………』亡靈小姐追過我們，回頭指向右邊。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咦？右邊嗎？」

『……………』

亡靈小姐默默點頭。

「謝、謝謝……？」

然後我們繼續跑。

『……………』

亡靈小姐默默跟了上來。

「……………？」終於，我們停下腳步回過頭。

『……………？』亡靈小姐一樣停下腳步，側了側腦袋。

……哎呀哎呀？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立即冷靜下來。

派蒂也一樣納悶地歪頭。

「難道說……妳不打算傷害我們嗎？」

她啃著藥草說。

「那個藥草妳從哪裡拿來的？」

「我想在被攻擊之前先回復一下比較好。」

「我隱隱約約感覺得出來，不過妳偶爾會無法溝通呢。」

我問的是妳帶來的理由說？

眼前的亡靈小姐側著頭，和剛才一樣在地板上滑行靠近。不可思議的是，和剛才不同，一點都不恐怖。定眼一看，她長得的確非常漂亮。仔細想想，這種美女不可能想傷害別人，我們到底在害怕什麼？

實際上，她直接經過我們身邊，飄到走廊另一頭。

那副模樣看起來就像是在幫我們帶路。

派蒂看著她半透明的背影，喃喃說道：

「難道說，她想帶我們離開嗎……？」

我剛好在想相同的事情。雖然她沒有開口，只看得見舉動，不過亡靈小姐身上絲毫感受不到敵意或是惡意。

『……………？』

她反而回頭看向不跟上的我們，又側了側頭。

那個舉動明顯在叫我們跟上。無須多說，半透明的她採取這種無私的態度讓我們感動不已。

「看來有辦法離開了呢——」

我們拍拍胸口鬆了口氣，決定跟著亡靈小姐走。

在那之後她毫不迷惘地走過一間又一間的房間。

「話說現在問可能有點晚，不過她是怎麼開門的？」她是半透明的說。

「伊蕾娜小姐，這世上有所謂的騷靈現象。」

「那原來不是超能力嗎……」

雖然看不見，原來是亡靈們親自動手弄出來的嗎？派蒂說「又長知識了呢……」瀏海下的雙眼閃閃發亮。

然後我們在亡靈小姐的帶領下向前走。

走在我們眼前的她，越看越像是切斯特害怕的亡靈本身。換言之

「她就是切斯特的女徒弟了吧。」

走在身旁的派蒂一臉胸有成竹地點頭。

「沒錯——切斯特去世之後，她鐵定一直被囚禁在這裡。」

她一定孤孤單單地度過猶如永遠般的漫長時間——派蒂像是自己的事情寂寞地說。

她說到這裡，走在前面的亡靈小姐忽然停下腳步。

她輕撫牆壁，牆上就出現一扇大門，門上的小窗能看見外面的景色——看來是暗門。

接著亡靈小姐向後一飄，從我們面前退開。儘管一如往常地保持沉默，那舉動看起來像是請我們離開。

「出口……！」

派蒂開心地踩著蹦蹦跳跳的腳步，朝出口走去。

我也跟在她後頭。

「……………」

話說回來。

稍微離題一下。

我們好像忘了什麼事情。

今天來切斯特城的目的是什麼？

切斯特晚年為何不停擴建改建豪宅？

我們是不是在不知不覺間忘了這些？

「奇怪？」

我不經意地想到這點的瞬間，派蒂碰巧伸手握住門把。

孰料我還來不及開口，我們就直接被匡噹一聲打開的地板吸進黑暗之中。

出口前的地洞陷阱。

原來如此，不愧是充滿陷阱的宅邸呢。

○

對派蒂來說，這座切斯特城是難受時的心靈支柱。

她本來就喜歡超自然，是頻繁造訪這裡的原因之一，不過對她來說，從外國來此留學的校園生活，想必常常感到孤獨與疏遠。

因此她才會頻頻來這裡看書。

跑來這種詭異到誰都不敢靠近的地方，在他人眼中看來她絕對是個怪人；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她才有機會找到關於切斯特的祕密。

不論尋找任何文獻，都找不到切斯特曾經收取徒弟的資訊。她是什麼人也好，為何伴隨魔導杖的發明而消失也罷，包含來歷在內一切身分都是謎團。

面對城鎮居民人人害怕不敢靠近的宅邸，她一股腦兒地調查，直視誰都不敢面對的真相。

就這樣，派蒂找到了一個結論。

發明魔導杖的人其實是弟子，師父切斯特則是殺害她，並奪走了她的研究成果——這個國內沒有人願意相信的結論。

『可以跟我談談嗎？』

在地洞底部。

微光點亮的空間中，身穿漂亮洋裝的女子提起裙襬行禮說：

『我一直看著妳。』

亡靈小姐注視著派蒂。『從三年前開始，妳就一直一直坐在門口，研究這棟宅邸呢——難得有客人造訪，我記得非常清楚。』

她平淡地說道。

半透明的身體不知從哪發出聲音。

她的話直接在我們腦中響起。

『我一直想和妳說一聲謝謝。』

聽見亡靈小姐沉穩的語氣，派蒂困惑地回答「跟我說謝謝……？」側了側頭。

『只有妳不停來這個地方。只有妳發現那個男人的罪行。這四十年來，我一直在等待妳——和妳得到相同結論的人。』

派蒂從三年前開始頻頻造訪。

她面對超自然的事物就會情不自禁做出奇怪的言行舉止，一定在出入口邊看資料邊自言自語。

哪怕在亡靈小姐眼中，她的模樣鐵定也相當突出。

『我很高興。』

亡靈小姐說：『居然真的有人願意理解我，並試著理解我、接近我。我好高興。』

其實我一直想和妳說說話。

其實我一直希望妳能進來。

即便如此，她還是只能在切斯特城中看著派蒂，是因為過去發生的事情。

許多人一看到亡靈小姐拔腿就跑。他們誤以為亡靈小姐是豪宅主人害怕到自縊的恐怖亡靈，就算被搭話也不敢回頭，人人落荒而逃。

所以我不敢跟妳說話，她說。

『而且，上次跟妳說話的時候還把妳嚇哭了呢。』

她輕聲笑了笑。

是一個月前的事情呢。

「啊！不是，那個，那是……太突然害我嚇了一跳，絕對不是會怕妳……」

派蒂像是在找藉口，慌慌張張地說，行跡可疑彷彿外遇被抓包。

『我知道。』

亡靈小姐不改微笑。『其實我今天原本不想跟妳說話就讓妳回去的。我怕就算跟妳道謝，也只會造成妳的困擾。』

所以今天她才默不吭聲。

跟派蒂第一次遇到亡靈小姐的時候大不相同，我還以為是什麼原因——

『鼓起勇氣跟妳說話真是太好了。』

只要能跟妳道謝，我就心滿意足了。

她這麼說後行了個禮。我們還來不及回禮，美麗的笑容就忽然消失了。

眨眼之間，她就不見了。

彷彿一瞬間的幻覺，亡靈小姐消失得無影無蹤。

「……………」

抬頭一看，洞非常淺，用爬的就能離開。「我們走吧。」我對派蒂說。

可是她繼續盯著亡靈小姐原本所在的地方。

那裡放著兩樣東西。

她撿了起來。

是某個人的髮夾。

還有——

『妳忘的東西。』

放在字條上的一枚戒指。

想必是亡靈小姐貼心幫忙撿起來的。

「謝謝妳。」

派蒂急忙低頭表達感謝。

在我們掉進的小洞裡。

派蒂對胸口掛著藍寶石項鍊，身穿如今已變成破布連身裙的白骨遺體鞠躬致意。

○

我們最後在地洞裡看到的，想必是十年來切斯特始終無法放棄豪宅的理由。

白骨手中握著一封信。

內容寫的是切斯特所作所為的告發文。她的研究成果遭到剝奪，當她指出這點後，被切斯特追殺，在逃亡途中受傷躲了起來。恐怕無法活著告訴別人此一真相。

上面簡潔扼要地記載了這些。

切斯特十年來始終無法尋獲她的遺體。不僅如此，還被她的亡靈糾纏，滿腦子只想著逃跑。

結果，他最後選擇斷送自己的生命。

派蒂帶回自己在地下室找到的內容，並說要公開。

「這種內容，我不可以自己隱瞞起來！」

她看起來像是在燃燒正義感，也像是受到義務感驅使。不對，一定兩者皆是。

她帶著在地下室失而復得的物品，表情比以前還要稍微可靠一些。

難道是和以前不一樣，能清楚看到眼睛嗎？

「……？怎麼了？伊蕾娜小姐？」

發覺我的眼神，她側著頭問。

她的手指上戴著朋友送她的戒指。

頭髮上別著某人的髮夾。

金色的眼眸注視著我。

「……沒事。」我搖頭回答：「希望周圍的人能相信妳公布的內容。」

「妳在說什麼呀，伊蕾娜小姐！這可是大事一件耶！大家一定會相信！」

「可是有可能會出現跟今天早上的派蒂一樣，說什麼『最新公布的消息又不會完全推翻過去理論～』這種歪裡的人喔？」

「唔呃……」

她露出吃到黃連的表情回答：「真希望除了我之外沒有那種奇怪的人……」

「但願如此呢。」

我隨口回答，兩人一起回到城裡。派蒂說，今天她想先整理資料。

想要推翻過去的說法，可不能隨便把在切斯特城的發現交給報社就好。

絕對需要一定的準備。

「需不需要我幫忙？」

「沒關係。」

她慢慢搖頭，明確地拒絕。

她的表情上已沒有第一次見面時的陰暗感情，毫無半點不幸的蹤影。看來我什麼忙也幫不上。

證明了自己的正確，最重要的是找到注視著她的人，一定讓她非常高興。

我們就這樣走在城裡。

「那個……！」

就在碰巧經過派蒂舉牌的地方時，一個少年朝我們跑來。

他滿臉通紅地盯著派蒂看。

手中握著一束鮮花。

花束大到放在背後也藏不住。

「……………」

她至今為止始終沒有仔細看過少年的臉，想必第一次發現花束的存在。

她輕聲笑了笑。

「咦？那個？呃……？啊！花束被看到了……！」

少年馬上發現自己多麼天真，滿臉通紅。

可是他不會因為這點程度的羞恥就放棄。他把從背後滿出來的花束拿到派蒂面前說：

「請、請請請請請跟我交朋友！」

伴隨勉為其難擠出的這句話，他把花交到派蒂手中。

那是少年充滿勇氣，簡單明瞭的告白。

視線若繼續被瀏海擋住，她肯定看不見他的臉有多紅，也看不清他手中的花束多麼美麗吧。

她抱著垂頭喪氣悲嘆不幸時絕無法發現的微小幸福說：

「好！」

接著露出透徹的笑容。



第二章 其實我是

令人不甘心的是那家餐廳真的十分優秀。

這裡是同時具備高級餐廳以及美術館兩種面向的新型餐館。

寧靜的店內只聽得見雙眼全盲一流鋼琴家演奏的優美旋律。

好幾幅著名一流藝術家的繪畫排滿餐廳內整面牆壁。店內最深處大方掛著店老闆克羅德的肖像畫，可見他多麼自戀。看他笑得那麼開心，難道不覺得丟臉嗎？

理所當然，一流服務生在高級餐廳的座位間穿梭。她們不僅長得漂亮，就連舉止都完美優雅，看起來十分有模有樣。

「欸我跟你說……那桌的客人從剛才開始就一直盯著我看……」
「噁心。」

.....

重來一次好了。

看到一流這個詞彙頻頻出現的餐廳應該不難明白。

這間一流的餐廳，當然只有一流的客人會來。

環視店內。

一流的客人坐在寬敞餐廳裡稀疏的座位。有身穿高級西裝的壯年男性、即將步入禮堂的情侶，以及穿著我國一流學園制服的少女，與看似她的父親的男子。

當然，從早就一直坐在店裡的我也是一流的。

「欸……那桌的客人從早就一直坐在那裡耶……」 「噁心。」

.....

這間餐廳屬於外表、內在，又或者該說兩者皆是——其中一項屬於一流的人。服務生們恐怕是前者吧。

「不好意思～！服務生小姐，我想續麵包。」

想當然耳，絕非外表內在全都平凡庸俗之人該來的地方。

獨自坐在我附近的女人從早開始就不停吃著免費的麵包。真是擾人清閒，太低俗了。

「這麼好吃的麵包居然能吃到飽……這間店究竟是怎麼賺錢的？」

當然是從妳之外的客人啊。

我忍不住想這麼從旁吐槽。

就來看看那名平庸客人的外表吧。她有一頭灰髮，一雙琉璃色的眼眸。身上的衣服樸素到隨處都能買到，低俗不堪。她的收入一定也很低。

服務那種客人，服務生想必也頭痛不已。

我偷聽服務生的對話。

「呵呵呵……看她胃口那麼好。」「總覺得跟小動物一樣，好可愛。」

這幾個有什麼毛病？

「……受不了，真是家不入流的餐廳。」

我用別人聽不見的音量喃喃自語。這間餐廳確實優秀，只可惜太差勁了。

老實說，這家餐廳對我來說就只是絆腳石而已。

實不相瞞，我是和這家餐廳打對台的餐廳老闆。

今天變裝來這家店待命。

知情人士看見我這個敵店老闆環視店內的模樣，大概會推測我是來偵查敵情；但坦白說那個預測和事實大相逕庭。

我就開門見山地說吧。

其實我帶了毒藥來這家店。

毒藥。

不是比喻，我帶了貨真價實、對人體有害的毒藥來這家餐廳。

根本太輕鬆了。

這間餐廳的老闆一早就親自到市場採購食材，直接帶回餐廳料理。這是一流的堅持，今天早上也不例外。

若是要說與平常有任何不同，就是今天和他交易的商人之中，混進了變裝後的我。我就把下了毒的番茄賣給了這裡的老闆。

再怎麼一流，看來他的眼光也沒有一流到能看穿毒藥。老闆說「這番茄顏色真漂亮。」心滿意足地回去了。就是因為只在乎外表，才會沒辦法發現番茄有毒，也看不穿服務生的個性多麼惡劣。蠢蛋。

然後我再次變裝，來到這間餐廳一看，發現菜單上居然寫：

「今天的番茄特別出色，主廚推薦番茄蔬菜湯。」

看見這行字，我笑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引以為傲的番茄湯裡居然摻了毒。

「呵呵……抱歉。我的主義是徹底擊潰敵人。」我用別人聽不見的音量喃喃自語。「你的餐廳確實優秀……但就是因為太優秀了才礙眼。」

真正的一流我一個就夠了。

冒牌貨就在這裡退場吧。

好了，究竟誰會成為番茄蔬菜湯的犧牲者？我環視店內。

「啊，不好意思～」

就在這個時候，安靜的餐廳內響起悠哉到突兀的嗓音，一隻手舉了起來。

是那個麵包女。

「一道菜也不點在這裡待這麼久感覺有點不好意思，我想點個什麼，請問最便宜的餐點是什麼？」

她問。

「番茄蔬菜湯。」服務生回答，她就說：「那請給我一份。」

我大吃一驚。我的運氣真是太好了！若是要從店裡趕走一個最不适合的異物，顯然最該趕走那個麵包女。

與一流截然不符的女大胃王將會帶領這間店邁向滅亡，成為番茄蔬菜湯的犧牲者。

不久之後，其中一名服務生露出強調自己很努力工作的表情，把餐點端到那名麵包女面前。

理所當然，那是番茄蔬菜湯。

灰髮麵包女說著「哇～看起來好好吃～」這句沒程度的感想，拿起湯匙，接著——

「那麼，我開動了。」

把湯送進口中。

「欸，那桌的大叔是不是一直盯著那個女生看……？」「噁心死了。」

服務生對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情渾然不覺，悠哉地閒聊。

我拚了命地忍笑。

畢竟這間餐廳即將走上末路。

我豎起耳朵。

隨後店內響起愚蠢客人的臨死慘叫。

「咳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整間餐廳氣氛驟變。服務生手中的餐盤匡噹落地，尖叫聲四處迴盪，鋼琴的旋律也戛然而止。客人、服務生，以及在廚房料理的廚師們視線全往一點集中。

一名愚蠢的客人倒在視線中心。

他一定吃到了不乾淨的東西，彷彿陸地上的魚一般掙扎。

那是灰色頭髮，琉璃色雙眼的年輕女子——

「……………」

在她隔壁用餐的壯年男性。

「哇～大事不妙了呢。」

那個女人隔壁桌明明發生了慘劇，她卻一如往常地吃著剛送上桌的餐點。妳難道沒有良心嗎？

○

飯吃到一半，隔壁不知名的大叔突然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有一個毫無良心女人嘴上說著「唉呀真糟糕～」卻繼續吃飯。

她究竟是誰？

沒錯，就是我。

順帶一提，其實我不是第一次遭遇這種場面。就姑且不論這個，大事不妙了呢。我嚇一大跳。

如果可以，希望事件能等我吃完再發生的說。

這樣我不就非得中斷用餐了嗎？

店內一片譁然。服務生小姐驚聲尖叫，人潮聚集到餐廳外場。有即將步入禮堂的情侶、可愛的女生和看似她父親的男性，以及幾名廚師。

人人看見倒在地上的男子，都說著「你還好嗎？」「請振作一點！」開始騷動。

其中一人說：

「不、不可能……！怎麼會這樣……！」那名男子看起來不知所措。哎呀哎呀，這位先生反應有點奇怪呢。除了反應有點怪怪的以外，頭髮也有點歪歪的，難道是假髮嗎？

「請問貴賓之中有人是醫生嗎？」

服務生小姐喊。

然而她一這麼喊，周圍騷動的人反而全部安靜了下來。沒有人具有獨自拯救男子的能力。

唉呦喂呀真沒辦法。

「這裡就包在我身上吧。」

我瀟灑地起身說「真是的，大家都派不上用場……」無奈地聳了聳肩。

看見我充滿自信的表情，服務生小姐眼神頓時閃耀。

「！難道說您是醫生嗎……？」

「不是，我沒有從事醫療相關職業的經驗。」

「……？那麼您有什麼其他的特技嗎……？」

「其實我能跟幽靈說話。」

「不是那個人還沒死的說……」

「咦？」

我走近壯年男子，看了他一眼。

「啊……啊啊……」男子望著虛空呻吟。哇啊還活著。

「他突然倒在地上，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服務生小姐說。

她胸口別著寫有「新人」的別針，問客人之中有沒有醫生的人就是她。

沒有人知道壯年男子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新人服務生小姐也就是新人小姐說，總而言之他很擋路，想把他移到旁邊。我想這個人根本沒血沒淚。

「可是我反對隨便移動他。」

儘管僭越，我依然說出自己的想法：「既然不知道他為什麼倒下，這裡又只有外行人，貿然行動太危險了。」

「那、那要怎麼辦啦！」

名校女學生歇斯底里地尖叫。疑似她父親的男人說「好了好了。」出言安撫，她就氣嘆嘆地喊「難得的美食都白費了！把那個大叔趕走啦！」和美麗的外表相反，她的個性顯然爛到有剩。

「這麼說也是……」

贊同女學生的人，是散發即將步入禮堂氣氛情侶的女方。她穿著美麗的禮服氣憤地說「難得來這麼好的地方！」看似男友的男子就說「好了好了。」安撫她。這裡的男人就只會安慰別人嗎？

新人小姐對兩名自我中心的女子束手無策，她開口問「嗚嗚……貴賓之中有沒有人其實是偵探呢……？」環視周遭。當然沒有人有反應。

除了我之外。

「真沒辦法——」我嘆了口氣。「就由我來解開這名男子為何倒下的原因吧。」

「妳從剛才開始就在說什麼啊？」新人小姐說。

「我的名字叫做伊蕾娜。」

「不是我又沒問妳名字。」新人小姐冷淡地說：「妳是偵探嗎？」

「不是，我不是偵探。可是我常常遇到這種場面。」

總而言之就交給我吧——我走向壯年男子。

這種時候直接問受害者本人最快。

「大叔、大叔，你怎麼了？可以告訴我嗎？」

我對仰臥在地上的壯年男子說，小心翼翼的模樣。彷彿有常識的人在跟徹夜喝酒醉倒路邊的沒用大人說話。

「啊啊……嗚嗚……」壯年男子說。

「嗯嗯嗯，原來如此。」我確實聽見後點了點頭。

「……那個，他說什麼？」

新人小姐側著頭問，我就回答：

「原因好像是他吃的番茄蔬菜湯。」

望向他的座位，的確有一盤吃到一半的番茄蔬菜湯。原因肯定是這個不會錯。

「！妳說番茄蔬菜湯……？怎麼會在這裡……？」

中年男子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吃了一驚。怪。不只頭髮怪，就連反應都很奇怪。

總之就先不理他。

「稍微吃了一點就變成這樣，代表這位先生吃的番茄蔬菜湯很有可能被下了毒。」我老實地陳述事實。

「妳、妳說下毒？真的嗎？」

餐廳內瞬間騷動四起。在大家失去秩序之前，我稍微揚起聲音說了聲：「請肅靜。」

「聽好了？首先來思考這個男人為什麼會被盯上吧。必須先從認識他的人問起，這之中有沒有人認識他？」

我詢問餐廳內的人，可是所有人都顧著騷動等別人舉手。的確，就算見過一面，也有可能突然想不起來。

我靠到壯年男子身邊問：「對不起，大家好像都不認識你，請問可以詳細告訴我你的事情嗎？」

他平常從事什麼工作、興趣是什麼、住在哪裡、家庭成員有誰。只要能掌握這些情報，就有機會釐清他認識的人。

「啊啊……嗚嗚……」壯年男子回答。

「嗯嗯嗯，原來如此。」我點了點頭說：「他是名單身資產家，似乎有一筆鉅額存款。」

「其實我是他朋友。」

唰地一聲，比任何人都還早舉手的是剛才生氣的女學生。她一臉正經地說自己是男子的朋友。

「還真是忘年之交呢……？」

「啥？妳胡說什麼啊？友誼跟年齡又沒有關係？」

「要不是在這個時間場合，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了呢。」

但是此時有人叫她等等。

是那對即將步入禮堂的女朋友。

「其實他是我的未婚夫。」

妳在胡說什麼啊？

「妳的未婚夫不是在妳身邊嗎？」

「不是，他才不是我的未婚夫。」女朋友乾乾脆脆地搖頭。

「那是什麼？」

「錢包。」

「妳也太惡劣了吧……」

另一方面，男方說「咦，真假？」略顯驚訝。反應好淡薄。

「等一下！」或許是看準朋友設定比不過未婚妻，喊暫停的女學生露出覺悟的表情。

「其實我是她的女兒！」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令尊不是在妳旁邊嗎？」

「不是他才不是我爸。」女學生乾乾脆脆地搖頭。

「那是什麼？」

「愛上我的單身漢。」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似乎是事實。我原以為是她父親的男子說「的確。」稀鬆平常地點頭。哇啊啊好差勁。

於是——

「妳有證據證明倒在這裡的壯年男子是妳父親嗎？例如證明家庭成員的文件之類的。」

「沒有。」

「那不就稱不上是父女了嗎？」

「妳在胡說什麼！親子關係跟血緣和文件又沒有關係！」

「要不是在這個時間場合，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了呢。」

○

由於我姑且接下了偵探的責任，因此由我來執行倒地壯年男子的偵訊。

途中我嫌麻煩，說出「是不是應該叫警察、保安官或是類似的組織才對？」這句本日最正經的發言；但是聽見我的提案，在場半數以上都激烈反對。

那麼就來看看各位豐富的反駁理由吧。

「其實我被好幾個大叔包養。」女學生說。不只一個喔？

「其、其實我挪用公司的公款包養她。」看似父親的人說。太可憐了。我是說你的公司。

「其實我是結婚詐欺師。」女朋友說。我剛才聽到了。

「其實我也是結婚詐欺師。」男朋友說。沒想到你們兩個這麼登對。

「其實我有穿女性內褲的癖好。」主廚說。今天第一句話說這個沒問題嗎？

「其實我會偷吃回收的剩菜……」助理主廚一臉嚴肅地說。我猜現場你的罪八成最輕。

「其實我常常賴在無限續杯的咖啡廳裡不走……」不是新人小姐的服務生說。無罪。

「其實我看得見。」鋼琴家說。請不要趁亂自白。

不論如何，這間店裡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祕密，排斥請有關當局前來處理。

換言之，事實顯示我必須當場解開這起事件的真相，這個責任也非由我來負責不可。

唉呦喂呀真傷腦筋。

我完全不知道犯人是誰。

我問了壯年男子好幾次，除了他是有錢人，以及身上的衣服及裝飾品全都是高級品能為此背書之外，什麼特徵也沒有。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或許是這家餐廳裡存在感最薄弱的人。

就在我馬上覺得案情陷入膠著的時候。

「哎呀哎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明明沒有人對決，餐廳裡忽然響起勝利的歡呼。所有人都回過頭來，望向聲音的主人。

眼前是一名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餐廳裡存在感最濃厚的中年男子。

所有人都聚集在壯年男子身邊時，唯有他一人低頭看著我的座位，依然這麼的奇怪。

「灰色頭髮的小姐，我記得這個位子是你的吧？妳吃的是這道菜嗎？」

我不懂為什麼突然說起我的話題，不過那的確是我的位子，也是我吃的料理。

「的確沒錯。」

我點頭說。

中年男子聽了拿起帳單，「哎呀哎呀～？果然事有蹊蹺呢～？」用莫名黏涕涕的語氣說。

「妳點的是這間餐廳最便宜的番茄蔬菜湯！可是妳桌上卻擺著紅酒燉牛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咧？」

他說。

「……！」

所有人的眼神都朝我的座位集中。

的確，桌上擺著吃到一半的紅酒燉牛肉，和帳單上的番茄蔬菜湯有明確的矛盾。

紅酒燉牛肉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這是那位倒下的壯年男子的帳單——更奇怪的事情在這裡！你們看！」

接著他現出另一張帳單。

上面寫著這行字。

——紅酒燉牛肉。

「換句話說，灰髮女跟壯年男子吃的東西應該相反才對！」

的確是這樣沒錯。

他說得完全沒錯，但同時也可說那又如何。反過來的話，不就會是我倒在地上了嗎？

沒想到中年男子此時說出稍嫌跳躍的話。

「也就是說，這是灰髮女毒害壯年男子的證據！」

為什麼？

「她在料理端上桌的時候，恐怕把紅酒燉牛肉跟番茄蔬菜湯對調，然後下毒！也就是說，那個女孩就是害壯年男子落得如此下場的罪魁禍首！」

他的語氣宛如篤信我就是犯人絕不會錯。不是不是，追根究柢既然要下毒，有必要換料理嗎？你白癡嗎？

我不知該從何開始吐槽，因而嘆了口氣，被中年男子氣勢影響的人卻說「原、原來是這樣嗎……」「她的確長得一臉一點良心都沒有……」「真是太心狠手辣了……」一個接著一個被中年男子蒙騙。

但是有一個人出面拯救無意間被逼入絕境的我。

是新人服務生小姐。

「那個……」她畏畏縮縮地舉手說：「其實是我上錯菜，把紅酒燉牛肉跟番茄蔬菜湯搞錯了……」

沒錯。

我和壯年先生的料理會對調，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希望各位能用常識思考，客人端料理應該非常顯眼才對。如果是我掉包的，沒有目擊者反而奇怪。

「不、不可能……！既然如此，為什麼灰髮女妳沒有發現服務生的錯？味道跟外觀不是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有發現上錯菜，只是因為這道比較貴所以沒有說話。」

「妳太卑鄙了吧！」

「欸嘿嘿。」

「我又不是在誇妳！」

結果，他引以為傲的論點就這樣被我和服務生小姐推翻。中年男子「唔嗯嗯」地沉吟說：

「那麼犯人不就是煮番茄蔬菜湯的人了嗎？」

這次他把目標鎖定在主廚身上。「……沒錯！追根究柢既然是番茄蔬菜湯被下毒，下毒的人絕對是做菜的人不會錯！犯人就是你！」

中年男子胸有成竹地斷言。他的模樣看起來有點拚命。

想不到主廚語帶嘲諷地回答：

「我身上哪裡有毒？你說說看啊？」

邊說他邊脫下上衣。

「你幹嘛脫衣服？」有必要脫光嗎？

「這是為了證明我的清白。」

「我聽不太懂你的意思說。」

「我對這件內褲發誓，不是我幹的。」

「好可愛的內褲喔。」

「謝謝誇獎。」

「你其實只是想露內褲吧？」

「那也是原因之一。」

「好噁心喔。」

「謝謝誇獎。」

「我沒在誇獎你。」

我想這個人沒救了。

「唔唔……！那麼犯人究竟是誰……！」

中年男子的表情懊悔地扭曲。說到底，就算裸露身體也沒辦法證明自己沒有下毒；但是逼迫中年男子不得不閉嘴的原因，不僅僅是裸露的美麗肉體。另一個原因又是什麼？

「哼！」

主廚這時拿出一顆蘋果，當場徒手捏碎。要是反抗這種人，不曉得會遇到什麼下場。最重要的是，主廚盯著中年男子吃下碎蘋果的模樣，只能以恐怖二字形容。我在心裡想，真不想跟這個人扯上關係。

姑且不提這個。

「不過真奇怪。」

我說出在心中漸漸膨脹的違和感。「你從剛才開始為什麼這麼拚命？感覺起來有種不論如何都想找到犯人的氣息說。」

我這麼說，中年男子突然繃緊表情。

「妳、妳不要亂說！我們之中可是有傷害別人的人耶，犯人當然是越快找到越好啊！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會成為下一個被害者耶？」

「這麼說的確沒錯。」

他言之有理，但也因為如此更顯怪異。「你的正義感如果強到會拚命尋找犯人，我提案報警或是找保安官的時候，你不是應該贊成才對嗎？」

「！那、那是因為……」

但是最後我的提案被其他抱有隱情的人無情地否絕。

「難道說，你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嗎？」

「我、我才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絕對沒有！」

「真的嗎～？」

看你那麼拚命反而很可疑的說～？我眯起眼。

回想起來，這位先生打從一開始就重複做著矛盾的言行舉止呢。
而且——

「越看越像是假的……」

我盯著男子的頭頂。看透人心的眼神讓中年男子忍不住慌了手腳。「不、不要看！不對！不是我！」他更加拚了命地否定。

被逼上絕境的他說：

「不、不是……！不是我幹的！」

他高聲宣言。

「我才沒有在番茄裡下毒！」

他說。

.....

「番茄？」

為什麼突然提到番茄？在場所有人都納悶地側頭，過了一會兒才聽懂那句話的意思。

「有毒的不是番茄蔬菜湯嗎……？喔喔，你的意思是番茄蔬菜湯裡的番茄有毒嗎？原來如此，我懂了。」

原來如此，是在食材本身下毒嗎？這是盲點。

所以說。

「你怎麼知道番茄裡下了毒？」

真奇怪。若想在番茄蔬菜湯這種料理中下毒，把會融化的毒藥混進湯裡應該比較方便。

不知情的人不可能鐵口直斷說番茄裡有毒。

「不、不是……！剛才的不是！我只是說溜了嘴——」

番茄發言成為決定性證據。

他一被視為嫌疑犯，過去的可疑舉動全都一一曝光。

「話說回來，這個大叔一早就在店裡呢……」「好噁。」「而且都不點菜，顧著看別桌的人，有夠噁心的。」

中年男子的各種可疑舉動，由客人的證詞一一曝光。

中年男子是犯人逐漸成為我們的共通認識；即便如此，他依舊頑固地不肯承認。

「不是！絕對不是我幹的！不是我！再說我才不認識這種男——」

「夠了吧？」

一隻手搭上中年男子的肩膀制止他。

隨後響起低沉又渾厚的嗓音。

「受不了，我故意不吭聲，想不到你一把年紀還這麼丟臉。難道沒辦法老實承認自己的錯誤嗎？」

真傷腦筋，渾厚嗓音的主人搖了搖頭。

「什……什麼……？」

中年男子錯愕地瞪大雙眼。

不對，不只中年男子，在場所有人看到那名人物全都難掩訝異。

「我早就知道你下毒了。非常可惜，你無處可逃了。」

壯年男子站在眼前。

原本應該吃下有毒番茄蔬菜湯而倒地的他，竟若無其事地站著。

「看來你變裝了，不過你應該是和我的店打對台的餐廳老闆吧？我早就知道你今天會來我的餐廳鬧場了。」

壯年男子邊說，邊抓住自己的脖子一扯，如文字所述脫下自己的臉皮。

「其實我就是這家餐廳的老闆，今天已經監視你一整天了。」

哈哈！壯年男子——曾是他的人物發出勝利的大笑。脫下的臉皮下，是一名年約三十五歲的青年。

他勝券在握地大笑。

就跟堂堂掛在店後方的畫像一模一樣。

○

從壯年男子中現身的餐廳老闆在之後向我們解釋了一切。

他說，這次涉嫌犯行的敵對餐廳老闆從以前開始就對這間餐廳進行各種騷擾。他對後起之秀抱有強烈的嫉妒心，盯上開了新店的年輕老闆，一找到機會就挑毛病、擴散負評等，進行各種騷擾行為。

而這間是美術館又是高級餐廳的店會被盯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個男人從以前就不停在城裡到處散布我的餐廳『餐點難吃』、『價格太貴』、『老闆的臉很噁心』等不實的惡評。起初我並不怎麼在意，但是惡評就跟毒藥一樣緩緩侵蝕我。業績靜靜地下滑，客人也一點一滴地減少。真是麻煩透頂……」

而他站在經營者的立場，不能和不負責任的個人降到同一水準爭鬥，只能耐心地忍受許久。

終於，在餐廳的評價下滑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中年男子賣給他毒番茄做為最後一擊。

老闆從以前開始就在監視中年男子的動向，立即就察覺了他的意圖，將計就計假裝受騙上當。

「那個男的以前就曾經喬裝來我的店裡用餐，我想他今天一定也會光顧。」

然後今天，他刻意引起在眾人眼前昏倒的騷動，等敵對老闆露出馬腳。

實際上，被逼上絕境的男子之後也放棄抵抗，自白說出了自己過去的犯行。

對於他的處置，老闆非常煩惱。

「把那個男人交給保安局的確可以大快人心，但是會替我的餐廳帶來負面形象；不過要是手下留情放他一馬，他鐵定會重蹈覆轍。」

究竟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答案？

餐廳老闆抱頭苦惱。

我說「說得也是。」思考了半晌，想到這間店的紅酒燉牛肉非常好吃。

這樣下去害餐廳倒閉就太可惜了。

「我有一個好方法喔。」

然後我說出某個好主意。

毒藥要看用法——我說。

○

那一天的傍晚，同時具備了高級餐廳以及美術館兩種面向的全新餐廳，看起來比平常還要熱鬧不少。

店內，設定上是盲眼天才鋼琴家的普通鋼琴家一臉得意地演奏，只有長得比較漂亮的服務生隨便服務客人，餐廳後方的廚房，肌肉鍛鍊得莫名發達的廚師徒手捏碎蘋果。

店內則是高掛餐廳老闆滿面笑容的肖像畫。概念毫無統一感，看起來渾沌非常。

「我雖然不認為客人的特徵是毒藥，但從每個人都拚命想要隱瞞來看，不難推測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特徵。」

然而，雖然只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就會格外顯眼，但要是映入眼中的一切都不正常，人就會失去什麼普通，什麼奇怪的標準。

『我嫉妒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在餐廳裡下毒惹麻煩。』

走出店外，脖子上掛著這個牌子的中年男子看起來像是在深深反省似地垂著頭。

他恐怕會負責拿廣告看板，以此來償還自己惹的禍吧。

人們經過奇特過頭的餐廳前，接二連三地停下腳步。接著他們被奇怪的看板吸引，朝門把伸手。

這一定是這個國家最奇妙，卻最自由的餐廳。

這裡是根本不需要「其實我是」這種故弄玄虛的空間。

第三章 某天晚上的故事

酒吧。

那是充滿淡淡成熟氛圍，時尚又靜謐的空間。我從以前就夢想在這種美妙的空間裡，一臉瀟灑地說「老闆，老樣子。」了。

話雖如此，對身為旅人的我來說，這個夢遙不可及。畢竟我本來就在各個國家之間遊蕩，不可能會有頻繁造訪到足以點「老樣子」的地方。

更何況我原本就不常來酒吧，完全不曉得該點什麼才好。

「久等了，您的柳橙汁。」

喀噠一聲，一臉嚴肅的調酒師將一杯柳橙汁放在我面前。

不知道該點什麼才好，最後我點了在酒吧點了也沒有意義的飲料。

但我依然為了溶入環境露出不以為意的表情，說了聲「謝謝。」接下飲料喝了一口。

我發自內心好好品嚐這一口。這一杯的等待時間長到讓人以為是從種柳橙開始準備，分量卻少得可憐。

不論如何，有一名像這樣在吧檯座位喝著柳橙汁，明明沒喝酒卻沉醉於氣氛的旅人。有著灰色長髮、琉璃色雙眼，身穿黑長袍，頭戴黑色三角帽的她也是魔女。沒錯，就是我。

「這間酒吧的氣氛很成熟呢，老闆。」

「我是打工的。」

吧檯後的熟男調酒師即刻回答。原來你叫打工的嗎？好稀奇的名字喔。

雖說是夜晚，太陽才剛西沉不久。城市至今為止仍舊熱鬧非凡，逃進酒吧尋求靜謐的人除了我之外並不多。只有兩名男子，以及和我一樣獨自啜飲的男性客人而已。

他們也跟我一樣，沉浸在安靜的空間中。

「嘿嘿嘿……大哥，沒想到居然這麼順利……」

「呼哈哈哈哈！本大爺出馬，偷東西猶如探囊取物。」

……看來沒辦法沉浸在安靜的空間中。

不想聽見的對話從坐在我左側座位的男子二人組傳來。

他們究竟在想什麼？難以想像居然會在有別人的地方討論偷東西的事情。現在這個國家似乎有不少馬戲團與演員造訪，難道說是在練習演戲嗎？

「嘿嘿嘿……大哥，你看看這個。錢包裡滿滿都是現金啊。」

「呼哈哈哈哈！那當然啦！我可是選了看起來很有錢的富婆啊！」

男人們把看起來像是名牌的女用包包倒在桌上，開始物色內容物。原來如此不是演戲，是真的呢。是真的扒手跟真的笨蛋呢。

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到底在想什麼？

「……可是大哥，咱們在慶典中偷東西沒問題吧……這錢包的主人好像去保安局總部報案了耶。」看似手下的男子突然懦弱地說。他情緒不穩嗎？

「呼哈哈哈哈！怎樣，你怕啦？擔心什麼！路上人那麼多，就算大喊有小偷也不會有人發現啦！根本就是完美犯罪！」

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要在有其他客人的酒吧裡說這種事情。

旁人不只我一個。除了調酒師之外，還有坐在我右邊的男客人。

「你不報警嗎，老闆？」

我問調酒師。

他搖著頭回答：

「……我是打工的。」

那是應該無視我的問題訂正的事情嗎？

我原本想反問，這時發現調酒師（打工店員）的眼神忽然望向我右側——獨自啜飲的男子。

看見彷彿在催促我的眼神，不知不覺間，我就被誘導看向右邊了。

「……呵！」

一名注視著我的男子映入眼簾。也許是熟知自己哪個角度最好看，他側著臉對我露出帥氣的表情。

搞什麼這個狀況下搭訕？無須多說我狠狠眯起雙眼，但是仔細一看，他手邊放了一張身分證。

上面寫了「保安局」三個大字。

「……………」

原來如此。

我霎時間恍然大悟。

守護這個國家治安的保安局，恐怕早就盯上左側座位兩人的惡行了。坐在我右側的搜查官一定是為了監視，才尾隨兩人進來酒吧。

而現在，他正在鎖定逮捕的時機——一定是這樣。

換言之，他並不是在對我要帥。那個笑容是想讓偶然間被夾在搜查官與扒手間的女客人安心。這個信念太令人敬佩了，我感動萬分。

「那位客人請的。」

這時調酒師在我面前放了一杯柳橙汁，在我頭頂澆下一盆冷水。

那位客人？

「……………」

坐在我右邊的男子露出帥氣的表情看著我。

然後他把藏在身分證下面的紙片遞給我。

「我想跟妳共度今宵。」

……………

那行字令人渾身寒毛直豎。就連遭到威脅的時候恐怕都沒有這麼恐怖。他寫這行字的時候究竟露出什麼表情？

「……呵！」

一定是耍帥的表情吧。他一定是邊耍帥邊寫的吧。話說他的臉從剛才開始就有什麼毛病？讓人滿肚子火。

我對這個國家保安局的實際情況傻眼，嘆了口氣。

另一方面，坐在左側的兩名男子聊得更加起勁。

「大哥，這筆錢要怎麼花？」

「這個啊……本大爺想先拿這些東西跟錢來把個水噹噹的美眉！」

「！直接把偷來的名牌包當成禮物嗎！大哥……太天才了！」

「呼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說吧，就是說吧！」

「話說回來水噹噹是什麼意思？」

左側傳來低俗不堪的對話。

我帶著「你不用逮捕那兩人嗎？」的言外之意，對右側的男子使了個眼色。

「……呵！」

他拋了個媚眼回來。我篤定這個男的沒救了。

好不容易遠離城市的喧囂，享受酒吧寧靜的空間，卻被夾在聒噪的二人組與眼神煩人的男客人間徒增壓力。

事到如今已經顧不得平穩了。

看來我只好親自出馬了。

「……真沒辦法。」

我嘆了口氣拿起紙筆，振筆疾書之後對調酒師說：

「老闆，這給那邊的客人。」

這也是我一直想說一次的話呢。

○

不久之後，酒吧內恢復靜謐。

就來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你好♡我是旅人，叫做伊蕾娜。其實現在人家正在找願意帶我走走的帥哥～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請你帶人家逛逛呢？啊，對不起這麼冒昧……！我在說什麼呀……像我這種不起眼的女人突然說這種話很傷腦筋……對不對？請、請你忘了！可是……如果你願意跟人家聊聊的話……希望你可以到公安局總部前等我……」

沒錯。

我隔了一段時間，分別將寫有這種令人作嘔文章的紙條交給兩側的男性。

首先是右邊愛裝帥的保安局員。

「……呵！那我等妳，伊蕾娜小姐。」

他單眼痙攣走出酒吧。眼睛裡難道跑進什麼大粒髒東西嗎？

接著又晚一步請調酒師將紙條交給二人組。兩名男子先是因為收到紙條吃了一驚，抬頭看見我又大吃一驚。





「水、水噹噹！」

「水噹噹是什麼？」

男子學剛才愛耍帥保安局員拋媚眼，對我單眼癱攣就自己離開了。

接下來保安局員跟兩名強盜應該會在保安局總部前撞個正著，感情融洽地共度今宵才對。

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我用深不見底的性感魅力逮捕了兩名罪犯。

受不了，真傷腦筋。

我嘆了口氣說：

「這裡只有被外表蒙騙的蠢蛋呢，老闆。」

「我是打工的。」

第四章 卡爾賽爾的守護者

和煦的微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屋內，帶來街上孩童的喧囂。

我清醒過來，打了個呵欠輕輕伸展，盥洗完畢換好衣服來到旅館大廳。

看樣子，慶典從我來到這個國家的那一天起就從不間斷，前往旅館附設的餐廳能看見那裡人滿為患。

自從來到這個國家，已經過了大約四天。

也許是因為每天都在同一時間起床來吃早餐，映入眼中的盡是熟悉的面孔。

我一如往常坐在窗邊座位，點了早餐套餐。

在服務生送我的餐點來之前，我側耳聆聽附近座位疑似馬戲團女團員們的對話。

內容總是大同小異。

這個國家的觀眾反應果然不差。今天也繼續努力吧。替觀眾帶來歡笑吧。

剛起床的我被迫聽見許多正面又積極的話。我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睡意全消，我想應該是她們的錯。

不久之後，服務生端來一如往常的餐點，我就看著窗外演奏樂器遊行的樂隊享用早餐。

來到這個國家以後，我每天早上都像這樣度過。

對身為旅人的我來說，每天重複度過相同的早晨是難得的體驗。畢竟我沒有習慣又熟悉的地方，更不可能有例行公事。

於是來到這個國家後的每一天都很新鮮。

吃完早餐，我來到櫃檯準備出門。

「嗯……真奇怪……帳對不起來。」

旅館老闆在櫃台後看著手中的紙嘆息。

那是自我在這個旅館投宿以來，每天都會看見的光景。

「……………」

每天看見這一幕難免會感到好奇。「請問怎麼了嗎？」

我問。

旅館老闆一臉苦悶地抬頭。

「沒什麼……只是費用的計算對不起來……好像多借了一間房間出去。」

他說，投宿中的旅客數量跟收入對不上，也就是有可能少收了錢；但今天正值慶典，除了馬戲團之外，還有外地觀光客、商人、旅人等各式各樣的客人造訪，他完全搞不清，忘了跟誰收了錢。

「這種事情每天都會發生嗎……真辛苦。」

「是啊，住在我們國家，這點事情常常發生，大家都習慣了……」

不過，帳對不起來很令人頭痛。老闆精疲力盡地笑著回答。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嗎？

「這個時期好像很忙呢……」

雖然用看的就知道了……

「真傷腦筋，又被朧之魔女擺了一道。」

哈哈，老闆笑了笑。

「朧之魔女？」

她是誰？我側著頭問。

老闆說「哎呀，妳不知道嗎？」一臉意外地瞪大眼，這才告訴我。

「朧之魔女不是人，是我們國家的傳說。」

比如說，帳對不起來的時候。比如說，不記得有出售的商品缺失的時候——就像這樣，發生數字對不起來的狀況時。

例如說，開心的時間眨眼間過去。例如說，忘了和朋友的約定，忘記自己為何走出家門——就像這樣，記憶突然發生斷片的時候。

在這個國家，就會用這句話形容這種情況。

「看來今天朧之魔女偷了我們旅館的鑰匙呢。」

就像這樣。

真沒辦法，旅館老闆搔著頭說：「朧之魔女是眼睛看不見、幽靈般的存在，遇上了我們也無可奈何。」

老闆舉手投降似地把筆扔到桌上。

身為同樣具有魔女稱號的人心情有些複雜，不過那可能是這個沒有魔法師的國家特有的俗語。

「順便一問，請問那個朧之魔女真的存在嗎？」

「哈哈，怎麼可能存在？」

老闆輕聲笑了笑，揮揮手回答。

簡而言之，朧之魔女不是魔女名，而是懶得在意小事情時說的話。

就算記憶或是數字出現落差，隨便說是朧之魔女的錯就可以推卸責任。

真是太方便了。

「喂，給我等一下！帳又對不起來？到底第幾次了！你什麼時候才會算對帳！」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聽見的，老闆娘從旅館後頭走了出來，揪住老闆的耳朵。

「好、好痛好痛！有什麼辦法，是朧之魔女搞的鬼啊！」

「還找藉口！帳都對不起來了，你還這麼悠哉！鑰匙被偷要怎麼辦？給我重算一次！」

老闆娘用無懈可擊的道理狠狠修理了老闆一頓，他才再次提筆。老闆被打得唉唉叫，露出比我經過時還要嚴肅的表情喃喃自語：「對、對不起來……帳對不起來……」

.....

總之，就算是不想在意小事情時用的方便藉口。

用了別人會不會接受也是另一個問題呢……

○

夢迴之城卡爾賽爾。

入境第四天，城市今天依舊舉辦慶典熱鬧非凡。到處人潮洶湧，鑼鼓喧天好不熱鬧。

我每天都探索城市不同的角落，但現在不論去到哪裡，整座城市都充滿活力。

今天我來到城市北區。不出所料，大街上也排滿各式各樣的攤販，街頭藝人在路邊表演，人們則穿梭其中。

城市北區盛況空前，甚至可以說這裡最活力充沛。

人人筆直走向道路盡頭的建築物。

那是棟沒有牆壁也沒有屋頂的奇怪建築。

宛如受風吹拂的風帆，彎曲的物體重疊在一起，彼此交纏延伸至天際。

我從停留在這個國家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對這棟建築感到好奇。

巨大又充滿存在感的奇妙建築，看起來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

「那叫做開花會堂。」

順著人潮移動，我不知不覺間走進麵包店，馬上對自己也受到朧之魔女騷擾驚訝不已。我心想來得正好，買了麵包後問老闆「北方那棟奇怪的建築是什麼？」結果老闆說「啊啊，那個啊～」點了點頭告訴我。

開花會堂。

「那是這個國家最有名的音樂廳。歌劇、戲劇、馬戲團表演等，在這個國家群眾聚集的活動大多都在那裡舉辦，也是有名的約會景點喔。」

而今天，這個國家最出名的歌手將要舉辦首場真人演唱會，於是人群才會源源不絕地湧進去。

由於人潮洶湧我沒有特別注意，不過仔細一看，城市裡的牆上到處貼滿「歌姬薩瑪菴大人 首場演唱會」的海報。

海報上是一名身穿藍色禮服的紫髮女子。她手中拿著鑲有藍色寶石的細長拐杖，從特徵看來想必是魔導杖。

我入境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國家沒有魔法師了。

「她不是魔法師吧？」

「這個啊，我們國家沒有小姑娘妳這樣的魔法師。薩瑪菴大人手上的魔導杖，讓所有人都能使用魔法的發明。我也有喔，妳看。」

老闆從櫃檯後拿起鑲有寶石的拐杖。

看吧，我就知道。

我精準猜中答案得意挺胸，一毛不差地付錢給老闆。

老闆接著說：

「在我們國家不叫魔法師，應該叫魔法少女吧。」

他說出有點令人在意的詞彙。

魔法少女？

「……那是什麼？」

這個單字聽起來有點可愛呢，我忍不住發問。雖然一直問問題不太好意思，不過我買了這麼多麵包，他應該願意回答才對。我跟老闆接下麵包，豎起耳朵。

沉甸甸的重量落入手中。呵呵呵，買了好多……

「魔法少女就是啊，差不多就是那個吧。」

老闆說，指向店外——玻璃櫥窗後。

我回過頭來。

「……………」

嚇我一跳。

一名少女出現在眼前。只要看過她一次恐怕就永生難忘。

她有一頭褐色頭髮，年齡約十八歲左右，外表看起來頗為標緻，可說是可愛的年輕少女；但她的穿著實在過於奇葩。

她穿著莫名色彩繽紛，充滿荷葉邊的學生制服，裝扮堪稱獨樹一格。蓬蓬的裙襬是耀眼的粉紅色。雖說是學生制服，卻不知為何露出肩膀，由長手套勉強保護手臂。

一眼就引人注目的少女兩手彷彿吸盤一般貼在玻璃櫥窗上，渾身顫抖盯著我瞧。

「……………」

我抱著沉重的紙袋和她四目交接了半晌。

此時我感到一股不祥的預感。

因為她腰間和歌姬薩瑪菴一樣掛著魔導杖，而她的手正緩緩朝那裡伸去。

「找到妳了！妳就是朧之魔女對吧！」

看吧，我就知道。

她這麼大喊衝進店內，毫無預警地揮下魔導杖。

○

儘管因為突如其來的狀況感到困惑，我依然先取出掃帚。在思考之前我的身體就自己採取行動。

她突然現身，大喊：

「接招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少女衝進店內，胡亂揮舞魔導杖。

雖然不曉得她究竟是誰，又為什麼叫我朧之魔女，但她明顯是無法溝通的對象。

所以我拔腿就跑。我一個箭步鑽過她身邊，從袋子裡拿出一個麵包。雖然吃過早餐了，但是麵包另當別論。

「別想逃——！」

她似乎有非得抓到我不可的信念。

少女回過身來，揮舞手中的魔導杖。隨後一條繩索綁住我的掃帚。

我一跑出店外就直接騎上掃帚起飛，試圖逃到城市上空；卻在這時發現掃帚突然變重。

哎呀哎呀，買太多麵包了嗎？我這麼想提升高度。

「太天真了！妳以為這點程度甩得掉我嗎？」

可是一回頭就看見魔法少女小姐吊在我的掃帚下面露出驕傲的笑容。看來是魔導杖射出的繩索綁住了我的掃帚和她。

「欸，可以請妳不要綁在掃帚上嗎？」

要是傷到她怎麼辦——我馬上收起掃帚，降落在民宅屋頂上。

每一棟房子都色彩繽紛，屋頂卻一片漆黑，彷彿站在巨大的影子上。

「哼！妳以為收起掃帚就逃得了嗎？太天真了！我會一直追妳追到死為止！」

「我完全不懂妳的動力到底是從哪裡來的說。」

我把麵包塞進口中，拿出魔杖。她好像把我誤認為別人，真希望能盡早解開誤會。

「喝呀！」

但我還來不及開口，她就一揮魔導杖。

隨後，她的魔導杖前端再次射出藍色的繩索，綁住我的手腕。緊接著，她把魔導杖前端繞在自己的手臂上，將繩索轉移到手上。

我們兩人就這樣被藍色的線綁在一起。

「呵呵，這樣就一輩子不會分開了。」

不知名的少女看著我，露出不羈的笑容。

用力一扯，藍色的繩索完全扯不斷。繩索的強度多高，我在來到屋頂上的時候就心知肚明了。

然而——

「妳還真熱情呢。」

「怎樣？妳會害羞嗎？」

「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被完全初次見面的陌生人糾纏到這種程度。」

「哈哈哈哈！」

她跟推心置腹的好友聊天似地爽快大笑。

然後眼光銳利地一閃，筆直鎖定我。

「說得好，對我來說的確是初次見面——」

她揮下魔導杖。

接著說：

「但對妳來說應該不是第一次才對！」

哇～討厭～我完全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舉起雙手投降。

可是下一刻，又有好幾顆藍色光球朝我飛來。我逃跑的同時向右閃躲，回過頭一看，發現藍色光球將民宅屋頂一塊一塊地消滅。殺傷力好高。

再次轉向她，我看到她和逃跑的我保持一定距離，準備了第二、第三波魔力攻擊。

她難道想把這附近的屋頂全部轟飛嗎？

「真傷腦筋……」

我真的不記得自己見過她，究竟是在何時何地招惹到她了？

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我應該沒做什麼太顯眼的事情，也完全沒做可疑的生意才對呀？

唔唔唔……

「我再問一次，妳是不是認錯人了？」

我施展風魔法牽制以防她靠近，不忘調整角度避免擊中民宅屋頂。體貼的模範。沒錯，就是我。

「嘖……！」儘管閃過、掠過好幾次看不見的攻擊，魔法少女仍眯起雙眼，厭煩地咂嘴，「就算耍這種小把戲，我也絕對不會放開妳！」再次對我說出熱情的告白。

妳到底是我的誰……？

「不論妳在哪裡做什麼，從今以後我們都永遠在一起了！」

不是說真的妳到底是我的誰……？

「不好意思，我是不喜歡被束縛的人。對不起。」

身為旅人，自由遭到限制是最痛苦的事情。讓她繼續誤會下去就太麻煩了，我決定稍微使用一點強硬手段，先逃跑再說。

問題是把我們綁在一起的那條繩索。只要這肯消失就不是問題。

「這看起來像是魔力形成的繩索——」若我記得沒錯，這個國家特有的發明魔導杖，應該是本身含有魔力的方便道具。換言之，就代表她本人無法使用魔法。

只要破壞魔導杖，繩索明顯就會消失。

「——嘿咻。」

於是我從專注防守一百八十度改變方針，一口氣拉近距離。

先創造能夠對話的狀態吧。為此，魔導杖的存在很礙事。我逼近到極近距離，朝魔導杖伸手。

「……哼！沒用沒用，妳一根手指也別想碰到魔導杖！」

她一臉勝券在握地往後跳躍，亂射魔力，我只好緊急用魔杖彈開攻擊。隨後她「嘿呀！」一喝，魔導杖前端出現一把藍色的長槍朝我刺來，於是我避開讓長槍刺進民宅屋頂。

短短一瞬間，我看準動作停頓的時機，從她手中一把搶走魔導杖。

那一剎那，聯繫我們之間的繩索消失無蹤。

這樣就鬆一口氣了，我放下心中大石的瞬間。

「——！就算是這樣我也絕不讓妳逃跑！」

她大喊，拿出另一把鑲了灰色寶石的魔導杖。

她有兩把……？我瞪大眼的瞬間，她朝天舉起魔導杖。下一刻，無數岩石緩緩墜落。

「不是也太亂來了吧……？」

我朝空中發射魔法，一一粉碎岩塊。要是不處理，不僅我理所當然無處可逃，巨石源源不絕地砸在城裡，就別想辦什麼慶典了。

她難道把我誤認為必須做到那種程度的危險敵人嗎？

朧之魔女這名不確定存不存在的人物，真的是那麼強大的對手嗎

就在我這麼想的下一秒。

「……………」

我眨了一下眼睛。

那一瞬間。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居然從屋頂降落到路上。不對，我並不是依照自己的意識移動，而是在轉眼之間瞬間移動到別的地點。

就如同移動時的記憶遭到剝奪一般，給人一股奇妙的感覺。

「開花會堂」

我眼前的巨大招牌寫著這行字。抬起頭來，眼前聳立著奇形怪狀的建築物，有如含苞待放的花蕾。

剛才的魔法少女也出現在我眼前。

「……嗯嗯？ 嗯！……嗯～！ 唔～！ 嗯嗯～！」

她的嘴巴被繩索塞住，雙手雙腳也被捆了起來，從地上抬頭仰望我沉吟。我當然完全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但她的眼神和剛才不同，完全感覺不到敵意。

突如其來的現狀令我納悶，環視周遭的同時。我赫然發現手中的紙袋變輕了。

垂頭一看，剛才買的麵包袋子被打開了來。

「……？」

明明應該裝滿麵包的袋子，明明應該只吃了一個麵包的袋子裡，不知為何幾乎空空如也。

○

儘管對突如其來的現況感到納悶，我還是幫眼前的魔法少女鬆綁。遇到記憶突然斷片的異常狀況，她應該不會做出剛才那種大動作才對。

「……噗哈！」

一解開繩索她就大吸一口氣，馬上從兩把魔導杖上拿下寶石。

雖然不太理解原理，不過她的魔導杖似乎跟奇葩過頭的服裝有某種關聯。一取下寶石，她身上的衣服就發出淡淡光輝，變回一般的制服。

「……………」

一看，她的制服跟派蒂非常相似。除了袖子長度之外，可說是一模一樣。

她好像是跟派蒂上同一所學校的學生。

「戰鬥中記憶消失……就代表朧之魔女剛才現身，然後在這裡消失……」她喃喃自語不停偷瞄我。「……妳原來不是朧之魔女。」

也許是剛才到處追著我跑，還臭罵了我一頓，她略顯尷尬地別開眼，用手指撥弄髮梢。

「那個……對不起誤會妳。」

然後她說。

不會不會，沒關係喔？我沒有放在心上。嗯。

「話說回來，妳在追的那個朧之魔女是什麼？長得跟我很像嗎？是灰色頭髮，戴著魔女胸針的人嗎？」

又被誤會就麻煩了，我想最起碼還是改變一下今後的穿著比較好。想不到她聽見我的問題，又尷尬地把臉別開。

「不、不是啦……其實我也不知道朧之魔女的長相……」

嗯嗯～？

我沒聽清楚。

我湊到她的視野裡，狠狠盯著她看。

「妳的意思是，妳不確定我是不是朧之魔女就擅自攻擊我嗎？」

「不是，姑且經過調查我知道朧之魔女是魔法師，所以才……」

「那麼妳只要遇到魔法師，不論是對誰都會那樣嗎？」

「不是，倒也不是……那樣啦……」

「我不是說了好幾次我不是朧之魔女嗎？」

「……對、對不起。」

她非常非常愧疚地道歉。我可以接著說「喂喂喂妳以為道歉就能了事嗎，啊？」逼問她，但是對學生做到這種程度難免令人有些難為情。

與其這麼說，我想知道的問題堆積如山。

究竟該從哪裡問起才好？

「……我說，妳——」

她說到一半，我就打斷她。

「我是伊蕾娜。」我搶先跟她自我介紹，避免她再誤會我是朧之魔女。「我是正在旅行的魔女伊蕾娜。魔女名是灰之魔女，來這個國家觀光。」

我邊說邊行了一禮。

她說「這樣啊，話說我也還沒自我介紹——」重新面對我。

「我的名字是蜜莉娜麗娜，守護夢迴之城卡爾賽爾的魔法少女。」

「魔法少女……」

我剛剛在麵包店也聽過這個名詞。

我還是不太理解魔法少女的概念。這個國家應該有保安局才對，難道是別的組織嗎？

也許是因為我露出微妙的表情，她馬上跟我解釋。

「魔法少女是這個國家獨特的存在——簡單來說，可以想成別國的專屬魔法師。」

簡而言之。

「……也就是獲得特別許可，保護國家的人嗎？」

「差不多就是那種感覺。」

魔法少女蜜莉娜麗娜這麼回答，指向背後聳立的開花會堂對我說：

「所以說，伊蕾娜。妳現在有時間嗎？我希望妳陪我去一個地方。」

看樣子不必問她目的地是哪裡，一定是開花會堂裡面吧？我原本就想來這裡，是沒有關係。她有什麼事情必須進入裡面嗎？

「什麼，約會嗎？」

「蛤？怎、怎麼可能是啦！」

妳是笨蛋喔！蜜莉娜麗娜大聲說。就算妳這麼說，開花會堂也是知名約會聖地，她之前又對我說了那麼熱情的話，我還以為她是真的對我有意思。

「我有個人想介紹給妳認識。」

「——果然是約會——」

「就說不是了啦！」討厭！蜜莉娜麗娜生氣地說：「我必須跟上司報告遇見朧之魔女的事情，所以希望妳身為證人一起陪我來。」

原來是這樣嗎？

既然如此早點說不就好了嗎？

「不過沒想到妳的上司居然在這麼奇怪的地方。」

今天不是預定當作演唱會場地嗎？

我側著頭問，蜜莉娜麗娜就點頭，「對啊——因為是演唱會前的重要時間，所以我想盡快結束。」說出這句稍嫌奇怪的話。

聽起來就像是她的上司要上台表演一樣。我問她的上司叫做什麼名字。

她聽了後指向會場角落回答：

「薩瑪菴大人。」

她手指的地方。

是那張歌姬的海報。

○

開花會堂中。

蜜莉娜麗娜熟門熟路地踏進由警衛看守、除了工作人員之外禁止進入的區域。我也跟在她後頭散發泰然自若的氣息。

不久之後，我們來到後台休息室。

不出所料，門上寫了薩瑪菴大人的名字。蜜莉娜麗娜一推開門，就看見海報上的紫髮女子坐在裡頭。

也許是還在準備途中，魔導杖放在她身旁，藍色的禮服上披著一件開襟衫。

在後台等待的時候似乎頗為無聊，她玩弄著巴掌大的小娃娃，一看到蜜莉娜麗娜就說：

「進來的時候要敲門，蜜莉娜麗娜。」

儘管放下娃娃，她依然露出沉穩的表情。

薩瑪菴小姐立刻發現我的存在，將黑色的雙眼轉向我。

「……那位是？」

「這是魔女伊蕾娜。今天和我一起對付朧之魔女的人。」

我配合蜜莉娜麗娜的介紹，說了聲「妳好。」輕輕頷首致意。

「掌握朧之魔女的情報了嗎？」薩瑪菴小姐問蜜莉娜麗娜。

「怎麼樣，伊蕾娜？」蜜莉娜麗娜問我。

……問我幹嘛？話說現在說有點晚，但妳的語氣憑什麼那麼熟？

「那個，不好意思。我連朧之魔女是不是真實存在的人都不知道。」

真要說起來，從遇見蜜莉娜麗娜的瞬間起到現在為止，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稍微鼓起臉頰抗議。我沒有生氣，只是最起碼應該給我一句交代才對。

薩瑪菴小姐一愣。

「蜜莉娜麗娜……？她什麼都不知道，妳還帶她過來嗎？」

「沒錯。」

我很傷腦筋。我用眼神對薩瑪菴大人示意。請妳想想辦法。

「人家很不會說明，我想請薩瑪菴大人解釋比較快。」

「我接下來要上台演唱的說……」

可是從這位薩瑪菴大人嘆氣露出沉穩的笑容看來，她應該是個好人才對。

「……真沒辦法。」

她輕輕嘆了口氣，開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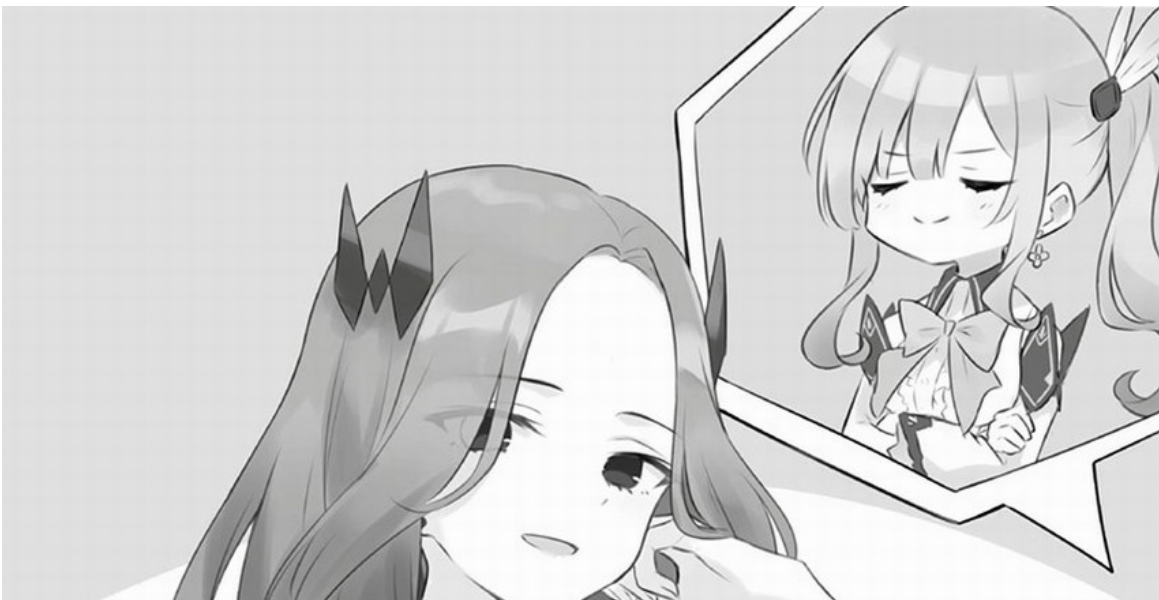
「首先，我不曉得伊蕾娜妳知道多少，但是朧之魔女是這個國家特有，忘記事情時的藉口。」

我想起和麵包店老闆的對話回答：

「那是放別人鴿子，帳對不起來的時候說的藉口，並不是實際存在的魔女對不對？」

「沒錯，表面上是這樣。」

她點頭，平淡自若地說：「但是，其實朧之魔女確實存在於這個國家。」





她說。

這個國家確實存在讓人遺忘的原因，是這個意思嗎？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皺起眉頭側了側腦袋，薩瑪菴小姐就說「突然這麼說妳也聽不懂呢。」笑了笑，並告訴我：

「伊蕾娜妳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有沒有失去過記憶？」

「……次數我不記得了，最起碼跟蜜莉娜麗娜在一起的時候絕對經歷過一次。」

「原來如此。」她面帶沉穩的表情點頭。「話說回來，伊蕾娜。妳和蜜莉娜麗娜見面的時候在做什麼？」

「我應該在麵包店買麵包……」

「哪一家麵包店？老闆是什麼樣的人？男生？女生？」

總覺得有點像在偵訊……

「是大街上的麵包店。老闆是男性，年齡大約三十歲左右吧。」

「啊，難道說是貝利先生的店嗎？是最近新開的店呢。店內很漂亮吧？」

「……的確，好像是這樣。」

「老闆是不是留了鬍子，體格壯碩的男人？」

「……好像是。妳認識他嗎？」

「完全不認識。」

「蛤？」

什麼意思？我歪了歪頭，薩瑪菈小姐就輕聲笑了笑說：

「對不起，我本來就不常去麵包店，完全不認得那間店。」

完全不理解她有什麼意圖，我唯有困惑不已。

可是，讓我困惑想必就是她的目的。

「伊蕾娜，妳覺得人一天之中有多少時間在無意識中度過？什麼也沒思考，一味流逝的時間有多少？」

她不等我的回答，就繼續說道：

「每一份文獻的記載都不同，不過人每天大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無意識間度過。尤其是每天養成類似習慣的人比例更高。雖然長大

成人之後一天感覺變快的原因有各種解釋，但是每天失去新鮮感——也就是失去經驗的累積，不必那麼常用到大腦是最主流的說法。」

小時候嚮往成為大人，每次看到新的書都像是打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每次外出都是一場冒險；每天晚上肚子餓聞到晚餐的味道，都令人難以壓抑亢亢的心情；每晚上床睡覺，都會夢見幸福的美夢。

長大成人後，感情的起伏會受到壓抑而沉靜下來。

那是因為充滿未知的每一天逐漸被已知填滿。

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但是對這個國家——對和朧之魔女對峙的她們來說想必稍嫌不利。

「無意識度過的時間非常曖昧，回想時細節也會模糊不清。」

比如說，我記不清楚遇見蜜莉娜麗娜之前和我說話的麵包店裝潢，以及老闆的長相。

人的記憶組成模稜兩可到令人訝異。

而他人記憶模糊的部分，也能夠輕而易舉地填補起來。

「我剛才問妳麵包店漂不漂亮的時候，伊蕾娜妳想著『好像是這樣』對吧？我敘述老闆特徵的時候，妳腦中應該浮現一名長了鬍子的男性的臉才對。」

「……………」

她說：

「我們原本在說朧之魔女存不存在呢。朧之魔女是實際存在於這個國家的人。只不過，她的能力比較特殊。這個女人絕不會留在他人的記憶之中。」

「不會留在記憶之中？」

也就是很不起眼的意思嗎？我不經意地想，但是當然不對。

「所有看過她的人，在視野中看見她時的記憶全部都會被奪走。哪怕只有在餘光中瞥見，或是和她相處了一整天。不論發生什麼事情，記憶裡都絕不會有她的存在。伊蕾娜妳應該切身體會過那是什麼感覺了吧？」

我和蜜莉娜麗娜不知不覺間就出現在花開會堂。也就是說，我們所欠缺的記憶，顯示了與朧之魔女邂逅的事實。

但這時我想到某個疑問。

「意思是說，朧之魔女現在只要出現在舉辦慶典的街上，就會引起暫時性的集體失憶吧？城市難道不會陷入恐慌嗎？」

可是城鎮居民們現在最關心的，只有眼前薩瑪菴小姐的歌聲。在意朧之魔女存在的人，頂多只有旅館老闆而已。

「也對。我們知道朧之魔女真實存在的時候，也思考過相同的問題。只要追溯集體失憶發生的地點，就可以鎖定朧之魔女的據點。」

然而，事實卻和預測恰恰相反，幾乎沒有任何發生集體失憶的情報。

借用薩瑪菴小姐的話，就是人一天之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時間在無意識中度過。而在無意識下發生的事情，人都幾乎沒有記憶。

「雖說是喪失記憶，只要不和朧之魔女直接對話，看見她的時間頂多只有短短數秒。這段時間的記憶消失，也不會有人發覺。」

比如說東西不見，或者是錢憑空消失——唯有這種現實與記憶產生誤差的時候，人們才會知道自己遇見了朧之魔女。

發現的時候，朧之魔女已經消失無蹤了。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

「朧之魔女的確存在，可是幾乎收集不到關於她的情報。」

朧之魔女不會留在記憶之中。換言之，就代表沒有人認識朧之魔女。無法追查也無法主動出擊。發現朧之魔女出現時，她早已離去。

勉強能夠取得的情報，只有她穿著魔女的長袍而已。唯一的線索是小女孩畫的素描無意間捕捉到她的身影。

原來如此。

「所以妳才把我誤認為朧之魔女發動攻擊嗎……」

真傷腦筋。我聳了聳肩，蜜莉娜麗娜就說「唔，就說對不起了嘛……」尷尬地把臉別開。

薩瑪菴小姐眯起雙眼。

「蜜莉娜麗娜……？是這樣嗎？」她散發一股可怕的氣氛。
「……我平時不是常說和朧之魔女對峙的時候一定要謹慎小心了嗎……？」

「有什麼辦法？朧之魔女唯一的線索是長袍，看到穿得像魔女的女人，會當成朧之魔女不是很正常嗎？」

她居然絲毫沒有愧疚的樣子。

她完全沒有反省呢。

「妳還好嗎，伊蕾娜？對不起，這孩子有點亂來……」

哪裡哪裡沒關係。

「不必擔心，我不介意。可是她突然跟我求愛害我嚇了一跳。」

「咦，求愛？」

「她用藍色的繩索綁住我的手，說這輩子都要跟我在一起。」

「哎呀。」

「我請她住手，她卻對我說出要一直追我追到死這句半求婚的話。」

「哎呀哎呀。」

薩瑪菴瞪大雙眼。「沒想到妳這麼積極，蜜莉娜麗娜……」

「不是，這不是積極不積極的問題啦！」

蜜莉娜麗娜滿臉通紅地大聲喊。

她在害羞呢，我懂。

「好了好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搭著她的肩膀安慰她：「我雖然拒絕了，不過一定有人願意愛妳喔。」

「為什麼要安慰我？」

人家難以接受！蜜莉娜麗娜鼓起臉頰說。

薩瑪菴小姐對她笑了笑起身，開始整理儀容。

「對不起，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薩瑪菴小姐指向時鐘說。

朧之魔女的事情害我忘記了，但她是歌姬，現在即將舉辦演唱會。

接著她站到鏡子前脫下開襟衫，整理柔順的長髮，拿起鑲了寶石的魔導杖，又小心翼翼地把手心大的娃娃收進包包裡。我們進門的時候她也在玩——是某種護身符嗎？

然後她在鏡子前轉了一圈，確認自己的外表。

她眨眼間就變成海報上的模樣，彬彬有禮地對我們行了一禮說：

「接下來我即將舉辦生平的首場演唱會，不嫌棄的話請觀賞吧。」

我的歌聲一定會讓妳難忘，她說。

○

問了才知道，蜜莉娜麗娜是薩瑪菴小姐的徒弟。

她說以前薩瑪菴負責保護夢迴之城卡爾賽爾，主要任務是取締小偷、竊盜犯、暴徒等壞人。

守護城市的象徵性存在自古以來便君臨這座城市，因此夢迴之卡爾賽爾從以前就治安良好，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人不認識薩瑪菴小姐。

而就在距今半年前。

薩瑪菴小姐將守護城市的使命交給徒弟蜜莉娜麗娜，出道成為歌手。

今天是她第一次登上大舞台。

大批群眾聚集到開花會堂，欣賞前任國家守護者的處女秀。弟子蜜莉娜麗娜動用特權，讓我們在特等席欣賞她的表演。

在靜謐的鋼琴旋律中，薩瑪菴小姐獨自一人站在台上，表演清澈透明的優美歌聲。

「最近我常常沒來由地心浮氣躁。」

坐在我身旁的蜜莉娜麗娜望向舞台，忿忿不平地嘀咕：「薩瑪菴大人半年前退休。而發現朧之魔女確實存在——朧之魔女引起明確災情，是在那之後三個月左右。」

薩瑪菴小姐保護城市的時候，看起來像是做得完美無缺。

可是自從換成蜜莉娜麗娜守護城市，朧之魔女的災情就逐漸擴大。在城鎮居民眼中，蜜莉娜麗娜是什麼樣子不言而喻。

不可靠。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薩瑪菴大人不會犯這種錯。

繼承偉大人物的衣鉢是莫大的光榮，同時也是一條艱難的道路。

「說不定，她是因為由我接任才小看我。隴之魔女最近特別動作頻頻。」

不只讓攤販的商品消失，她還平淡自若地偷竊金錢珠寶，偶爾還會惡作劇毀損物品。

她在城裡到處作亂，簡直就像是在挑釁蜜莉娜麗娜。

「所以妳才那麼努力想要逮捕隴之魔女嗎？」

若是沒有成果，只會繼續讓城鎮居民失望。蜜莉娜麗娜想必也很焦急。

「嗯……對不起。」

她依然沒有看著我道歉。或許是比剛才冷靜了一些，她的言詞似乎沒有那麼尖銳。「欸，我說妳接下來有空嗎？」

哎呀哎呀。

「妳想跟我約會嗎？」

「就說不是了啦。」

笨耶，她噘起嘴，嘆了口氣說：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幫我出主意嗎？想逮捕隴之魔女，需要薩瑪菴大人之外的人幫忙。」

這個國家從以前開始就沒有魔法師，請來自國外的魔女幫忙可說是再適合不過。

我點頭回答：

「可以喔。」

我對隴之魔女的存在也很好奇。

除此之外。

「要是再被誤認為朧之魔女也很麻煩呢。」

○

「這就是那個小女孩畫的素描副本，也是朧之魔女唯一的線索。」

大街上。人潮之中有一名身穿黑長袍，頭戴三角帽的人的背影。

唉呦喂呀這還真是——

「跟我很像呢。」

「對吧？」

所以我才會誤會。蜜莉娜麗娜聳了聳肩深深嘆了口氣。

我走在街上，聽蜜莉娜麗娜說話。她說自己過去擬定了好幾次策略，卻悉數失敗。

「看朧之魔女的外表就知道，她是如假包換的魔女。雖然不會留在記憶之中，但是我和那傢伙這三個月來戰鬥的次數差不多高達兩百次左右。」

「至今為止的戰績如何呢？」

「有必要說嗎？」

「對不起。」

就是因為明顯是全敗，才會請求我幫忙呢。

儘管語氣輕佻但她的個性非常踏實，開始翻起手札。看樣子，上頭簡潔扼要地記載了過去的戰績，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

「順帶一提，最慘的輸法是不知不覺間被丟到狗屋裡。那是目前最大的屈辱。」

「有必要告訴我嗎？」

「我希望妳能知道對付朧之魔女代表什麼意思。」

「我突然想要退出了說。」

「我先說清楚，妳要是敢臨陣脫逃，我就追妳追到十八層地獄，請妳做好覺悟。」

「又跟我求婚了……」

話說有時間追我的話，希望妳去抓朧之魔女的說。

不論如何，總之我們開始盲目地尋找。

「走在路上可能遲早會遇到類似的人——」

我就這樣不帶任何計畫隨便往前走，隨便說說望向身旁。

「……………」

此時，我們兩人之間產生一瞬間的違和感。

首先，這裡應該是人潮洶湧的大街，人們卻不知為何如同波紋一般以我們為中心避開。

身旁的蜜莉娜麗娜不知何時變成魔法少女的樣貌。

居然在這種地方高速換衣服？不是不是，應該說是時間消失了才對。

「……朧之魔女！」

蜜莉娜麗娜環視周遭。失去的記憶無法彌補，但還是可以推測。

我們隨便走在路上，恐怕偶然間遭遇朧之魔女。

蜜莉娜麗娜馬上變身為魔法少女的裝扮進入備戰態勢。大概是朧之魔女在某個地方發現我們，馬上逃跑了吧。

現在她還有可能就在附近。

「我們找，伊蕾娜！」

蜜莉娜麗娜向前奔跑。

我吃了一驚。她的腳步毫不猶豫，彷彿理解隴之魔女跑去了哪裡。三個月來累積的知識似乎不是虛有其表。

「我猜她逃進裡面了！」

蜜莉娜麗娜筆直朝小巷子裡衝了進去。哇～等一下～我這麼喊小跑步跟上，她卻拋下我直接與隴之魔女對峙。

「哈哈！妳的直覺還是這麼敏銳！」

某人開心的笑聲響起，下一秒——

「啊！找到妳了，隴之魔女！覺悟——呀啊啊啊！」

巷子裡傳來一聲尖叫。

我準備好魔杖走進小巷裡時，隴之魔女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現場只剩下淒慘落敗的蜜莉娜麗娜。

「……妳還好嗎？」

她被扔進打開的垃圾桶，在裡頭眨著眼睛說「好痛……我怎麼會在這裡……？」困惑地四處張望。

「看來這次也失敗了。」

我簡潔扼要地向她解釋了現狀。

這句話對連續追了三個月的她來說十分足夠。

「……看來是這樣。」她嘆了口氣，在垃圾箱裡聳了聳肩，拿出筆記本振筆疾書。「自從被塞進狗屋裡以來就沒嘗過這種屈辱了。」

「那有必要寫嗎？」

○

如同三個月遭遇兩百次的事實所示，她一天與朧之魔女對峙了好幾次。

在那之後，蜜莉娜麗娜跟我今天也數度和朧之魔女衝突。

不過對方不會留在記憶之中，因此只留下疑似戰鬥過的結果。

首先，我救出被扔進垃圾桶的蜜莉娜麗娜，和解除魔法少女變裝的她走在街上。

「等一下！」

蜜莉娜麗娜突然停下腳步，視線停留在某棟民宅的牆壁。仔細一看，上面畫了小女孩朝紅色氣球伸手的塗鴉。那是什麼？我看了她一眼問。

「昨天還沒有那個塗鴉……！那個女人一定就在附近！」

她胸有成竹地說，而朧之魔女確實就在附近。

一回過神來，我們的脖子上掛了寫有「我是笨蛋」的牌子，被五花大綁棄置在路邊。

「真屈辱。」蜜莉娜麗娜鼓起臉頰說。

「為什麼連我都要。」

我跟著遭受池魚之殃。

下一次遭遇，是再次回到大街上的時候。似乎是在魔術師表演途中遇到的。

「請看！這是平凡無奇的木箱！現在我就用瞬間移動把助手變到箱子裡！」

魔術師打開木箱，裡面居然不是助手，而是蜜莉娜麗娜。

「真的有夠屈辱。」

連續三次都只留下慘敗的結果。

然而我們絕非毫無策略地和朧之魔女戰鬥。我們為了下次的遭遇做準備，事先經過討論。

那時我這名外地來的魔女大顯身手。

「只要把這裡的立足點變黏涕涕的不就好了嗎？」我提議道：「在腳邊灑滿讓朧之魔女無法行動的黏性液體，不就能輕鬆逮到她了嗎？」

「是不是常有人說妳是天才？」

「呵呵呵。其實我是天才的語源喔，妳知道嗎？」

就這樣，我們再次與朧之魔女對決。

「救命。」

蜜莉娜麗娜不知不覺間臉朝上被緊緊黏在地上，所以恐怕作戰失敗了。

「蜜莉娜麗娜，妳知道這個盒子是什麼嗎？」

我當場做了一個巴掌大的小盒子給蜜莉娜麗娜看。

「我現在對盒子和箱子有點恐懼症不要靠近我。」蜜莉娜麗娜迅速跟我拉開距離。看來被裝到魔術師的箱子裡害她內心受創。

我不理她繼續說明。

「這使用了聲音魔法，剛才我在盒子裡收了技術爛到令人不快的小提琴。對付朧之魔女的時候就用這個吧。」

順帶一提，想把聲音封進盒子裡，在物品發出聲音時盒子必須就在附近。簡單來說，我請路邊的音樂家幫忙，把故意拉得超級難聽的小提琴聲錄進裡頭。

「嘿……好厲害喔。魔法師連這種事情都做得到嗎？」

「不是因為我是魔法師，而是因為我是天才。」

「既然是天才的話，希望妳下次能成功逮到她。」

幾分鐘後，我們再次與朧之魔女邂逅。

「欸，話說回來難聽的聲音不會對我們也造成傷害嗎？」

被吊在巷子裡的蜜莉娜麗娜事到如今說出非常有道理的話。

噪音攻擊對她沒用嗎？

真沒辦法，只好用絕招了。

「那就用麵包吧。」

「蛤？麵包？妳在胡說什麼啊？」

「蜜莉娜麗娜，難道說妳不理解麵包的美妙嗎？麵包分為主食麵包與點心麵包等各式各樣的種類從主食到點心是各種場面都能派上用場的萬能食材。我師父自稱麵包品嘗家甚至開發了吸麵包的興趣靠聞麵包的味道度過一整天做為假日的娛樂。難道說這個國家沒有那種麵包愛好者的文化嗎？真是太可惜了……」

「不是，說了這麼多卻一點內容都沒有完全聽不懂妳在講什麼的說。」

「簡單來說，就是只要用麵包就有可能讓朧之魔女掉以輕心。所以我在路上設了麵包陷阱。這樣應該就能輕鬆釣到朧之魔女了。」

幾分鐘後。

不知不覺間，我在自己準備的陷阱上吃著麵包。

我說：

「嚼嚼嚼嚼。」

「我真的聽不懂妳到底在講什麼。」

哎呀真沒禮貌。

我嚥下麵包回答：

「我現在吃的跟替陷阱準備的是不一樣的麵包。恐怕是朧之魔女帶在身上的麵包吧。她也是超級麵包愛好者嗎……」

「有夠不重要……但還是記下來好了……」

蜜莉娜麗娜傻眼地振筆疾書。

在那之後我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想了各式各樣的戰略，到處尋找朧之魔女的蹤跡。

結果如何恐怕無須多說。

不知不覺間，我們兩人並排坐在廣場的長椅上，啃著麵包眺望夕陽。在旋轉木馬上嬉鬧的小孩笑聲傳進我們耳中。

對小朋友們來說開心無比的今天肯定眨眼間就過去了。

「啊～討厭……完全不行……」

蜜莉娜麗娜失望地垂著頭。「已經這麼晚了嗎……結果今天也失敗了呢……」

她的表情看起來像是快要放棄了。

對她來說，今天一定跟小孩子一樣，一眨眼就過去了吧。如果每天都跟今天一樣和朧之魔女對峙好幾次，一天的體感時間必然會縮短。

她每天或許都像這樣，望著眨眼間造訪的夕陽，為了今天又一整天毫無斬獲，然後垂頭喪氣地回家。

真令人難過。

「下次就是最後一次了吧。」

我起身這麼說，但她完全灰心喪志，抬頭看著我輕輕笑了笑。

「今天就先算了好不好？我已經累了。」

反正明天還有很多時間——她說。

我對幾乎放棄的蜜莉娜麗娜搖頭。

「不可以，今天要繼續。」

我牽起她的手，硬是把她拉了起來。

她似乎誤會了我的話。

「下次就是最後一次，代表下次絕對能逮到她的意思。」

○

太陽即將下山，快沒有時間了，因此我們當場開起作戰會議。

我對呆愣的蜜莉娜麗娜說出我想到的計畫概要，她就「嘿～」地一聲不改訝異的表情回答：

「嚇我一跳……沒想到妳想了那麼多，伊蕾娜。」

她自然而然地說出頗為失禮的話。哎呀哎呀妳是什麼意思？

「妳以為我什麼也沒想就想對付朧之魔女嗎？」

「嗯。」

不是，嗯什麼嗯。

雖然過程有點不正經，但是我其實有好好想過。

「下次是最後一次跟朧之魔女對決，打起精神上吧。」

我事先和她解釋了作戰計畫之後說。我說明的內容極為簡單。我和她都不必特別做什麼事情，只要稍微在對付朧之魔女的方法上下一點功夫就好。

也許是因為我吊足了胃口，蜜莉娜麗娜的表情半信半疑。

即使沒有說出口，她依然露出「這樣真的能抓到她嗎？」的表情。又或者是因為她今天已經累壞了。

「追根究柢，我很難想像朧之魔女會這麼湊巧出現在我們眼前的說……」

她對我說。

她已經完全灰心喪志了呢。

我傷腦筋似地搖了搖頭，從口袋裡拿出小盒子。

「蜜莉娜麗娜，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們在追朧之魔女的時候用過吧？我把盒子塞進蜜莉娜麗娜手中。

她接下小盒子，用手指拿起來說：

「……我記得，這是發出聲音魔法的盒子吧？裡面好像錄了奇怪的小提琴聲。」

那又怎樣？她問。

看來她不記得。我點頭表示同意。

「對呀，這個盒子能直接播放錄到的聲音。」

不能留下記憶固然可惜，但是今天我在和朧之魔女的好幾次對決中使用了這個盒子，並用噪音發動攻擊。雖然都失敗了。

然後我從口袋裡拿出好幾個跟她手中一模一樣的小盒子。

「我不是解釋過，想發出聲音，必須讓盒子聽過一次聲音嗎？」

我應該早就說過，想發出難聽的小提琴聲，必須先將那個聲音收進盒子裡。

「換句話說，就代表能夠用來讓對方聽見聲音，也可以用來錄音。」

我依序朝手中的小盒子注入魔力，產生聲音魔法。每一個小盒子都開始顫抖，發出聲響。

是我的聲音。

『妳就是朧之魔女吧！黑色長袍黑色三角帽，淡綠色頭髮，年齡大約二十五歲左右的妳！妳就是朧之魔女對不對！順帶一提魔女名是什麼？可以告訴我嗎？話說回來妳是魔法師嗎？我聽說這個國家幾乎沒有魔法師才對。』

我說出具體的言詞，彷彿以之後會說給別人聽為前提。

『那當然。』

另一方面，陌生的聲音想必屬於朧之魔女。『魔法師在這個國家的確很罕見。不對，說近乎為零也不為過；但不是零，因為有我。順便告訴妳，我的名字叫做安妮洛特，真正的魔女名是蒼天魔女喔。』

不過，就算說了妳們也會忘記就是了。朧之魔女即蒼天魔女安妮洛特宛如愛惡作劇的小孩，開心地輕聲笑了笑。

她的言行舉止帶有一股不論說什麼都不會留下記憶的確信。

而就是因為掉以輕心她才會被我趁虛而入，我接二連三地朝她拋出問題。

『妳平常都怎麼探索城市的？找妳找得很累的說。』

『基本上我的路線是花一整天繞整座城市一圈。從北區開始，接下來依序是西、南、東。』

喔喔。

『妳為什麼要為非作歹？』

『因為我很閒。』

原來如此。

『順帶一提，妳現在住在哪裡？』

『不是有座開花會堂嗎？就在那附近。具體地址是——』接著她口無遮攔、輕而易舉地說出自己的祕密。

習慣真的很恐怖呢。

原本做壞事的人不可能這麼輕易地說出自己的祕密，但是絕對不會曝光的安心——知道我們絕對會忘記的從容，讓她說出原本不可能說出口的多餘情報。

『我今天預計傍晚回家，門就不鎖了，妳們隨時來玩吧。』

反正妳們離開這裡就會忘記我的事情了——盒子裡的聲音說，挑釁似地笑了。

雖然不曉得她是不是真的不鎖門，但至少現在是傍晚，她回到家這點鐵定不會錯。

這座城市裡特有、彩色外觀的公寓之一。黃色樓房最頂層的角落就是她住的房間。

「燈亮著呢。」

從遠方觀察，窗戶明顯透出光芒，別說家門沒鎖，就連窗戶也全部敞開。

簡直就像是在挑釁我們，有本事就進去看看。

「就因為不會留在別人的記憶中，過得還真自在呢。」

哈～氣死人了，蜜莉娜麗娜說。

可是對方完全掉以輕心，對我們來說求之不得。

「蜜莉娜麗娜，請妳先去做剛才討論的準備。就快晚上了，我們速戰速決吧。」

我催促穿著制服的她變身成魔法少女的裝扮。

「也對，等我一下。」

看著她點頭，我想到自己雖然看過她從魔法少女變回制服，卻從沒看過她變身為魔法少女的瞬間。

因為她變身成魔法少女的時候，總是在面對朧之魔女的時候。

我過去恐怕看過好幾次，但是完全沒有留在記憶之中。反正就算變身成魔法少女的裝扮，一定眨眼間就結束了吧——

「魔法少女蜜莉娜麗娜・夢幻變身♡」

「蛤？？？？？？」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

少女從懷裡抽出好幾根手掌大小的棍子，一邊旋轉一邊發出嬌滴滴的嗲聲，朝我拋了個媚眼。不知道為什麼，她身邊似乎看得見閃閃發亮的粉紅色空間。

我正想問她在幹嘛出言制止，她就朝我拋了一個飛吻，熟練地組合手中的短棍。

看樣子那是在組合魔導杖。不可思議的是，每一個零件互相連接，她的穿著就漸漸變成魔法少女。我猜魔導杖應該跟魔法少女的裝扮相連。

……照常組裝不就好了嗎？她完全不理會我的疑問，在閃亮的氣氛中變身成魔法少女。

「好，準備好了。」

然後蜜莉娜麗娜若無其事地以魔法少女的打扮站到我面前。

「……………」

此時的我絕對露出失去感情的表情。

看見我的反應，蜜莉娜麗娜眯起雙眼。

「怎樣啦？」

「妳每次都那樣變身嗎……？」

「這不是廢話嗎？我可是魔法少女耶。」

難道魔法少女每個人都非得這樣變身不可嗎……？我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受打擊。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妳在我遇見朧之魔女後再變身……」

我姑且說了這句。

接下來明明即將展開戰鬥，但是她嬌滴滴的聲音似乎會在腦海中好一陣子揮之不去。

燈光照亮的房間內。

一名淡綠色頭髮的女子坐在書桌前。她靜靜地露出認真的眼神，正在書寫什麼。難道是在寫日記嗎？

「明天該幹什麼壞事呢……」

不對我錯了。

她在打歪主意。她跟思考晚餐的菜色一樣，輕鬆地說「嗯～怎麼辦呢～」用手指扶著嘴唇思考。

「悄悄偷走商店街的商品好了……已經做過了啊，改變書店架上的排列順序也做過了。那還剩下……」

蜜莉娜麗娜無法觀測的時候，她恐怕也做了許多壞事。

比如說，偷走旅館的鑰匙弄亂房間、在麵包店的店員面前吃店裡的商品——她犯了好幾次這種小罪騷擾城市的居民。真是惡劣至極。

的確，環視她的房間，角落隨意放置著不知從哪偷來的繪畫、家具和小物等各式各樣的物品。

她對偷到手的東西沒有興趣嗎？

這世上某些人比起滿足物欲，更想要追求做壞事的快感而不停偷竊。她恐怕就是那種人。

「……算了，等明天再決定吧。」

反正明天又會重來一次——她說到這裡邊打呵欠邊伸懶腰。

窗外已經完全沉入黑夜之中了。

冷風吹拂，輕撫她在黑色長袍底下的潔白肌膚。

也許是感到涼意，她從椅子上起身，慢慢走向窗邊。

正巧就在這個時候。

一陣強風吹來，窗簾隨風飄舞，現出夜晚的黑暗。

「……………」

那一瞬間她停下腳步。

一名魔女自黑夜之中現身攀住窗框。

「晚安。」

身穿黑長袍，頭戴黑色三角帽的灰髮魔女莞爾一笑，打了聲招呼。

她究竟是誰？

沒錯，就是我。

○

「真奇怪。」

朧之魔女——不是，蒼天魔女安妮洛特用呆愣的表情迎接從窗戶入侵的我。

「不好意思，妳都特地沒鎖門了。」

結果我還是從窗戶進來。我從窗框上一躍而下，走進房間裡。

我盯著她避免別開眼睛。

她的特徵跟聲音魔法的敘述如出一轍。外表二十五歲左右，一頭淡綠色長髮，瀏海用紅色的髮夾別住。她穿著黑長袍，看著我拿起黑色三角帽與魔杖。

越看我越覺得她跟我是初次見面。

「初次見面……應該不是吧。」

我的記憶中沒有她的身影，卻有種絕對見過她的奇妙感覺。

艾姆妮西亞每天醒來時都有這種感覺嗎？

「的確不是初次見面了……伊蕾娜，妳是怎麼找到這裡的？」

「妳知道我的名字嗎？」

「那當然，妳以為我們見過幾次面了？」

「不是，我怎麼知道……」

很可惜，我完全沒有見過她的記憶，用這種對待朋友的輕鬆距離感跟我說話，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對妳的能力非常好奇，請務必詳細告訴我——」

不過很可惜，我必須和蜜莉娜麗娜兩人一起逮捕妳。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妳能乖乖束手就擒。」

我邊說邊用魔杖敲了敲窗框，以魔法關上窗戶，再用一層冰封了起來。

做到這個地步她就沒辦法從窗戶逃走了吧？

「擅自闖進我家還把窗戶凍起來，真過分呢。」她老神在在地輕笑兩聲。

「畢竟就算只有一瞬間，讓妳離開視線會非常不利，我難免有點神經質。」

「是喔？」

她愉快地笑了。簡直就像是與舊友重逢一般，仔細聆聽我的一言一語。





隨後她魔杖一揮朝我施展魔法。

「——哎呀。」

居然偷襲人家。

我側頭避開，即刻反擊，揮舞魔杖射出黏液。

只要封鎖她的行動就好，不需要勉強自己戰鬥。既然如此，把她連鞋子一起黏在地上動彈不得就足夠了。

我的黏液威力經過證實，足以將蜜莉娜麗娜黏平在地上。

「哇～好髒喔。」

咻地一聲，安妮洛特一揮魔杖瞬間發射火焰魔法蒸發黏液，可見她知道其實黏液有碰到火就會失效的弱點。從立即採取應對措施來看，不愧是資深魔女。

火焰尚未消失她就使出下一發攻擊。

她用魔法將剛才坐的椅子細細分解，將每一個零件當成武器朝我丟來。

她背後放著大量贓物，但似乎不想動到戰利品。我在被椅子零件打中前直接用魔法擊落。

近距離魔法對決。

安妮洛特攻擊，我防禦。我發動攻擊，換她防守。重複了好幾次交鋒，我覺得我們的實力旗鼓相當。

最起碼我沒有殺氣或敵意，保留實力以逮捕她為第一優先，小心拿捏施展魔法的力道。而她好像也有相同的想法。

「妳果然很強，伊蕾娜。」

呵呵呵，她邊笑邊舉起魔杖。

「……妳喜歡戰鬥嗎？」我避開她發射的魔力拉近距離。這場戰鬥差不多該落幕了。

「我是喜歡說話。」

我靠近的同時她向後退。「可是，差不多該道別比較好了——」

說完她將魔杖指向我。

接著她會使出什麼攻擊？我擺好架式準備反擊。

然而她根本不想戰鬥。

因為安妮洛特本來就不需要正面應戰，只要從我的視野之中消失就好。

白霧登時壟罩房間。

由她手中魔杖出現的白霧足以將視野染成一片純白。

「糟糕——」

不用逃跑，只要封鎖我的視野她就贏了。

「對不起喔，伊蕾娜。如果可以我想再跟妳聊聊，但再繼續打下去房間會壞掉。」

畢竟我的房間有點破。她說。

她露出綽綽有餘的態度，用開玩笑似的理由從我眼前消失。

也從我的記憶之中失去蹤影。

——回過神來，我身在濃霧之中。

我舉起魔杖，仔細觀察周遭。現在究竟是什麼狀況？這裡到底是哪裡？

我思考自己前一刻在想什麼。

在蜜莉娜麗娜嗲聲嗲氣地說「魔法少女蜜莉娜麗娜・夢幻變身♡」我嚇到倒退好幾步之後就沒有記憶了。

這絕對不是看見年輕女孩奇怪的興趣大受打擊才喪失記憶，而是今天體會過好幾次的奇妙感覺。

她又逃跑了嗎？

霧氣逐漸散去。腳邊古老的地板嘎吱作響，朝一旁伸手能碰到牆壁。這裡恐怕是安妮洛特的房間裡面。

作戰成功了嗎？還是失敗了？

房間中央。

一道人影映入眼簾。

「——妳真的沒鎖門耶。」

要是可疑人士闖進來怎麼辦——蜜莉娜麗娜傻眼地俯視安妮洛特。

蜜莉娜麗娜用藍色的繩索綁住一名淡綠色頭髮女子的雙手雙腳。

女子的年齡大約二十五歲左右。

「真奇怪。」

真想不到。她發出呆愣的聲音笑了。

那個毫無疑問，是聲音魔法中朧之魔女的笑聲。

○

安妮洛特不論如何都不會留在記憶之中，和她對決時最害怕的是她眨眼間從我們眼前消失。假使發生那種狀況，我們兩人就會陷入短期失憶，最後在困惑中讓朧之魔女脫逃。

這恐怕就是過去每場戰鬥她都能安然脫身的原因。我們很快就發現兩人一起對付她沒有意義，不過機會難得，我想讓朧之魔女也就是蒼天魔女盡量掉以輕心，於是重複了好幾次輕率的行動。

在找到她的房間時，作戰計畫就決定好了。

我從窗戶進入，凍起窗戶封鎖她的逃脫路線，將她誘導到門邊。然後，在門前待命的蜜莉娜麗娜再把她抓起來。

計畫相當簡單，但是想讓以為我們只是兩個笨蛋的她措手不及比想像中還要容易。

我們將逮到的朧之魔女帶往夢迴之城卡爾賽爾的監獄。

喀鏘一聲，收押安妮洛特的牢房被獄警牢牢鎖了起來。

「沒想到竟然會被逮到。」

哈哈，安妮洛特在牢房中笑道。

她的雙手手指被牢牢鎖住，避免她拿魔杖。

她已經無處可逃了；可是她依然露出老神在在的表情說「算了，沒差。」躺在牢房裡的小床上。

看來她不論在哪裡都泰然自若呢。

莫非她本來就是這種個性嗎？

「辛苦了，真虧妳們抓得到她。」

薩瑪菴小姐說，俯視牢房裡的安妮洛特。

她成功舉辦了第一場演唱會，身為蜜莉娜麗娜的前任，前來視察遭到逮捕的朧之魔女。

她好像還有事情要在開花會堂處理，仍然拋下工作來到牢房。

她一定是想見證愛徒一償夙願的瞬間。

「我只要使出全力就這麼輕鬆。」

蜜莉娜麗娜達成了身為卡爾賽爾守護者的責任，驕傲地挺胸。

「呵呵呵，這樣就能獨當一面了呢。」

薩瑪菴小姐面帶沉穩的微笑看著蜜莉娜麗娜。那是個充滿溫柔的笑容，和今天早上見面時一模一樣，看起來倒也像是事先準備好的笑容。

「喂，你們幾個！給我注意關在這個牢房裡的女人！絕對別讓她跑了喔！」

嚴厲地叮嚀獄警後，蜜莉娜麗娜邁開步伐。

笑臉盈盈的薩瑪菴小姐看著她的背影，回頭瞥了安妮洛特一眼，這才跟上徒弟的腳步。

她說，她要去跟獄警說臚之魔女有什麼力量，就算有不記得關進牢裡的人，也絕對不能放她出來……等等的事情。

換言之，只要不隨便打開牢房就安全無虞。

安妮洛特在牢牢上鎖的牢房裡揮手。

「……………」

她散發一股不可思議的氣質。

個性開朗到不像是會在國內為非作歹，會偷東西卻沒有物欲，現在被抓了還跟在自己家裡一樣自在。

不過她為什麼不會留在任何人的記憶中呢？她的力量究竟是從哪裡來的？看起來不像是用魔法消除記憶。

我還想知道更多關於她的事情。

感覺明天可以來這裡問她問題。

不過，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對逮到自己的我老實地開誠布公。

我向她行了一禮，轉向蜜莉娜麗娜兩人的方向。

就這樣，蒼天魔女的存在再次從我的記憶中消失。

「反正大家明天都會忘記。」

背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可是我沒有回頭，追上蜜莉娜麗娜她們的背影。

○

「哎呀～沒想到這麼順利。」

離開監獄回家的路上。

薩瑪菴小姐在開花會堂還有工作，我們向她揮手道別後走在大街上。

蜜莉娜麗娜的表情相當開朗，充滿成就感。

我和蜜莉娜麗娜都不記得朧之魔女的樣貌，可是她被牢牢關在牢裡的事實應該無庸置疑。

就算不留在記憶之中，也會留下紀錄。

最重要的是，我心中留有確實逮捕了朧之魔女的成果。

「結果，我一個人辦不到——可是，總覺得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我的心情暢快不少。」

三個月來，蜜莉娜麗娜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捕朧之魔女，卻毫無斬獲。她也一再向師父薩瑪菴小姐求助。

然而薩瑪菴小姐說「這是試煉，師父我幫妳也沒有意義。」頑固地不肯伸出援手。

和沉穩的外表相反，薩瑪菴小姐的教育方針似乎頗為嚴格。

而蜜莉娜麗娜也跟堅強的外表相反，個性比想像中還要容易受到挫折。

令人越來越覺得人不可貌相。

「剛才師父雖然說我獨當一面，結果如果沒有妳幫忙就無可奈何，所以我還不成氣候呢。」

蜜莉娜麗娜瞄了我一眼。「今後如果又發生什麼事情，妳可以幫我的忙喔。」

「啊，我是旅人，不太方便。」

做不到。我堅定地拒絕。

「呿。」

蜜莉娜麗娜鼓起臉頰。好有心機。「我說，話說回來妳預計在這個國家待到什麼時候？」

待到什麼時候嗎？

我沒有特別決定日期。

「這個嘛……我想差不多再兩、三天吧。」

雖然有種這座城市已經被我探索完的感覺。今天走了一整天也累了，差不多該決定下一個國家要去哪裡了。

再休息個幾天就慢慢出國好了。反正我也沒有急事。

「哼嗯～這樣啊。」

她不以為意地應了一聲，表情看起來卻有些高興。

接著她對我面露微笑說：

「那麼明天啊，要不要一起去吃個什麼？」

就當作是今天的謝禮，讓我請客吧。

咦～？免錢的飯嗎～？

「那請帶我去有好吃麵包的餐廳。」

我馬上回答。沒有理由拒絕呢。

「妳真的有夠愛吃麵包耶……今天早上不是才剛買嗎？」

「麵包很棒啊。想不想聽我說麵包的魅力？」

「感覺會回不了家別說了。」

「妳真清楚。」

「……不過剛剛好，我知道一家麵包非常好吃的餐廳。」

「喔喔，那是什麼餐廳？」

「那間餐廳是——」

她接著列出的特徵非常有趣。她說那是嶄露頭角的藝術家開的餐廳，裝潢宛如美術館，料理也是極品。

尤其是麵包不只美味，更能免費吃到飽！哎呀真是太巧了，她說的特徵我好像在哪裡聽過。

具體而言我記得自己前天剛去過。

「——所以說，怎麼樣？明天要不要去吃午餐？」

她問我。

我去過一次，去別家也可以。

「好啊。」

我點頭回答，決定消除心中前天造訪那間餐廳的事實。

總覺得有種非得這麼做不可的感覺。

「太好了～那麼明天見！」

因為訴說明天約定的她，表情看起來是那麼的期待。

○

和煦的微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屋內，帶來街上孩童的喧囂。

我清醒過來，打了個呵欠輕輕伸展，盥洗完畢換好衣服來到旅館大廳。

新的一天再度展開。

我一如往常地在旅館附設的餐廳，邊聽馬戲團團員的對話邊吃早餐。

吃飽肚子後，我經過櫃檯前準備離開。

「嗯……真奇怪……帳對不起來。」

旅館老闆在櫃台後看著手中的紙嘆息，這一幕和昨天如出一轍。

我想每天帳都對不起來應該很有問題的說……

我預測他今天也會挨夫人的罵，推開旅館的門。

在和蜜莉娜麗娜的約會之前還有時間。

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在街上閒晃。

這個國家每天都熱鬧非凡。

我看見小孩牽著父母的手露出燦爛的笑容。

另一頭是扮成小丑的人在表演雜耍。

又走了一下，可以看見說著「請看！這是平凡無奇的木箱！現在我就用瞬間移動把助手變到箱子裡！」表演魔術的藝人。

繼續向前走，還能看見有人訓練小狗、猴子、雉雞等動物表演。

音樂家在路上演奏小提琴、小號、手風琴等各種樂器。

真虧他們能每天投身於這種熱鬧的氣氛中呢。

入境當天這一幕令人期待不已，可是連續熱鬧了好幾天，難道都不會膩嗎？

我已經完全習以為常了。

和入境當天相比，我的表情應該冷靜不少。與其說是冷靜，應該說是有點厭煩比較正確。

難道沒有人跟我一樣不耐煩嗎？

「……哎呀？」

發呆走在路上，我忽然看到一名女性。跟我一樣對街景感到厭煩的人——並不是，但是她有種不太喜歡慶典熱鬧氣氛的感覺。

她是有著一頭長髮，袖子特別長，年約十五歲的女孩。深藏在袖子裡的雙手握著寫有「我很不幸，請幫幫我」字樣的牌子。

「……………」

還以為是誰，這不是派蒂嗎？

好久不見——倒也算不上多久，但是闊別數日偶然巧遇，讓我單方面地覺得有緣，揮著手向她問好。

「派蒂，妳好。」

嗨～我這麼說，她就轉向我「欸！」地發出細小的尖叫。

她的反應跟小動物一樣。

「？咦，什、什麼事……？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也非常沒有禮貌。

就算妳問我為什麼。

「那個……我們幾天前不是一起去了妳最喜歡的切斯特城嗎？」

妳忘記了嗎？妳連記憶力都跟小動物一樣嗎——我沒有說出口，但她的模樣卻給我一股難以抹滅的違和感。

「切斯特城……？妳怎麼知道我喜歡切斯特城……？」派蒂納悶地側頭。

隨後她大驚失色。

「難、難道說妳是我的跟蹤狂……！」

「才不是。」

我傻眼地嘆了口氣，忽然發現某件事情。

派蒂去了切斯特城之後，應該開始戴起髮夾才對；可是眼前的她卻跟初次見面時一樣，用瀏海藏住金色的雙眼。

我當然提出這個疑問。

「……妳怎麼連氣質都變回以前的樣子了？」

我走近一步，探頭看著她的臉。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欸！」

她又發出短短的尖叫，向後退了一步，用「我很不幸，請幫幫我」的字牌遮住臉。

「那個，派蒂——」

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我正想問，朝她伸手。

但是——

「對、對不起！」

她大叫一聲，在我碰到之前拒絕。

然後她從遮住臉的牌子後瞄了我一眼，對我露出充滿戒心、害怕到淚眼汪汪的眼神。

接著說：

「妳是誰？」

第五章 無盡的一天

「我是誰……不是，那個……」

我該怎麼回答才好？

霎時間我腦中一片空白。短短幾天她就忘了我，還是我的記憶有問題？

我剛和會自記憶中消失的朧之魔女對決，怕自己說不定也成為了不會留在他人記憶中的人。

「嗚嗚嗚嗚……陌生人好可怕……」

派蒂顯然相當害怕，用牌子遮住臉，又瞄了我一眼徐徐往後退。

她每次倒退，我就向前走。

「派蒂，我想確認一下狀況——」

「咿咿咿！不要過來——！」

她發出更大聲的尖叫拔腿就跑。

在她心中，一定像是突然被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裝熟搭訕，內心既困惑又莫名其妙；可是我也一整個摸不著頭緒。

我拚了命地想獲得情報。

結果只好追著害怕的她跑。

「那個，派蒂，妳不認識我就代表——」

「呀啊啊啊啊啊啊！不要追過來啦啊啊啊啊！」

跟第一次在切斯特城遭遇幽靈的時候一樣，她邊哭邊逃向城市的另一頭。

「……………」

雖然可以繼續追下去，但我追到一半就放棄了。

和在切斯特城不同，這裡有別人在看，不能盡情大鬧。

而且拒絕我的她表情看起來是那麼的拚命，像是真的不認識我。

○

我就這樣不明所以在街上徬徨走著。

城市一如往常熱鬧非凡。

樓房有高有矮，顏色有藍有白也有黃。

高矮不一，色彩斑斕，不可思議的街景毫無統一感。街道蜿蜒曲折，石磚地猶如蜷曲的蛇鱗一般排列，向前延伸。

在樂聲昂揚的路上走了一下，我來到某間店門口。

那是具有美術館特徵的高級餐廳。

我今天中午和蜜莉娜麗娜約好一起在這裡吃飯。

我從餐廳入口望進裡頭。服務生在角落談笑風生，遼闊的店內只有零星幾名客人。

雖說不上生意興隆，仍然充滿沉穩的氛圍。

——我記得，我最後造訪這間店的時候，嫉妒年輕才華的敵對老闆應該自己變成了宣傳看板的說。

應該會更熱鬧一點才對。

然而我絲毫看不到那種氣氛。

簡直就像是我遭遇的一連串奇妙事件不曾發生。

「欸，那邊的人。」

站在店門口發呆時，某個聲音對我說。

是蜜莉娜麗娜嗎？

總覺得跟約好的時間比有點來得太早——我回過頭來，帶著一名男子的女人映入眼簾。

幾天前。

是和我一起經歷有毒番茄蔬菜湯事件，即將步入禮堂的結婚詐欺師女子。

「對不起，可以借過一下嗎？」

她挺胸朝我後面的門看了一眼。

好像是想叫我閃邊。

「……不好意思。」

我站到旁邊，她就帶著男伴走進店內。表面上道了聲「謝謝。」但是看也不看我這裡一眼就走進門。

就算在這裡，似乎也沒有人記得我。

我雖然記得她的長相，莫非是只經歷一次事件就清楚記得對方的我有問題嗎？

不對，在那之前我一看到幾天前見過的那兩人一眼就篤定是這樣，其實有明確的原因。

「……………」我將視線挪回店內。

眼前盡是一片似曾相識的景色。

剛才走進餐廳的女子穿的洋裝也好，男子身上的穿著也罷。

然後，從打開的店門看見的店內顧客也是。

全都跟幾天前我看見的分毫不差。

○

我還沒有完全確定。

可是我依然帶著不祥的預感在大街上奔跑。就如同剛遇見朧之魔女一般，走在城裡的記憶十分模糊，不知不覺間就抵達了目的地。

人潮如同被吸進含苞待放的花蕾般走進建築物。

開花會堂。

我昨天造訪的音樂廳。

「……果然。」

不出所料，我眼前出現奇怪的東西。和我記憶不同的奇妙光景。

「歌姬薩瑪菴大人 首場演唱會」

寫著這行字的海報貼在牆上，開花會堂裡人潮洶湧，人人期待聽見舉國知名歌姬的現場演唱。

首場演唱會昨天就應該結束了。

「那個，不好意思。」

我在由衷期待演唱會的人之中拍拍一名女子的肩膀。

她正在和朋友談笑。

「啊啊，是。請問什麼事？」她笑著回頭。

我問她：

「薩瑪菴大人的演唱會是今天嗎？」

這對她來說想必是理所當然的疑問。

「？是啊，沒錯。所以大家都在排隊。」她點頭說。

「……不是昨天或明天，而是今天嗎？」

「？嗯，今天是唯一的特別公演啊。昨天和明天都沒有喔。」

看見我的表情，她似乎察覺到了什麼。善良的女子像是在幫我加油打氣一般，拍拍我的肩膀說：

「難道說……妳忘了買票嗎？不要緊！不用失望！剛才好像公布晚間表演還有空位，運氣好的話，現在去買可能還來得及——」

聽到這裡我道了聲「謝謝。」脫離人潮。

我覺得自己已經取得夠多情報了。

只要知道首場演唱會繼昨天之後，今天也有舉行就足夠了。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背對開花會堂，深深思考。

起初我以為遭遇蒼天魔女安妮洛特，害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怕這次換成我不會留在別人的記憶之中。

但是看樣子，現在有異狀的並不是我，而是這個國家本身。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回想起來，我停留在這個國家的第二天就應該感受到違和感才對。

每天重複相同的景色。

我吃早餐的時候，疑似馬戲團女團員的人在一旁聊著上進的話題。走在街上，每天都跟慶典一樣熱鬧。相同的日子一再循環重複。

我試著在路邊攤買了一份報紙，確認報上的內容。

上面寫滿一整面歌姬薩瑪菴大人今天即將舉辦演唱會的新聞。

完全沒有記載任何我來到這個國家之後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發明魔導杖的切斯特的驚人真相。

比如說，有人在高級餐廳下毒的事件。

強盜二人組被捕的新聞。

以及朧之魔女落網的新聞。

不論再怎麼翻，再怎麼翻，到處都找不到這些報導。

彷彿我停留的這幾天是一場幻覺。

「……該不會。」

這時我得到的結論，是有如玩笑話的現實。

雖然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但是絕不會錯。

這座城市重複過著同一天——

「欸，我說妳。」

而同一天不斷重複，就代表我至今為止體驗的一切全都化為烏有。

所以派蒂才會害怕我，因為她很怕生。

所以高級餐廳的人才會那麼少，因為根本還沒發現下毒的料理。

「那個打扮……絕不會錯。妳就是朧之魔女吧？」

所以就連昨天我和蜜莉娜麗娜一起逮捕朧之魔女的事實也不復存在。

「……蜜莉娜麗娜。」

我眼前，是一如往常穿著花俏服裝的魔法少女蜜莉娜麗娜。

○

昨天的事情如果沒有發生，會發生現在的狀況也是理所當然。

在蜜莉娜麗娜心中，朧之魔女還沒有落網，身穿黑長袍頭戴三角帽在城裡徘徊的我，看起來就像是朧之魔女。

太傷心了。

難得約好一起吃飯。

「我不是可疑的人。我先跟妳說，我不是妳在找的朧之魔女。」

我在遭受攻擊之前就先取出魔杖牽制；不過我昨天就知道，不管我說什麼她都聽不進去了。

「哈！」她哼笑一聲將魔導杖舉向我。「不可疑的人才不會說自己『不可疑』啦！」

今天果然也一樣。

蜜莉娜麗娜毫不猶豫地從魔導杖朝我射出藍色的繩索。

「唉……」

我大大嘆了一口氣，舉起魔杖用前端的魔力接下藍色繩索。藍色繩索綁住我的魔力開始纏繞。

看見兩者彼此糾纏，我旋即用力發射魔力。

「——啊！」

我的魔力飛了出去，魔導杖則是被藍色繩索綁在自由奔放的魔力上，就這樣被拉走了。

我昨天就知道她從魔導杖裡發射的繩索不能伸縮自如了。

只要知道原理，就能輕鬆對付她的魔法。

「那麼再見了。」

我不給她拿出第二把魔導杖的機會。

趁她手無寸鐵的瞬間再次發動魔力，噴出白霧壟罩周遭。

我壓根沒有認真戰鬥的打算。

「……可惡！別想逃——！」

叫聲從模糊的景色中傳來，我轉身就走。

要是跟焦急到失去理智的蜜莉娜麗娜交戰太久，她又會跟昨天一樣在城市正中央亂來。既然如此，趕緊離開才是最容易的應付方法。

等霧氣消散，我早已脫離她的視線。

那個時候——她應該會發現自己記得我的長相和服裝。

以及我並不是朧之魔女的事實。

在那之後不曉得過了多久。

不知不覺時間來到中午，原本為了和蜜莉娜麗娜一起吃午餐而空下來的肚子咕嚕嚕地作響，開始催促我吃飯。

我安撫吵鬧小孩似地摸摸肚皮，嘆了口氣。

「……已經這個時間了嗎？」

我記得自己逃離蜜莉娜麗娜——回溯自己的記憶，我發現在那之後完全想不起來。

環視周遭，眼前是一片熟悉的街景。

我又回到旅館前面了。

儘管如此，我腦中卻沒有來到這裡的記憶。

難道說我因為這幾天經歷的時間消失，感傷到失憶了嗎？

不對不對。

「……朧之魔女也不是例外嗎？」

如果至今為止的事情都被重置，朧之魔女被關在監獄裡的事實當然也會消失。

我在來到這裡的路上恐怕遇見了朧之魔女。

令人遺憾的是，我對那段時間內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渾然不覺。

因為朧之魔女和我之間發生的一切全都消失了。

就如同這座城市的昨日。

○

我花了好幾天調查這座城市是否真的重複度過同一天。

就結論而言，這個國家毫無疑問重複過著同一天。

每天報紙上的新聞與日期都一樣，在城裡漫步的人也是。

不論我做什麼，那天發生的事情隔天都會像是從未發生過一般重新開始。

機會難得，我做了不少嘗試。

「這間店的麵包味道好普通。受不了，真是不像話。」

我嚼著麵包，聳肩挑釁麵包店老闆。

老闆說「啊啊？妳說什麼？」眉毛抽搐。他生氣了呢。雖然生氣了但努力保持鎮靜呢。

「只吃了一個我的麵包還真敢說啊？妳既然這麼說，小姑娘，妳應該做得出比我還好吃的麵包吧？」

「那還用說……等我明天再來，就讓你見識真正的麵包。」

隔天。

「這家店的麵包太好吃了，有夠讚。」

我根本沒有準備真正的麵包，反而對店老闆讚不絕口。讚，麵包達人。

「嘿嘿……這樣啊？只吃了一個我做的麵包就懂，小姑娘，妳很有眼光嘛。」

麵包店老闆宛如昨天的事情不曾發生一般害羞。

除此之外，我還去別家旅館借宿。

「好的，明天開始兩天三夜，我們等候您的光臨。」

「麻煩了。我的名字是伊蕾娜，灰之魔女。」

已經有旅館了還去其他旅館預約的花心魔女，就是我。

話雖如此，這種罪孽深重的行為到了隔天也不復存在。

「灰之魔女伊蕾娜嗎……？不好意思，預約名單上沒有您的大名……」

果不其然，這一天發生的事情會完全消失。

畢竟每一天都在循環，說當然也是理所當然。

我還在街上的巷子裡塗鴉。

「要畫什麼才好呢……要是被別人塗掉就麻煩了，畫漂亮一點好了。」

總而言之，我畫了最近看到的氣球跟少女。

隔天。

「……唔唔？」

如果我猜得沒錯，塗鴉應該會消失才對；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隔天前往同一地點，牆上依舊留著少女朝氣球伸手的塗鴉。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欸，那邊的小妹妹……」

我感到在意，帶著在附近閒晃的小女孩來到巷子裡。誘拐無辜女童罪孽深重的魔女，就是我。

「大姊姊，什麼事？」

純潔的小女孩用天真無邪的大眼睛仰望我。

「這裡有一幅畫，妳有沒有看到？」

「嗯。畫得好爛。」

「不是，現在的重點不是畫得爛不爛吧？」我對誠實到殘忍的小女孩感到不爽。「妳能不能在旁邊畫一幅一樣的畫？」

「為什麼？不是不可以亂畫畫嗎？」

「說得也是，的確不可以亂畫畫。話說回來，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靜靜把金幣塞進小女孩手中。

「錢、錢錢……！」

對純潔小女孩來說這是一筆鉅款，我似乎聽見她吞口水的聲音。

「有這麼多錢，就能盡情買很多喜歡的東西對不對……？」

「很多喜歡的東西……！」

「對，沒錯喔……？盡情買喜歡的東西……知道嗎？」

「（點頭）……！」

「妳願意幫姊姊畫吧？」

就這樣，邪惡魔女帶壞純真小女孩。

結果，她在我的畫旁邊畫了另一幅畫。我說她畫什麼都可以，她就畫了一隻一臉邪惡的灰髮怪物。

「這隻很有特色的怪物是什麼？」

我這麼問，小女孩就露出太陽般耀眼的笑容。

「大姊姊！」

她回答。

「……品味非常獨特呢。」

「欸嘿嘿……」

小女孩握著一枚金幣難為情地笑了。

畢竟請她畫畫是最終目的……算了，就算畫得有點難看還是先忍忍吧。反過來說，這麼有特色的畫反而不容易錯過。

「……………」

隔天又來到同一個地方一看，不可思議的是小女孩的畫不留痕跡地消失了。

現場只有我的畫寂寞地留了下來。

是被人清掉了嗎？

但是就算問前一天遇見的小女孩——

「大姊姊，妳是誰？」

她也只用水汪汪的大眼給我二度傷害。

這時我發現某個事實。

追根究柢，目前為止發現重複同一天的人只有我一個——看樣子，我做過的事情被排除在這座城市每天重複的循環之外。

就如同我的塗鴉隔天會留下來。

唯獨我造成的影響會保留到隔天。

例如說我試著打碎旅館裡的杯子。

碎片到了隔天也沒有復原。

「嗯……真奇怪……帳對不起來。」

我經過每天都在煩惱著帳對不起來的旅館老闆面前上街。

可是仔細想想，在每天都會重來一次的城市裡，只有我帶著旅館的鑰匙，所以鑰匙數量跟住宿客對不起來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因為原本不該住宿的我，不知為何拿著鑰匙。

「不知道因為我是外地來的旅人，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我並沒有每一天重複。

雖然這讓我感到有點特別，但在此同時也有種奇妙的疏離感，宛如唯有我不被熱鬧的城市所認知。

○

奇怪的事物必有其原因。

不論原因是什麼，我都想滿足身為旅人的好奇心。只要離開這座城市，是不是就能脫離循環重複的日常了？答案是一定可以。因為如此一來我就脫離了不停重複的日子。

然而，與其視而不見，我的好奇心反而想要解開這座城市的謎團。

而我的好奇心也在腦中產生某個疑問。

「如果每一天都會重複，一天最後會怎麼結束？」

話說回來，我自從來到這個國家一次也沒有熬夜。我想明天城市一定又會在熱鬧的慶典之中，於是不經意地提早上床睡覺。

如果這座城市每天都會重複，應該存在一天結束的瞬間才對。

我若是醒著，就應該能夠親眼目睹那一剎那。

「熬夜一次看看好了——」

反正我已經知道明天又會重來，於是我看書看到深夜。

窗戶敞開。

微風吹拂，夜風輕撫。

白天的喧囂宛如幻覺，夜晚靜謐又宜人……

「……………啊！」

我發現自己睡著，一驚跳了起來。真傷腦筋，堂堂灰之魔女居然會看書看到睡著，太丟臉了。

我連忙拿起手錶確認時間。

手錶上的時間來到午夜的一分鐘前。

「算了，這個時間起來剛剛好。」

好險好險，我收起書本，騎上掃帚自窗台飛往夜晚的城市，好環視周遭。

「果然很安靜。」

這座城市裡的人一定都睡著了。

眼前是一片寂靜無聲、沒有光明的黑暗街景。蜿蜒的道路和色彩繽紛的城市景觀，在時不時躲在雲朵後的黯淡月光照耀下掩上神祕的面紗。

然而，卻有一棟建築在暗夜之中格外突出。

開花會堂。

看似含苞待放花蕾的奇妙建築。

「……………」

不可思議的是，我不知怎地注視著城市遠方聳立的開花會堂。我並不是篤定那裡會發生什麼，也不是有所預感。

只是毫無疑問，我凝視的開花會堂是象徵這座國家的建築物。

就在我的注視之下，午夜零時悄然造訪。

直說結果，城市的異變以開花會堂為起點發生。

「……那是什麼？」

起初變化小到不凝神細看就看不出來。

黑暗之中，開花會堂猶如映照在水面上一般蕩漾。

看似肥皂泡泡的球狀薄膜包覆整座開花會堂。

薄膜就如同肥皂泡一般徐徐膨脹，壟罩整座城市。

很快就抵達我在的地方。

包含我吞噬整座城市之後，膜啪地一聲破裂。那一瞬間，閃閃發亮的蒼藍色水滴猶如星光在整座城市之中傾注而下，全城充滿光明。

然後，時間開始逆流。

大街上的鐘塔指針開始倒轉，城鎮的燈光不停閃爍，物品四處飛舞跳躍，人們在城市中央匆忙地朝反方向移動。

蒼藍色光揮消失時。

城市再次壟罩於寂靜之中。

鐘塔的指針顯示零時一分。

跟我的手錶顯示的時間一模一樣。

唯一的不同，是我的錶已經走到了明天，但這座城市依舊被囚禁在昨日之中。

○

睡著後再次醒來，同樣的一天再度重新展開。

窗簾外傳來城市的喧囂，猶如靜謐的夜晚是一場夢境；可是探頭看出窗外，不出所料，景色一如既往。

昨晚看見的不是夢，內心篤定我果不其然被重複的城市排除在外，讓我從早就精疲力竭。

「嗯……真奇怪……帳對不起來。」

身為帳對不起來的罪魁禍首雖然有點愧疚，不過跟老闆坦白每天都會重來他也不可能相信，因此我今天也泰然自若地經過旅館老闆面

前上街。

昨天目睹一天的結束與開始，老實說我鬆了口氣。

首先第一，重新開始並不包含整個世界，而是唯有在這個國家發生的特殊現象。

「時間逆轉的時候天氣沒有變化。最重要的是，落在城市裡的藍色水滴，很有可能來自於魔力……」

這代表失常的不是世界，也不是我，只有這個國家。

我鬆了口氣。

經過昨天的事件，我已經決定了今天要做的事情。

「……去開花會堂看看吧。」

我仰望聳立在大街另一頭，奇形怪狀的建築物。

只要去了那裡，應該就能理解什麼才對。

「唔唔唔唔嗯……」

話雖如此，雖說決定了今天的行程，也找到了該做的事情，煩惱卻沒有因此減少。

追根究柢，開花會堂是音樂廳。

上次進去的時候我瞄過一眼內部，禁止進入的區域實在太多了。不只多，構造還很複雜。上次要不是跟著蜜莉娜麗娜，我恐怕會迷路。

使一天不斷重複的原因不知道存不存在，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這種狀況下想要摘除難如登天。

真傷腦筋，怎麼辦？

總之我邊走邊想策略，最壞的狀況只要變身成老鼠在開花會堂中徘徊——

「……奇怪？」

我眨了眨眼睛的下一刻。

走在路上的我不知不覺間來到開花會堂——的後門。

緊閉的門扉上寫有「閒雜人等禁止進入」的大字，這裡本來就遭到嚴格封鎖，牢牢地鎖了起來。

奇怪，我到底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我應該是見到了朧之魔女——」

果然不論見了幾次面，我都沒有遇見朧之魔女時的記憶。那段時間我們說了什麼？

朧之魔女平常愛為非作歹，我難道用手肘撞了撞她說「教人家一下非法入侵開花會堂的方法嘛～」嗎？

不會不會怎麼可能？

我搖了搖頭。

可是，這時我忽然發現手中握著一張紙條。這是什麼？我打開紙條，看了一眼上頭寫的文字。

雖然沒有寫時的記憶，不過紙上寫著我的字跡。

『我問了朧之魔女，從後門進入開花會堂監視非常鬆散，好像比較輕鬆。』

.....

我居然真的問了……

『朧之魔女是個不錯的人，很乾脆地告訴了我。我們是換帖的。』

上面還寫了莫名奇妙的單字……

『還有，她說我很有可能迷路，所以幫我畫了地圖。請翻翻看口袋。』

我照紙條上所寫把手插進口袋，裡面的確裝了地圖。還附上寫有「親愛的魔女大人收♡」的字條。

她不只超級可愛還超級貼心嘛……

可是她做到這個程度，還剩下一個問題。

阻擋在眼前的門。

只要打不開，就無可奈何。

究竟該怎麼辦才好？我看向紙條求助。

『難道說妳忘記要怎麼開門束手無策嗎？用一下魔法就好，妳不是很擅長嗎？』

……………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還有這一招。

我早就想到了。

○

儘管沒有記憶，不過朧之魔女也就是蒼天魔女似乎是個非常貼心的人。

除了地圖之外，還有一封寫了漂亮字跡的信。

『工作人員通道是音樂家跟演員走的，伊蕾娜就算走進裡頭也不會被懷疑。穿黑長袍戴三角帽的女孩反而會被誤認為演員吧，妳就大

方一點吧。』

我聽從朧之魔女的建議，大搖大擺拿著地圖走在工作人員通道。途中我和好幾個人擦肩而過，表現得親切一點的確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走的時候，就明目張膽地看地圖。

不知道的人就乖乖跟不知道的人一樣吧。

『現在的時間只要去第二音樂廳，就能看見每一天重複的原因喔。』

朧之魔女的信上寫著這行字。從語氣聽來，她想必知道內情。

……要不是離開視線記憶就會消失，真想跟她問個清楚呢。

「算了，這就之後再說吧。」

先跟著朧之魔女的誘導走吧。

由於和朧之魔女見面的記憶全部消失，所以無法排除這有可能是陷阱——

然而，最起碼我寫下這封信給未來的自己時，似乎絲毫沒有想過會被她欺騙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就相信過去的我吧。

「……是這裡吧。」

接著我順利抵達她指定的第二音樂廳。

我靠在沉重的門上，雙腳用力推開門。

溫熱的空氣從身旁吹過。

音樂廳中相當黑暗，只有一個地方被光照亮。我的視線也必然往那點集中。

舞台上，一名女性站在唯一被燈光點亮的位置上。

歌姬薩瑪菴小姐。

「……哎呀？」

即便身在光芒之中，她好像也看得見我。她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我這名突如其來的入侵者。

「……妳是這裡的工作人員嗎？怎麼可以隨便跑進來呢？」

儘管說著責備的話，她的語氣依舊沉穩，溫柔勸誡似地看著我。

每一天重複的原因就在這裡，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妳還記得我嗎？」

反正她一定不記得了——我為了爭取時間問台上的她。環視周遭找不到什麼不尋常的東西。

「不記得……妳是我的歌迷嗎？不可以喔……？還沒開始入場不是嗎？」

在她眼中，在場最奇怪的非我莫屬。儘管面露沉穩的笑容，她仍然略顯困惑地盯著我看，彷彿不敢讓我離開視線。

我無視她的忠告，在她的注視之下尋找每一天重複的原因。

但是稍微到處看看也找不到可疑的物品。

追根究柢，第二音樂廳根本沒有放任何東西。這裡只有座位、舞台跟歌手而已。

「……那個，妳聽得見嗎？這裡禁止進入喔。」

即使對終於爬上舞台的我露出一如既往的笑容，薩瑪菴小姐依然透露出一絲緊張感。

魔女穿著的人突然闖進來跑上舞台，在旁人眼裡看來當然可疑無比。

「請別在意我，馬上就結束了。」

我揮揮手走向舞台後方。舞台演出會使用的物品，包含各種大小道具在內放置在黑暗之中。

「……感覺也不像是這邊的東西。」

這只是我的推測，但我認為這邊只有一般物品。每一天重複的原因放在舞台旁邊太普通了。

「……妳在找什麼嗎？」

薩瑪菈小姐想必領悟不可能說服我把我趕走，改為試著滿足我的需求讓我盡快離開。

「……………」

我從舞台旁邊回來，走到她身旁說：「對啊，其實現在這座城市每一天都在重複。」

雖然突然說這種話無疑只會被當成怪人或可疑人士，但是既然我在她心中已經是很可疑的怪人了，應該沒有關係。

反正到了明天一切都會恢復原狀。

「我聽說城市每一天重複的原因在這裡，才會來找。」

「每一天重複的原因……？妳到底在說什麼——」

「妳知道在哪裡嗎？」

我站在她眼前歪了歪頭。

「……………」笑容稍微從她的表情上消失。「那個，妳從剛才開始就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妳的意思。」

「我覺得妳很可疑，我說得對不對？妳有沒有會讓每一天重複的物品？」

「……妳可不可以差不多一點？我今天即將舉辦第一場演唱會，很忙。沒時間應付妳這種歌迷。」

「那個首場演唱會今天是第幾場了？」

我迅速問道：「話說回來，妳認識朧之魔女嗎？」

她沉默了半晌。

「朧之魔女嗎？我當然知道，她不是不會留在別人記憶中的魔女嗎？」

「的確。」

正是如此。「對城裡大多數人來說她只是一種謠言或傳說。知道她實際存在的人只有追查朧之魔女的蜜莉娜麗娜，還有實際蒙受其害的人而已吧。」

「妳也是被害者之一嗎？」

「就是這樣。」

朧之魔女也有少數的外觀情報。「我聽說朧之魔女好像穿著黑長袍，戴著黑色三角帽。」

「……………」

話說回來，離題一下。

「薩瑪菴小姐，妳怎麼會以為我是歌迷呢？在這個沒有魔法師的國家，黑袍魔女忽然出現在工作人員外禁止進入的地方。妳身為蜜莉娜麗娜的前輩，曾經守護過這個國家，難道不該最先懷疑我是朧之魔女嗎？」

「……………」

她陷入沉默。

算了，沒有關係。

「薩瑪菴小姐，我再問妳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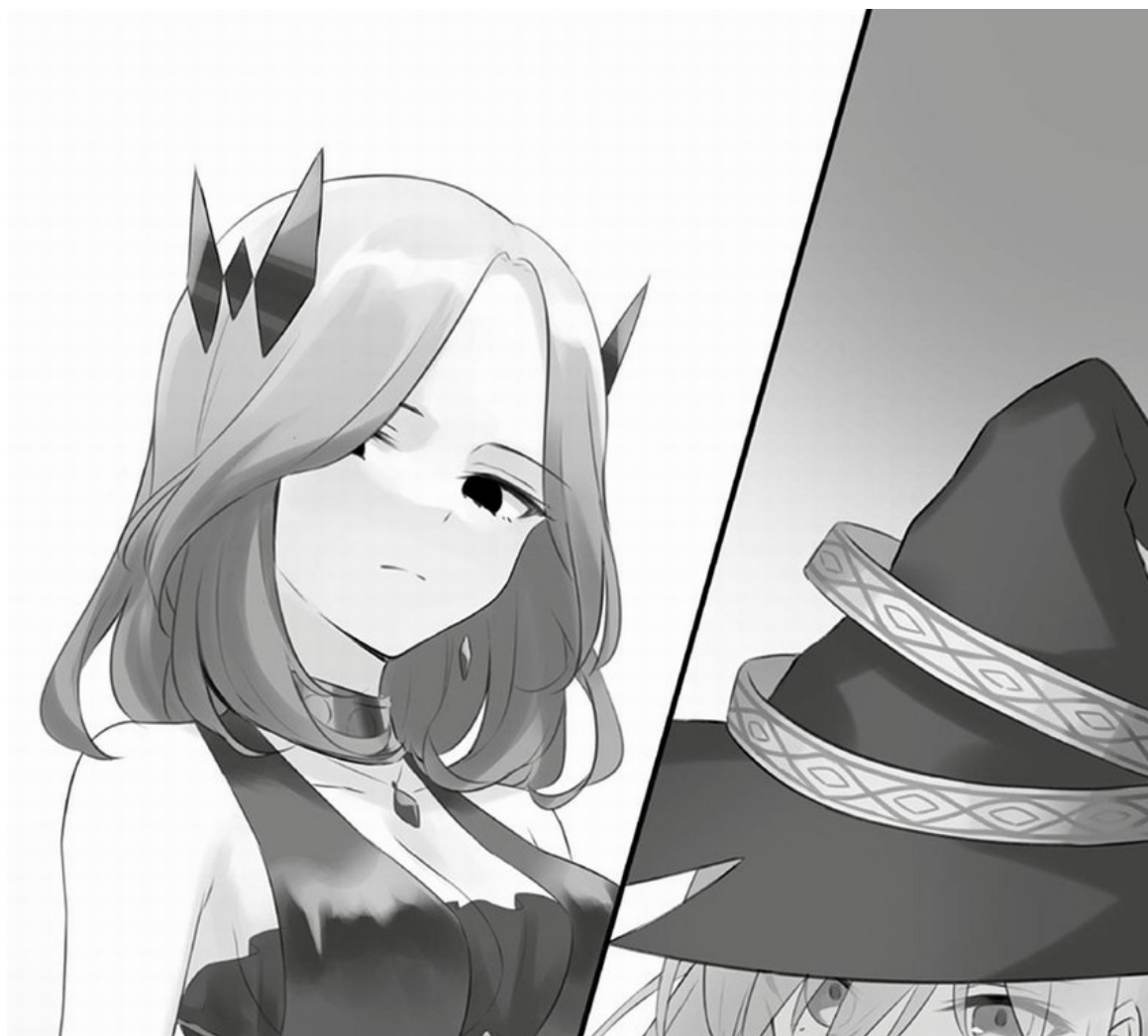
我只問了我想知道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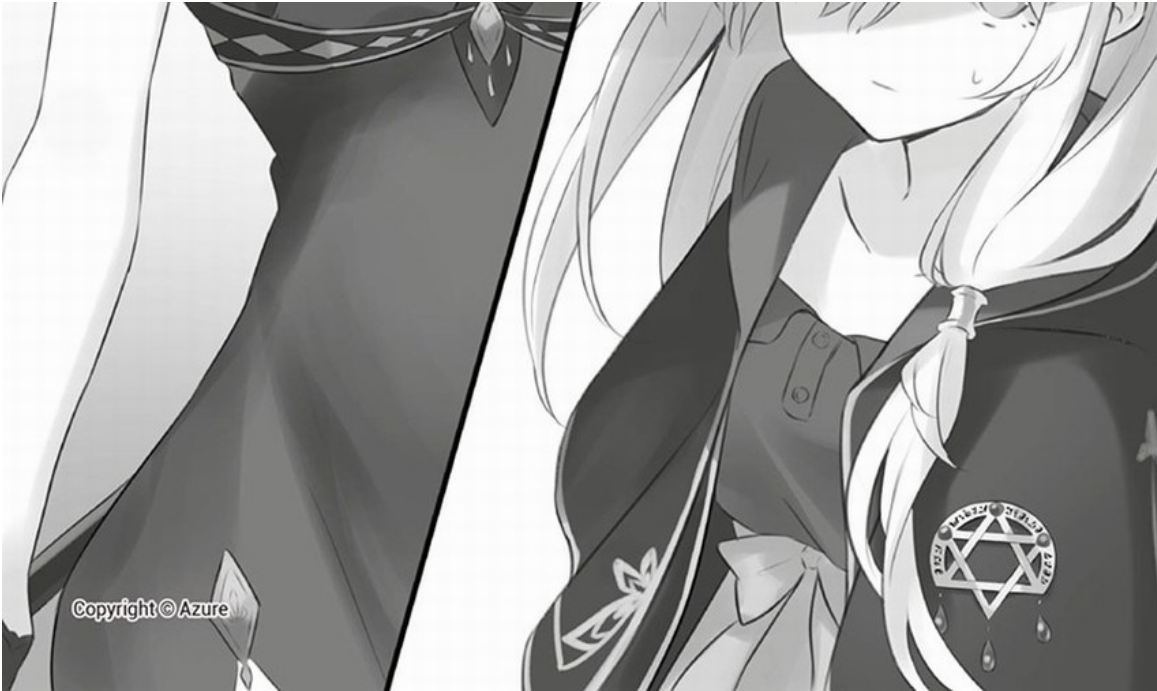
「今天的首場演唱會，是第幾次了？」

——每一天重複的原因在哪裡？

我正面看著薩瑪菴小姐問。

笑容自臉上完全消失，她冷冷地看著我。





「……………唉。」沉默了片刻，她發出淺淺的嘆息。

然後她舉起魔導杖說：

「……的確，真要說起來那個女人穿得跟妳一樣呢。不懷疑妳的穿著，直接把妳當成歌迷確實很不自然。是我大意了——」

霎時間。

短短的一瞬間，我的身體朝音樂廳後方飛去。沒有注入魔力的時間，也沒有預備動作，魔導杖眨眼間施展風魔法。

「……嘖！」

被偷襲了。我和蜜莉娜麗娜戰鬥的時候，曾經觀察過魔導杖的性質，卻沒想過會在剎那間遭到攻擊。

我飄浮在空中，於不到一秒的時間內思考。

該怎麼辦才好？要在掉到地上之前取出魔杖避免撞上嗎？還是要用魔法吸收衝擊？乾脆直接掉到地上好像也很有趣。

「……………」

但是我沒有選擇任何閃過腦中的選項。

「——危險！」

我應該在空中飛舞的身體突然靜止在半空。

與其說是靜止，說是被接住比較貼切。

「……妳還好嗎，伊蕾娜？」

一個魔女騎著掃帚接住被打飛的我。她穿著黑長袍，頭戴黑色三角帽，一面從魔杖前端噴出煙霧將周遭染成白色，一面觀察我的臉色。

我沒見過那個女性。

但我知道她是誰。

白濛濛的景色後方傳來薩瑪菴小姐的咂嘴聲與低聲咒罵。

「……朧之魔女。」

被稱為那個名字的女性靜靜搖頭。

被稱為朧之魔女的她其實有真正的名字。

蒼天魔女。

「……安妮洛特。」

我說出她的名字，她便眯起眼笑了。

「又見面了，伊蕾娜。」

妳應該不記得就是了——她說。

第六章 蒼天魔女

契機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小時候的某一天，我一走出家門，就發現一群人聚集在附近。那是一間普通的骨董店，平時甚至沒有人靠近。

那裡聚集了那麼多人當然會讓我好奇，當時八歲的我也帶著輕鬆的心情鑽進人群之中。

吸引眾人目光的，是比我大上幾歲的女孩。

也許是骨董店家的小孩，她在店前面唱歌。

歌聲美麗動聽。

眼前是一片幸福的空間。在場所有人都幸福洋溢，聆聽歌聲彼此歡笑。

和我相差不到幾歲的小女孩讓大批人群感到幸福的景色，馬上令我為之著迷又崇拜。

沒有任何專長的我也想跟她一樣，成為帶給他人幸福的人。

「大姊姊唱歌好好聽喔！」

歌一唱完，我就跑到她身邊興奮地說我也想和她一樣，成為帶給大家幸福的人。

她微笑摸摸我的頭。

就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契機。

現在我偶爾仍會想起小時候聽見的歌聲。

因為她讓我看見，那微不足道的一幕，造就了現在的我。

○

「差一點就遭殃了呢，伊蕾娜。」

安妮洛特抱著我在空中滑翔，造訪開花會堂附近的她家。

從一如往常毫無防犯意識，敞開的窗戶進入房內，眼前出現一片未知的世界——雖然進來過一次，卻與她的存在一起完全從我記憶中消失的房間。

房間角落隨意放置著不知從哪裡偷來的繪畫、家具和小物等等各式各樣的物品。

我著地後她馬上收起掃帚，接著揮舞魔杖。

「我想妳應該有很多問題——先創造能好好說話的空間吧。」

魔力湧出她的魔杖，隨後空中浮現六面鏡子，包圍我們兩人。

我和安妮洛特在鏡子裡隨時隨地用任何角度面對面。

四面八方都看得見我和她。

想別開視線也沒有辦法。

「這樣妳就不會忘記我了。」

鏡子裡數不盡的她露出相同的笑容。「妳有很多問題吧？坐吧。」

她邊說，邊請我在床上坐下。

我點頭，她就從書桌前拉出椅子，坐在我對面。

我盯著她陌生的臉龐。

「妳想從哪裡開始問？」

該從哪裡開始問呢？該從什麼開始問才好？與其這麼說，想問的問題多到數不清。

「妳到底是什麼人？」

朧之魔女。

她不會留在任何人的記憶之中，卻不知為何理解我的狀況。由此可見，她也明白這座城市每一天都會重複的事實。

即使現況莫名其妙，我也大致理解她身處一連串事件的中心。

「也對，就從那裡開始說起吧。」

說不定，不會留在任何人記憶中的她不太有機會像這樣跟別人交談。

她略顯開心地笑著點頭。

「我的名字是安妮洛特。」

從很久以前就以蒼天魔女的身分，保護這個國家的正義守護者——她說。



我八歲的時候開始頻繁造訪骨董店。

為了聽她在店前面表演唱歌，我每天都去骨董店玩。

她從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想成為溫柔待人，用自己的才華帶給別人幸福的人。

她站在店前面表演的每一天，對我來說都幸福無比。

所以某一天她突然不來的時候，我動搖到不知所措。

問顧店的老奶奶，她也不知道原因。聽說，少女是老奶奶的孫女，偶爾會來幫忙，順便在店門口獻唱。

那一天我一如往常，相信她會回來而前往骨董店。

真是精神可嘉。

「……哎呀～？安妮洛特，妳又來了嗎？」

在那之後她再也沒有來店裡，但是取而代之，老奶奶記得了我的臉跟名字。

我這種客人似乎十分少見。我怎麼看都不像是會想買骨董，或是有那種財力；可是我每次露臉，她都會給我看各種東西，教我許多事情。

我逐漸對店裡的物品感到好奇，也問了老奶奶不少問題。

那些物品都一度結束使命，等待再次替別人派上用場。

那是什麼？這是什麼？那麼這個呢？我一一指著那些東西，老奶奶便一一耐心地告訴我。

其中之一，是魔法師的魔杖。

「這是古時候的道具，在魔導杖發明之前是主流。」

老奶奶說，恐怕已經沒有人會用了。在我出生之前的時代沒有魔導杖，想用魔法必須要有資格——也就是要有天分。

「嘿～」

以前好辛苦喔。我隨便應聲，從老奶奶手中接下魔杖。

「嘻嘻嘻，妳呢？妳有沒有天分呢？」

妳揮揮看？老奶奶鼓勵我。

「嗯。」

老實說，這時的我什麼也沒想。

所以揮舞魔杖後發出蒼白色光芒時，我和老奶奶都目瞪口呆。

「怎……怎麼會這樣！」

好厲害！我興奮得跟笨蛋一樣。魔杖前端的藍色光芒化為閃閃發亮的粒子落到腳邊。

「哎呀呀……真想不到——」

妳有魔法師的天分喔——老奶奶拍著手，開心又幸福地替我高興。

沉睡在骨董店裡的魔杖，讓我知道我有成為魔法師的資格。

也讓我我知道我有帶給別人笑容的力量。



老奶奶很久以前好像身為魔法師活動過。

一知道我能用魔杖，我去店裡的時候她就偶爾會教我魔法。

看見我越來越熟練，老奶奶每次都會開心地對我笑，我也跟著高興起來；可是我崇拜的女孩再也沒有出現在店裡。

然後我十二歲了。

那時的我開始希望自己的魔法能更加進步。

就像是在店前面演唱的她一樣，用天分帶給別人幸福的人生不曉得有多麼幸福。

「妳很有天分，一定能成為魔法師。」

最重要的是，教我魔法的老奶奶這麼希望。於是我決定自己去國外的魔法學校留學。

話說回來。

從邊境去城市學習技術的小孩，常常會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以及世界的寬廣——也就是看到比自己更有天分的人而驚訝、失望，進而封閉自我。

「太厲害了！安妮洛特，妳是百年難得一見——不對，千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真是驚人。

看樣子老奶奶的話根本不是客套，我是真的有魔法天分。

我馬上在魔法學校取得頂尖的成績。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許許多多的人都喊著「天才！」稱讚我。欸嘿嘿，別說了啦。

我每次被稱讚都開心不已。

同學如果有聽不懂的地方央求我教，我都會微笑答應。在街上看到有困難的人每次都伸出援手。

對我來說，用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人——讓別人對我微笑，是最開心的事情。

不久之後，我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魔法學校畢業，升格魔女見習生的考試也身為該國最年輕的十五歲考生一次過關。和師父修行不到一年，轉眼間就獲得了蒼天魔女的魔女名。

我的人生堪稱一帆風順。

胸口掛著魔女的胸針，我再次穿過夢迴之城卡爾賽爾的國門。闊別好幾年的故鄉依舊熱鬧非凡，魔導杖也一如既往地受到重用。

在這個國家裡，持有魔女名的人大概只有我一個而已。

雖然有點寂寞，但同時令人驕傲。

因為那代表我很特別。

「得去跟老奶奶打聲招呼才行。」

一回國，我馬上前往家附近的骨董店。

跟老奶奶說我在留學時被許多人誇獎，她不曉得會說什麼？

我迫不及待地來到店門口。

「老奶奶——」

直說結果，老奶奶不在。

店裡的是一名陌生的中年婦女。

聽說她是老奶奶的女兒，現在這間店由她負責打理。

她不知為何認識初次見面的我，跟我說了許多老奶奶的事。她說，老奶奶在我留學期間去世了。

教我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

賦予我夢想的不知名小女孩也好。

教我實現夢想力量的老奶奶也罷。

都從我眼前消失了。



崇拜的偶像還有老奶奶不見之後，我也沒有改變生存之道。我唯有依照我的方法生活。

因為我從小就決定要以魔法師的身分在這個國家生活。

我的天賦就是為此而生的。

「小妹妹，妳的爸爸媽媽在這條路的前面等喔。」

某天中午，我看到一個男人牽著十歲左右的小女孩，走在遠離大街的小巷裡。

「……那個，可是我爸爸媽媽說要在開花會堂等我——」

小女孩納悶地歪著頭。她好像是從外地來的，手中拿著今天上演的舞台劇介紹手冊，懷裡還抱著爆米花。

「嘿嘿……對啊，走這裡馬上就到開花會堂了。妹妹妳是外地來的吧？包在叔叔身上。」

男子雖然面露微笑讓小女孩放心，氣喘吁吁俯視她的眼神卻令人不快，怎麼看都十分可疑。

「……可是——」

十歲的小女孩想必也發現了男子的可疑之處。

她的腳步漸漸慢了下來。

回頭一看，開花會堂越來越遠，她明顯在遠離目的地。

「不、不要東張西望，跟叔叔走。」

眼見小女孩困惑的模樣，可疑男子用力一扯她的手。

「呀！」

小女孩這個時候篤定自己被陌生男子綁架了。她的表情越來越嚴肅，越來越恐懼。

喔喔，糟糕了。

「妳想去開花會堂嗎？要不要我載妳去？其實我剛好要去那邊辦事。」

我一面從男子手中救出純潔的小女孩，一面這樣提案。

「啥？」

男子回過頭來瞪大雙眼。這是當然的。

剛才應該牽在手裡的女孩，竟坐在我的掃帚上。在男子眼中，我可能像是突然憑空出現。

「大叔，不可以喔。怎麼可以因為她長得可愛就對她出手呢？」

「……………」

小女孩不發一語緊緊抓著我。

我摟著她的肩膀對男子笑了笑。

「剛才的事我就假裝沒有看見吧。反正我也不是保安局的人，沒有當場逮捕你的義務。」

我這麼忠告。

但令人遺憾的是，男子並沒有就此打退堂鼓。

「喂、喂，妳在說什麼啦？不、不要胡說八道！我、我只是幫她帶路——」

所以把她還我，他說，靠近我一步。隨後我跟趕蒼蠅一樣挑了一下魔杖。

狂風掠過男子的臉頰，巷子裡的一部分地面伴隨一聲巨響凹陷。

他戰戰兢兢地回頭時，我語帶嘆息地說：

「我沒有逮捕你的義務，也沒有理由手下留情喔。」

你願意離開吧？

說到這裡，我再次微笑。

行使強制力成功奏效，男子馬上發出「哇啊啊啊啊啊啊！」這不成言語的叫聲逃跑。

「好了，我們走吧。」

說完我騎著掃帚，載她前往花開會堂。

我們無視錯綜複雜的巷弄筆直飛向目的地。這才是真正的捷徑。

「……對不起。」

在前往開花會堂的途中，她緊緊抓住我。雖然騎掃帚在天上飛很可怕，但她一定是因為別的原因雙手顫抖。

一想到沒有人來救她會發生什麼事，這是理所當然的反應。

「以後有困難也可以呼喚我喔。」

於是我對她說出助人者理所當然的話。

「不論妳在哪裡，我都會去救妳。」

我從十八歲開始，以魔女的身分開始在這個國家幫助他人。

沒有人委託我。

只是我認為自己身為魔法師的才能，一定是為了幫助他人而存在。就如同過去一樣，今後也想讓別人開心的欲望驅使我伸出援手。

比如說，看見在路上迷路的老太太，我就會拿著地圖瀟灑現身，背著老太太帶她到目的地。又或者把氣球還給不小心放手的小女孩。

比如說，我會不為人知地修理遭到破壞的公物，或是把遺失物送到保安局。

當然，我一找到壞人就會給予制裁。

令人遺憾的是，在夢迴之城卡爾賽爾裡，會有人使用這個國家特有的武器為非作歹。

「放下魔導杖舉起雙手！你們誰都不許動！」

魔導杖。

人人都能輕鬆使用魔法——類似的能力，方便過頭的道具。

但是反過來說，方便的東西容易遭到利用。銀行搶匪也不是例外，幾名蒙面男子手持魔導杖，威脅銀行裡的客人與行員。

我想魔法師如果還在這個國家活躍，最起碼應該不會這麼簡單發生犯罪。

「喂喂喂，不可以亂揮那種東西，很危險喔。」

我突然出現在男子背後。

只要成為魔女，把自己縮小悄悄靠近易如反掌。

「妳、妳是誰！」

「我是蒼天魔女安妮洛特～」

男子朝我舉起魔導杖的瞬間，我一揮魔杖奪走他們的武器，接著只要隨便綁起他們就結束了。

每當罪犯出現，我都會急忙趕去現場施展魔法。

「我是搶匪，在路上搶到貴婦的包包啦——」

「然後我是蒼天魔女，從天而降處罰你的美少女。」

有搶匪現身，我就馬上追上犯人把包包帶回來。

「我是跟蹤狂，正在尾隨心儀的女人——」

「我是你的跟蹤狂，正在尾隨罪犯。」

有人被跟蹤，我就立刻把犯人綁起來。

「我是小偷，最喜歡跟老鼠一樣溜進家裡偷金銀財寶了。」

「那我就是抓老鼠的貓咪了吧。喵～」

出現小偷，我就在城裡東奔西走逮捕犯人。

不是我自誇，自從回到故鄉，這幾年來我可說是大顯身手。這不是炫耀，而是純粹的事實。我檢舉罪犯的數量恐怕比這個國家的保安局還多。

理所當然，進行了好幾年顯眼的活動，自然會受到周遭的讚賞。

「——安妮洛特大人！之前我家的女兒好像受到您的照顧……真的非常感謝您！」

「——那、那個！可以跟我握手嗎？安妮洛特大人！」

「——我以後想跟安妮洛特大人結婚！」「請收我為徒！」「我也想變得跟安妮洛特大人一樣！」「請教我魔法！」

我逐漸受到國內的居民認可。這想必是好幾年來努力的成果。

崇拜我也徐徐增加。

「安妮洛特大人！我將來也想變成跟安妮洛特大人一樣的魔法師！」

某一天，一個小女孩給我一封信笑著說。

哈～好可愛好想抱抱她。

「呵呵呵，妳看？我想跟安妮洛特大人一樣，成為保護國家的魔法少女。很好看吧？」

某一天，說崇拜我的少女揮舞魔導杖，穿著奇怪的服裝在我面前轉圈。

我應該沒穿過那種奇怪的服裝說……？

「呵呵，順帶一提，我從前一陣子開始研究了一下安妮洛特大人的行動範圍。怎樣？很厲害吧？」

她是跟蹤狂嗎？

「妳看，這本日記上寫了安妮洛特大人最近好幾百次的行動……說這是安妮洛特大人本人也不為過了吧……啊啊，喜歡……」

她是跟蹤狂吧？

……算了，雖然有一些奇怪的粉絲，但能受到崇拜讓我光榮之致。

畢竟小時候的崇拜也造就了現在的我。

某天在骨董店前獨唱的那個不知名的少女。即使不知道名字，她的聲音仍美麗動人，在城鎮的喧鬧中虛幻地閃耀。至今我依然能鮮明地回想起來——

「……………！」

在城市上空飛翔的時候。

忽然，我好像聽見她的歌聲。我連忙停了下來，在天上俯視街道，那時卻已經不知道歌聲從哪裡傳來了。

呼救聲我明明每次都知道在哪裡。

就如同崇拜我，以我為目標的小孩，我如果能跟過去崇拜的她說話，一定會非常幸福。

話說回來。

改變一下話題。

其實我有一個沒有告訴居民的祕密。我在幫助所有需要幫助之人的同時，也在偷偷尋找某樣東西。

「——安妮洛特，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回溯時間，來到我在十歲左右，老奶奶教我魔法已經約兩年的時候。在一如往常學習魔法的日子中，老奶奶帶我到店後方，給我看一隻娃娃。

那是隻古老又奇怪的娃娃。

它癱坐在玻璃櫃中，外頭貼滿紙條，上面寫滿看不懂的文字。突然看到這種東西我也不明所以，問老奶奶「這是什麼？」她就耐心地告訴我：

「這是很久以前在這個國家的神奇娃娃，什麼願望都能實現喔。」

「那是什麼……？」

真的可以有這麼方便的東西嗎？老奶奶說，這就是她開骨董店的主要原因。

這隻娃娃從很久以前就存在於這個國家，替人們實現願望。

聽起來魅力十足，可是力量過於強大，因而產生不少爭端。所以很久以前的人破壞了這隻娃娃，避免再次使用它。

「然而如妳所見，娃娃現在裝在玻璃櫃裡。最麻煩的是，不論破壞這隻娃娃幾次，它都會復活。」

不管破壞幾次都會回歸。老奶奶生於魔法師世家，她的祖先發現這個事實，世代代隱藏娃娃的存在。

娃娃必須由魔法師偷偷保護，避免交到任何人手中。要是被別人知道，一定會有人企圖用來為非作歹；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值得信賴的魔法師，才能得到這個情報。

話是這麼說，老奶奶的女兒跟孫女都沒有魔法天分。

不僅如此，魔法在這個國家日漸式微，完全沒有可以託付的人。

老奶奶就這樣不知該如何是好，抱著煩惱隱瞞這個事實度過每一天。

我就在這時出現。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我想跟一樣是魔法師的妳說應該沒問題。」

老奶奶說：

「我如果死掉了，妳要幫我保護娃娃喔。」

我接受了老奶奶的請託——然而。

我為了成為更強的魔法師出國深造，老奶奶卻在這段時間過世。說到那隻不可思議的娃娃怎麼了。

我一回到國內就造訪老奶奶的店探望她。

現身的卻是中年婦女——老奶奶的女兒。

「那個……老奶奶的娃娃……？」

老奶奶直到最後都沒有向女兒說出娃娃的實情。

向中年婦女詢問娃娃的事情，她就側著頭說老奶奶的遺物很久以前就處理掉了。

以防萬一在店內尋找，娃娃也遍尋不著。

「慘～了。」

不是不是，真的慘了。

這下麻煩了。

老奶奶的話再次閃過腦中。

「娃娃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再次出現在城市裡。如果這樣——」

有可能會被城市居民拿來胡作非為。換言之，就是陷入某個人能自由自在改變這個國家，甚至是他人的狀況。

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回收娃娃才行。

就這種意義上來說，我會在城裡幫助他人，可說是順便尋找娃娃的最佳方法。一面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一面詢問城裡的居民有沒有奇怪的娃娃——我在幫助他人的同時四處尋找。

找著找著已經過了四年。

「……不是，完全找不到！」

轉眼間我就二十二歲了。我一如往常過著被人們稱讚「安妮洛特大人萬歲！」並輕鬆地回答「別說了啦～」的生活。

娃娃連個影子也沒有，不只完全找不到，甚至讓人懷疑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跑去哪裡了？

那隻娃娃有幾項特徵。

外表看起來不大，一手就能掌握。造型非常老舊，說好聽點就是古色古香，說難聽點就是破破爛爛。臉則是以女孩子為造型。

我聽老奶奶說，娃娃會跟灰心喪志的人說話，替他們實現任何願望；但我並沒有實際親眼看過。

而不論摧毀、燒掉那個娃娃幾次，它都會隨時間經過而復原。

這個莫名其妙的娃娃究竟是什麼？老奶奶說，其中一個說法是惡魔附身在娃娃上，為了取得人類的靈魂而用盡各種方法威脅利誘。

不論如何，不管有什麼原因，老奶奶的店如果一不小心拿去報廢，就必須馬上回收新產生的娃娃才行。

所以我必須頻頻造訪古物聚集的骨董店。

「打擾了～」

那天我以一如往常跟老闆娘——老奶奶的女兒見面，確認有沒有娃娃被送來這裡。

「……………」

想不到那天不同。

店裡是一名紫色長髮的女性，年齡大約比我大上兩三歲。

她帶著一股沉穩的氣質，看見我稍微瞪大雙眼，卻沒有特別說出感想。

「……妳好，在找什麼嗎？」

她若無其事地用冷淡的態度接待客人。這個應對非常普通，除了和造訪的客人打招呼之外，她沒有說其他的話。

盯著我看的她，眼神中似乎透露出「為什麼來這間店？」的疑問。

「……啊啊，沒有。我只是剛好經過。」

於是我說出這句藉口。

我邊回答，邊盯著她看。

眼前的這名女子。

我認得她。

她就是很久以前，在這間店前面唱歌的女孩。

我不可能看錯。因為我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崇拜她到現在。我就是為了變得跟她一樣才來這裡的，不曉得她還記不記得我？

我在閒聊中透露出自己來自這附近，這間店是我的原點。

「……這樣嗎？」

聽見我的回憶，她只有這麼回答，興味索然地點頭。我希望得到她的反應，接觸她的記憶，羅列出毫無意義的回憶。這間店的老奶奶以前教過我魔法、讓我看過很多骨董，以及我回到這個國家幫助他人的事情。

可是，我不論說什麼她都心不在焉。我說完後，她說老奶奶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我點頭說我知道，「……是喔。」她就只回答我這一句。

不論說什麼都得不到她的反應。

簡直就像是在跟牆壁說話。

終於，我發現她眼中根本沒有我，於是結束話題離開店裡。

其實我很期待。

期待她會稱讚我的表現，跟以前一樣摸摸我的頭。

其實我在內心許願。

希望她現在也是優秀的人，被大批人群所愛。

「……現實沒有那麼簡單嗎？」

她一定夢想破碎，放棄了唱歌吧。絕不和我對上眼的她，眼神中透露出近似嫉妒的感情。

所以我保持距離。

返家的路上。

我在黑暗的路上仰望明月。

我都這麼灰心了，真希望娃娃能出現一下。



「無須多說，現在的狀況絕對是娃娃引起的。」

在滿是鏡象的視野中，我對伊蕾娜說。四面八方都看得到自己感覺有點有趣，也令人毛骨悚然。

「這是娃娃實現願望後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已經重複輪迴好幾天了。」

聽見我的說明，伊蕾娜「嗯。」地一聲點頭。

「……順帶一提，剛才妳說在店裡的紫髮女性就是薩瑪菴小姐對不對？願望是幾天前實現的？她的願望又是什麼？」

妳是急著想聽結論的人吧？

「這些我會依序說明，別那麼急啦……」不要連續問那麼多問題……

「不好意思，我正值好奇心旺盛的年齡。」

伊蕾娜一臉認真地說出莫名其妙的話。

那我就回應好奇心旺盛的她的要求，再繼續說一些吧。

話雖如此，伊蕾娜剛才已經和薩瑪菴交戰過了，事到如今已經完全不用隱瞞就是了。

「跟妳想的一樣，我在骨董店遇到的女子就是薩瑪菴——」

然後，就在距今約兩週前。

她遇到了娃娃，並實現了願望。

那一天，我一如往常在城市上空閒晃，四處尋找罪犯的蹤影。我渴望事件發生。

平時一天會遭遇好幾次事件，那天卻不知為何，從早開始就十分和平。可能是因為街上充滿慶典的氣息，我一早就騎掃帚飛來飛去，基本上閒著沒事。

話雖如此，閒暇時間很多是好事。看著城鎮居民的笑容度過的時間，能讓我內心平靜。

「……哎呀？」

但是事件總是會在我發呆的時候發生。忽然間，我看見城鎮角落揚起一陣濃煙。

是火災。

我馬上騎掃帚趕往現場。要是浪費太多時間，一切都會陷入火海。我沒有時間思考，身體自然而然地行動。

我很快就發現自己抵達的地點，就在我的老家附近。

「——妳還好嗎？」

也很快就發現這麼大喊打開門後，眼前出現的是薩瑪菈。

我的老家附近，骨董店的後方。恐怕是在整理倉庫，她在烈焰的包圍中茫然地看著我。

火舌依舊在倉庫中向上竄升。

「火勢好強……！太危險了！過來這邊！」

我焦急地想盡快把她帶離火場。想用魔法撲滅火勢，難免會波及到她。

我不能讓崇拜的偶像受傷。

「——快！」

至少先離開這裡——我揚起聲音喊。

「……………」

可是她不理會我，看著架子的方向。就在此時，我才發現正想包圍她的火焰並不是一般的火災。

「……那是……」

架子上。

是一個巴掌大的古老娃娃。

那隻娃娃和很久以前老奶奶在店裡給我看的一模一樣。換言之，到頭來娃娃又找到老奶奶的孫女薩瑪菴。

得盡快回收才行。

我這麼想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拜託你，娃娃。」

她向娃娃許願。

娃娃便實現了她的願望。

「我不知道娃娃為什麼在她手中，她為什麼向娃娃許願——結果那一天的那一瞬間起，這個國家就變了。」

我在鏡中反射出的表情非常消沉，可見兩週前發生的事情依舊讓我耿耿於懷。我原本想保持原本表情的說。

「發生了什麼改變？」

雖然我大致想像得到——伊蕾娜說。

我點頭回答。

我能觀測到的巨大變化大致上有三項：

「第一項變化，是這個城市每一天都會輪迴重複。第二個變化是薩瑪菴變成了人人崇拜的歌姬。而第三個變化——如妳所見，我被當成不曾存在的人。」

這一切都是薩瑪菰願望實現的結果——我對伊蕾娜說。

當然，可能也有其他我不知道的變化；但是影響國民的項目，似乎只有這三種。

「……薩瑪菰小姐為什麼許那種願望？」

「不知道。」

「……追根究柢，薩瑪菰不停重複同一天究竟想做什麼？」

「天曉得……？」

「……難道說連最重要的部分妳都不知道嗎？」

「……………」

「看來妳不知道呢……」

伊蕾娜從我的沉默領悟一切，嘆了口氣。

她懂得這麼快倒是令人感激。

「老實說，這兩週來我也一無所知，糊里糊塗地生活到現在……」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嘆了口氣。

至今為止的每一天，對城鎮居民們來說都只有一天而已；對我來說卻是兩週。我看著伊蕾娜，回想腦袋似乎會壞掉的日子。

「該從哪裡說起才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真不想說——挖掘記憶的我，表情依然對剛才的事情念念不忘。

鏡中的我一臉失魂落魄地看著自己。那怎麼看都不像是正常的表情。

第一天總之令人困惑不已。

不知不覺間，我就站在火焰熄滅的倉庫前了。不對，火消失了——應該說是看起來就連發生過火警的痕跡都沒有。打開骨董店一看，裡面只有排列整齊的骨董。

但是找不到那個娃娃，也不見薩瑪菴的身影。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困惑地騎著掃帚在城市上空飛翔。

傷腦筋的時候只要問別人就好。我先在附近詢問有沒有發生火災。

「啥？火災？妳在說什麼？」「我才不知道。」「沒有火災吧？」

居民的反應都很冷淡，我就算解釋原委，他們也只有側著頭。

「話說回來妳是誰啊？」

最後甚至有人對我這麼說。喂喂喂，難道說是外地人嗎？我側著頭回答「我是蒼天魔女安妮洛特，今後請多多指教！」這時的我還莫名綽綽有餘。

我看著城市居民們奇怪的反應，儘管納悶卻依然在街上探聽情報。

「火災嗎？沒有，我沒看到……」「慶典中發生那種事情應該會引起騷動才對吧……」「妳是誰？」「蒼天魔女？」「對不起，那是指誰？」「我沒聽過耶……」

這時我開始發現狀況有點奇怪。不管問了多少人，都沒有人記得我。

我覺得自己應該稍微有被居民認知才對——昨天之前的事情宛如一場夢，人們看到我的臉都只有疑惑地側頭。

並問妳是誰？

「……………」

接著到了晚上。

一天即將結束時，我終於篤定這座城市一切都變了。

「歌姬薩瑪菴大人 首場演唱會」。

城市裡到處都能看見海報，以及身穿藍色禮服的紫髮女子。

那正是我在火災現場找到的薩瑪菴本人。

「妳問她是誰？她是歌姬薩瑪菴大人啊。難道說妳是外地來的嗎？」「居然不認識薩瑪菴大人！她可是一直保護這個國家的優秀人士喔。」「今天她要舉辦第一場演唱會。」「整座城市的人都在關注喔。」

聽見蒼天魔女歪頭的人們，熱切地道出歌姬薩瑪菴大人的豐功偉業。至今為止的數年間，她在國內幫助他人，終於在三個月前交棒給徒弟之後功成身退。

經過三個月的休息，她重新以歌姬的身分站上開花會堂的舞台——似乎就是這樣。

「歌姬……嗎？」

海報上的她比稍早之前在店裡看見的時候，比在燃燒的倉庫裡找到她的時候還要幸福許多。

這就是她渴望的世界嗎？

奪走他人的功勞，向世界展現自己的歌聲，就是她的願望嗎？

我不想相信。

過去崇拜的她，居然會做出這種事情。

「找到妳了！妳就是朧之魔女吧！」

在路上看著海報，內心大受打擊時，背後傳來一聲明顯十分不悅的聲音。

我回頭，心情明顯十分不好的少女瞪著我瞧。

「……妳是——」

那是張似曾相識的臉，以及似曾相識的穿著。越看她越像是不久之前說「我以後要成為魔法少女。」身穿奇裝異服旋轉的少女，也就是跟蹤狂。

「……好久不見。」我姑且問候了一聲。

「哼！妳居然記得我。」

「勸妳照照鏡子比較好喔。」感覺看過一眼就會夢到她。

話雖如此，她願意跟我說話也讓我喜出望外。現在這個城市裡的人都只對薩瑪菴感興趣。

「妳既然記得我就不必問候了。覺悟吧！朧之魔女！」

「咦！」

我收回上一句話。

我一點都不高興。

「朧之魔女……？」

那是什麼？她朝我發射魔導杖的魔法，劈頭就對我施展各式各樣的攻擊，絲毫沒有崇拜或慈悲。

她果然忘記我是誰了——

「我姑且算是魔女，不會輸給外行喔。」

一分鐘後。

我把從她手上搶來的魔導杖丟到一旁，低頭俯視被五花大綁的少女。

問她為什麼突然攻擊我，她就說「因為妳是朧之魔女呀！」我好像在不知不覺間招惹到她了。

朧之魔女是這個國家特有的慣用語，專指不存在、遭人遺忘的事物。

她應該是想拐彎抹角地說「因為妳根本不存在！」吧。好傷人。

「……總而言之讓我收集情報吧。」

我馬上開始翻找她的包包。看樣子，她平時是學生。包包裡裝了文具、課本還有日記。

「……我看看。」

我馬上翻開她的日記。「啊啊！等一下！妳在看什麼啦！」她跟毛毛蟲一樣在地上蠕動掙扎抗議，可是想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看別人的日記最快。

就請她稍微忍耐一下吧。

「……………」

直說結論，蒼天魔女的存在被消除了。

根據她的日記，她——蜜莉娜麗娜是不久之前從守護城市的薩瑪菈手中繼承職位的菜鳥魔法少女。

日記上寫了她這三個月來的活動內容，以及朧之魔女過去的動向——在哪裡引起了什麼事件的紀錄。

那些和我這三個月來解決的事件與事故一致。

恐怕。

她本來就是我的狂熱粉絲，從三個月前左右開始就在日記上寫下我解決的各種事件。日記上還貼了新聞剪報，我想這個女孩果然是跟蹤狂。

但是因為那隻娃娃的影響，我解決的所有事件全都被改寫成朧之魔女引起的事件。

「我的功勞全都化為烏有嗎……好傷人喔。」

我大大嘆了口氣，把日記放回她的包包裡。

看樣子，蒼天魔女安妮洛特的功勞不只被抹除，還被變成了到處為非作歹的朧之魔女。

「……怎麼辦呢？」

我很煩惱。

就算焦急也不是辦法。只要薩瑪菈持有能實現任何願望的方便娃娃，正面挑戰她的勝算就趨近於零。

「……總之今天就先休息吧。」

不知不覺間，天色暗了下來。「妳是蜜莉娜麗娜對不對？妳也不要太勉強自己喔。」

因為我就是為了保護妳這種人才在城裡行動的——我如此叮嚀，離開被五花大綁的她。

充分拉開距離後，我解除拘束她身體的魔法。

她應該聽了我的話，那天沒有再繼續追來。

「找到妳了！妳就是朧之魔女吧！」

然而隔天，她一如往常地說出相同的台詞攻擊我。

「根本就是超級跟蹤狂嘛……」

於是又不到一分鐘後。

眼前再次出現被五花大綁的她，以及更加傻眼的我。「……那個，我昨天說過了把？不可以太勉強自己，妳難道沒有聽見嗎……」

哪怕功勞遭到剝奪，蒼天魔女的名字被人遺忘。

我還是我自己。我這麼想，迎接第二天到來。

只要從頭開始就好。

「……啥？妳在說什麼啊？」

沒想到被五花大綁的蜜莉娜麗娜看著我說。

「我昨天應該沒遇見妳啊。」

她說。

「咦，什麼？妳忘記昨天的事情了嗎？」不過要是沒有忘記，就不會攻擊我了吧……我無奈地俯視被五花大綁的她。

這個構圖和昨天一模一樣。

跟昨天一模一樣。

「——咦？」

這時我才發現。

城市的情景如出一轍。

「歌姬薩瑪菴大人 首場演唱會」

城裡到處都看得見相同的臉龐。城鎮居民們充滿熱情，由衷期待薩瑪菴的第一場演唱會。

我對篤定自己身處於和昨天完全相同的一天而戰慄時，躺在路上的蜜莉娜麗娜對我說：

「……就算遇見妳我也不可能記得啊。妳不是朧之魔女嗎？」

朧之魔女。

這個國家特有、忘記事情時的藉口與俗語。

我記得，那是絕對不會留在他人的記憶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為非作歹，讓人傷透腦筋的魔女之名。



我從城市的守護者搖身一變。

等我注意到時，已經淪為一般的壞蛋。

在那天之後，蜜莉娜麗娜每天在街上看到我，都會毫不留情地攻擊。而理所當然，每一天都周而復始。

我漸漸開始不明白奇怪的到底是我自己，還是這座城市。我做了各式各樣的嘗試，想釐清自己身在何種狀況之中。

「……而我收集到的結果，跟伊蕾娜妳做的嘗試一樣。」

我用眼神示意，她就看向隨意堆積在房間角落的形形色色物品。理解同一天不斷重複的時候，我也跟伊蕾娜一樣做了各種嘗試進行調查，測試自己碰到的物品會怎麼樣、是否整個世界都在輪迴，還是只有這座城市。

「……簡而言之，那些就是妳身為朧之魔女活動的成果嗎？」

「這麼說也可以。」我點頭。

「那些就被放在這裡，也就是說沒有歸還呢。」

「我沒有時間還。」又或者是我對大家忘記感到有些不滿，在鬧脾氣也說不定。

伊蕾娜馬上轉向我。

「這兩週內妳都沒有見到薩瑪菴小姐嗎？」

詢問我的眼神透露出「快點告訴我」的言外之意。不愧是好奇心旺盛的年齡。

我點了點頭。

「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而已。」

所以我馬上回想起來。

城市變成這樣之後，遇見薩瑪菴是在第三天——應該說，第三次的今天造訪的時候。

第一次今天，與第二次今天。

由於我大致掌握了引起這個狀況的罪魁禍首是薩瑪菴，所以在探聽情報與探索之間監視她的動向。

乖乖重複度過每一天的她行動單純到令人意外。與其這麼說，她整天待在開花會堂，幾乎都不外出行動。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非常好懂，因為不論在什麼時間，只要去開花會堂就能遇見她。

就在今天重複第三次的時候。

我看準薩瑪菴獨處的時機，前去說服她。

第二音樂廳。

和救出伊蕾娜的時候一樣，她站在舞台上發呆。

「……安妮洛特。」

推開會場的門，她一看到我就露出略顯訝異的表情。

令人難為情的是，此時的我感到有點開心。

因為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因為只有她記得我。

「妳好。」我盡可能維持面無表情，平淡自若地看著她說：「薩瑪菴，娃娃現在在妳手上嗎？」

「……………」

沉默。

「那個娃娃非常危險，請馬上交給我。否則——」

「妳現在好像被稱做朧之魔女呢。」

她的語氣帶著挑釁，臉上卻絲毫沒有笑意。唯有面無表情，意興闌珊地看著我。

她單方面地對我說：

「……不要再跟我扯上關係了。」

不過就算跟妳有關，我也不會記得就是了——她緊盯著我說。

那時我取出魔杖，準備強行搶走她的娃娃。

不到一分鐘，我就被徹底擊潰到站不起來。

看樣子她手中的魔導杖是娃娃創造的特製款——坦白說，每一擊的威力和我的全力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不必積蓄魔力，就能無窮無盡地連發那種魔法。

我不可能贏。

「懂了吧？妳就算出手也無能為力。從我面前消失吧。」

她冷淡地宣言。

那一天，我吃下人生中第一場敗仗。

接著那天一再重複。

第二次我耍了小手段。我變身為小老鼠，企圖偷走她的娃娃。沒想到一碰到她，我的變身魔法就擅自解除，眨眼間跟垃圾一樣在第二音樂廳裡翻滾。

「我就知道妳會用這種方法，所以請它讓妳一碰到我就會解除變身魔法了。」

她從懷裡掏出娃娃說。

第三次我堂堂正正地跟她對決。我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更快被擊垮在地。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我都一樣堂堂正正地戰鬥。因為我是蒼天魔女，一直以來保護城市的守護者。

但是每次面對她，我都體認到自己根本不是守護國家的魔女。

每次面對她，我都沒勁地在她眼前倒下。

我逐漸失去自己的存在意義。

「妳誰啊？」「髒死了。」「今天是慶典妳有什麼毛病？表情那麼痛苦。」戰敗後走在路上，人人對我投以厭惡的眼光。

不是蒼天魔女的我毫無價值。

「找到妳了！妳就是朧之魔女吧！」

被薩瑪菴打敗後見到的蜜莉娜麗娜宛如一場狂風暴雨。

應該崇拜我的她，將無處宣洩的怒火化為魔法徹底朝我施放。

我偶爾會失去抵抗的力氣，被關進牢裡。我想乾脆在牢房裡什麼也不想算了。

「……啊啊，這樣啊。」

我從過去的經驗明白，不是我最後碰到的事物，每一天都會恢復原本的狀態。

牢房的門像是拒絕我久留一般在隔天打開。若是繼續待在牢裡發呆，獄警不久之後就會出現，把我當成迷途誤闖的流浪漢趕出去。就連牢房都不是我的容身之處。

挑戰薩瑪菟贏不了，被城裡的人們遺忘，還被崇拜我的女孩攻擊。我就這樣重複度過每一天。

至今為止我累積的一切全部化為烏有。

無處容身，也沒有人記得我。

在人人都不認識我的城市，我變成了無名小卒。

失去僅在短短一瞬間。

我以為成為魔法師就必須幫助別人，我以為那是我的使命，我以為自己獲得的力量可以帶給別人幸福。

在重複的每一天中，沒有我能給予幸福的人。我什麼也做不了，不留在任何人的記憶中，一再過著不存在的每一天。

「……總覺得已經累了。」

我無可奈何。

不管怎麼做都找不到正確答案。蒼天魔女的身份遭到剝奪，我已經一無所有了。只剩下空空如也，不存在於任何人記憶中的空虛。

不知不覺間我哭了。

我在路上嚎啕大哭。

只經歷過一路順遂人生的我並不知道遭人遺忘、被崇拜之人拒絕的悲傷，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挫敗。



在一路順風的日常中首次出現的陰影，讓我的內心完全挫敗。

真是太丟臉了。路上行人在遠方看著我竊竊私語，嘲笑我一把年紀了還這麼難看。管他的。反正只要把眼睛別開，每個人都會忘記我。

我完全自暴自棄。

我放棄了一切。

「……妳好。妳還好嗎？」

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妳。

伊蕾娜。

剛入境的妳率先朝我走來，對我伸出援手。



在那之後，我和剛入境的伊蕾娜哭訴。

我姑且保留了城市與我現在的狀況。

依照伊蕾娜的個性，就算跟妳說也沒有問題；但是當時我們初次見面，我以為告訴妳城市每天都會從頭來過、沒有人記得我，妳明顯會把我當成怪人。

不過，跟初次見面的人哭訴抱怨本來就很奇怪了。

我姑且省略了那些細節，說自己做的一切全都沒有意義，好幾年來的努力全部化為烏有——身為魔法師明明應該用那份力量幫助別人，卻沒有人需要我的力量。

蒼天魔女這個名字失去了意義。

我被崇拜的人拒絕，被城市的居民拋棄，失去了一切。我說自己喪失了活下去的意義。

我說，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

「——原來如此。」

哪怕是不認識的陌生人，伊蕾娜也沒有隨便打發，誠摯地點頭聆聽。

「……我聽不太懂耶。」

她不假修飾地回答：「這個國家的魔法師非得幫助別人不可嗎？」

可能是同樣身為魔女讓她在意，她露出「好麻煩……」的表情問我。

當然，並不是這樣。

我說出自己的回憶。

我想跟小時候在街角唱歌的少女一樣，成為給予他人笑容的人。

我說自己除了魔法之外沒有其他才能，希望能用魔法對他人伸出援手。

「……………」

默默聽完我的話，她沉默了半晌後開口：「……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她露出嚴肅的表情「嗯嗯……」地沉吟。

想必是害怕會讓哭泣的我受到二次傷害，她用十分溫柔的語氣，搭著我的肩膀安慰似地說：

「你的天分跟應該做的事情不是沒有關係嗎？」

幫助他人的方法要多少有多少，不需要魔法的工作也多到數不盡。

所以我不知道妳為什麼非得用魔法幫助別人不可，為什麼非得受到別人認同不可。

她直率地對我說：

「對我來說，魔法只不過是生活的其中一個方法而已。魔法雖然方便又有魅力，卻並非無所不能。魔法本來就只是遇到問題時的選項之一罷了。」

如果妳認為過去的努力全部化為烏有，尋找新的目標不就好了嗎？

她對我笑了笑。

「妳要不要多多面對自己呢？」

我的目標是什麼？

度過一帆風順的人生，我一次也沒對這個問題感到懷疑。

我想成為人人嚮往的魔法師嗎？

還是想幫助別人？

這時我終於想到一件事。

我過去一定從未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懷疑，所以才會遲遲沒有發現。

至今為止，我一次也沒有面對我心中的心意。

我是為了什麼才成為蒼天魔女的？

我思考這個問題。

不知不覺間，眼淚停了下來。

「呵！我說了挺帥氣的話呢……一入境就幫助別人……不愧是本小姐。」

我給的建議還真不錯——伊蕾娜說著這種自戀的話，接著說「看來妳不哭了，我已經不必再說什麼了吧。」對我笑了笑。

語畢她起身朝我揮揮手，便消失在城市之中。

我一直看著即使忘了跟我說過話，依舊心情愉快的她的背影。

我從那天起對她感到好奇。

我每次在城裡遇見她，都會偷偷跟著她。

對我來說，魔女是助人為樂的生物，使用的魔法全都必須為了別人。對這樣的她而言，隨心所欲生活的她看起來既奇妙，又同時充滿魅力。

入境當天伊蕾娜聽完我的怨言，哼著歌朝黑色頭髮的女孩伸出援手。

隔天她在餐廳解決事件。沒用魔法就解決事件，不知是她的手腕高超，還是純粹運氣比較好。

第三天她來到酒吧。換做是我會用魔法逮捕那兩名男子，但她反而坐在原位，讓別人逮捕強盜。果然還是沒用魔法。

她說得沒錯。

對她來說，魔法不過是生活的選項之一。身為魔法師，她幾乎不使用魔法幫助別人。

面對人們的煩惱，魔法並非不可或缺的能力。她的背影似乎這麼對我說。

身為魔女就非得幫助別人嗎？

不對。

就算沒有魔法，幫助別人也不難。

就算不用魔法，也能輕易獲得別人的好感。

「找到妳了！妳就是朧之魔女吧！」

伊蕾娜第一次用魔法，是在入境這個國家的第四天。

看樣子是因為她跟我一樣，穿著黑長袍又戴三角帽，害她被誤認為朧之魔女。

蜜莉娜麗娜的魔法非常蠻橫。她本來就還是學生，純粹只是喜歡模仿我，一定還不習慣魔法。

伊蕾娜跟蜜莉娜麗娜在屋頂上戰鬥。蜜莉娜麗娜不理會對城鎮造成的損害，盡情揮舞魔導杖。

伊蕾娜搶走她的魔導杖，她就馬上拿出第二根。

「哇，糟糕。」

她絕對完全沒想過會對城鎮造成什麼損害。蜜莉娜麗娜用魔導杖產生岩石，朝城市砸去。

啊哇哇哇。

要是不阻止就大事不妙了。

於是我介入兩人之間，揮舞魔杖奪走蜜莉娜麗娜的魔導杖，然後用魔法抵銷所有的岩石，再拘束兩人，二話不說把她們帶去開花會堂。

蜜莉娜麗娜在城市裡徘徊尋找我。如果跟伊蕾娜在一起的記憶沒有消失，應該就理解她不是朧之魔女——也就是我才對。

剩下的狀況就請薩瑪菴解釋吧。

「……受不了，真愛惹麻煩。」

作為拯救城市免於危機的回禮，我拿了伊蕾娜的麵包才拉開距離。

我在一旁看著伊蕾娜和蜜莉娜麗娜兩人在開花會堂前困惑地環顧周遭的模樣。

難得使用魔法，心情卻暢快無比。

和過去幫助城市裡的人時有什麼不同？

「……啊，原來是這樣。」

此時，我發覺自己下意識地向城市裡的居民要求回報。

我想跟小時候崇拜的女孩一樣，讓人們嶄露笑容。

長時間身為魔女，被拱為保護國家的守護者之後，我的初衷變成純粹的藉口。

我是為了被別人感謝才用魔法的。

所以遭人遺忘才會感到悲傷。

「……太膚淺了。」

小時候感動我的歌聲，明明沒有那種不純潔的心情。

那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襲擊伊蕾娜跟蜜莉娜麗娜，並每次都玩弄兩人似地邊開玩笑邊逃跑。我很久沒跟人好好說話了，這番舉動讓我心情雀躍。

那一天的最後雖然被抓，我隔天早上仍理所當然地被從牢裡釋放。因為以前有過經驗，所以被關進牢裡我什麼感覺也沒有。在伊蕾娜她們眼中看來，我在牢裡可能老神在在。

學監視我的蜜莉娜麗娜悄悄跟蹤伊蕾娜，我發現某件事情。

被伊蕾娜和蜜莉娜麗娜追著跑的隔天。

「……等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伊蕾娜露出訝異的表情，一看到我就對我說。她似乎從打扮馬上認出我就是朧之魔女。

「……嚇我一跳，就連妳被抓的事實都被消除了嗎？受不了……虧我昨天那麼努力，結果全是白忙一場？」

她無奈地聳肩說自己白白浪費了一天。這時我終於發覺，伊蕾娜跟我一樣，位於周而復始的這一天之外。

看樣子，從國外來的她被重複的這一天排除在外。

「啊，伊蕾娜。我知道今天和昨天是同一天喔。」

不只有伊蕾娜喔～我當場糾正她，她就瞪大雙眼，說著「……怎麼回事？」向我要求詳細解釋。可是，就算當場說明，我也能料到她的視線一離開我，記憶就會被重置。

「……………」

我和伊蕾娜一起走在街上，搖了搖頭。「不好意思，現在沒辦法跟妳詳細解釋。」

我就算告訴她，記憶被消除也沒有意義，只能讓她靠自己得到結論。

想阻止薩瑪菴，我一個人能做的有所極限。

為了讓同為魔女的她幫助我，她必須自己得到真相。

從那天起，我開始和伊蕾娜見面。

雖然到頭來在哪裡見面，做了什麼全都乾乾淨淨地從她的記憶中消除，所以每次都得從初次見面重來。

「啊，妳不是朧之魔女嗎？妳好～」

有時候她跟朋友一樣輕鬆地跟我打招呼。「我想問妳一下，這附近有推薦的麵包店嗎？可不可以帶我去？」

她想吃麵包，於是我就帶她去麵包店。

「那個……老實說請問妳現在賺了多少……？」

有時候她出於好奇問我莫名其妙的問題。

「啊，朧之魔女小姐。妳覺得這幅畫怎樣？畫得好不好？畫得很好吧？不說畫得很好我就發飆喔。」

有時候她還會給我看在牆上的塗鴉。

跟蜜莉娜麗娜一起攻擊我的時候也是這樣，她對我完全沒有敵意。

最起碼，現在城裡的人跟蜜莉娜麗娜應該告訴過她我是壞人才對。

「……伊蕾娜為什麼那麼常跟我說話？妳沒聽過朧之魔女是怎樣的人嗎？」

為什麼？我曾經跟麻煩的女孩一樣問過她一次這個問題。

她給了我一個平淡的回答。

身為告訴我魔法只是人生選項之一的人，那個答案非常有她的風格。

「妳是不是壞人由我來判斷。我雖然會參考居民的意見，但不會認為那是絕對的評價。」

「所以說，在伊蕾娜眼中我是什麼樣的人？」

「現在的印象是妳是有點麻煩的女孩呢。」

「別說我是女孩啦。」我年紀應該比妳還大耶。

「不好意思。」

她噗哧地笑了。

一想到我一離開她的視野，這段對話也會從她記憶中消失，就讓人有點心痛。

伊蕾娜幾天之後才篤定每一天不斷重複——才看見一天的終結。雖然是同一天啦。

然後下一個今天的早晨。

我遇見正在前往開花會堂途中的伊蕾娜。

「哎呀哎呀，難道說妳想去開花會堂嗎？」

呀呼～我朝她揮了揮手說。

不曉得第幾次的初次見面。

「妳是朧之魔女嗎？」她一眼就認出我是誰，馬上用手肘撞了撞我說「教人家一下非法入侵開花會堂的方法嘛～」這種像是摯友的距離感。哎呀，其實對她來說我們是第一次見面說。

機靈的我馬上察覺她的目的點了點頭。

「好啊。」

她肯定是想去開花會堂，釐清同一天不斷重複的原因吧？

我們走在城裡，在熱鬧的人群中穿梭並且閒聊。

我早就料到她說不定會問我進入開花會堂的方法，事先準備了一樣東西。

「這個送妳。」

來來不要客氣，我拿出寫有「親愛的魔女大人收♡」的地圖跟信。

上面記載了在開花會堂中行動的方法。

「妳比想像中還要可愛呢。」

她發出傻眼的聲音接下，「所以說，到底要怎麼進去裡面？」拿出筆記本。

「從開花會堂の後門進去就好，監視非常鬆散比較輕鬆。」

「嗯嗯。」

「現在給妳的地圖裡有走在裡面的提示，走進後門就打開來看吧……妳就這樣寫吧。我猜伊蕾娜妳自己寫，之後的妳應該會比較相信。」

「說得也是。」

她在紙上稱讚我。

『朧之魔女是個不錯的人，很乾脆地告訴了我。我們是換帖的。』

妳在開玩笑嗎？

『還有，她說我很有可能迷路，所以幫我畫了地圖。請翻翻看口袋。』

伊蕾娜這麼寫，把我的信跟地圖塞進口袋裡。

誘導到這裡我赫然發現。

「糟糕……話說回來，工作人員出入口上了鎖，現在沒辦法用。」

得準備別的出入口了……我嘟囔道。

「原來如此。」

伊蕾娜點頭。

『難道說妳忘記要怎麼開門束手無策嗎？用一下魔法就好，妳不是很擅長嗎？』

.....

原來妳很擅長啊……



在那之後，伊蕾娜在開花會堂與薩瑪菈相遇。

「今天的首場演唱會，是第幾次了？」

她真的很機靈。

她依照誘導來到第二音樂廳，馬上發現薩瑪菈就是一切的元凶。

薩瑪菈一如往常一臉意興闌珊，卻因為被伊蕾娜發現而感到有些不快。

她即刻用魔導杖打飛伊蕾娜。

「——危險！」

在一旁偷看的我馬上出手拯救伊蕾娜。我騎上掃帚，接住被打飛的她。

還不知道事情經過的伊蕾娜和我兩人肯定無法搶走薩瑪菈的娃娃。

於是我噴出白煙，決定暫時撤退。

「……朧之魔女。」

我看見薩瑪菈在濃霧的另一頭咂舌。

「……薩瑪菈。」

我用沒人聽得見的聲音低語。

那似乎是我第一次與她四目交接。

我太傲慢了。

明明說要帶給城市的居民們笑容，卻對最崇拜的人漠不關心。

我不知道她身邊的事情細節。

可是我能推測發生了什麼事。

兩週以上之前，在老奶奶的店重逢時，我看見她的雙眼馬上就明白了。

她的夢想一定破滅了。一定沒有獲得再次於人前演唱的機會。明明一直想唱歌，卻沒有被任何人認同。

即便如此，她仍舊無法放棄夢想而暗自痛苦。

並對實現夢想，過著夢幻般每一天的我抱有接近嫉妒的感情。

我馬上就發現了。

對這個事實視而不見，是因為我希望她不是那種人。

所以我才必須重新讓她理解。

哪怕不再是蒼天魔女，我也完全不會改變。

哪怕不再是蒼天魔女，我也會繼續幫助別人。

「……安妮洛特。」

煙霧中。

我懷裡的伊蕾娜露出困惑的表情仰望我。

我眯起眼笑了。

「又見面了，伊蕾娜。」

妳應該不記得就是了——我說。

第七章 無盡的一天的結束

在觀眾開始入場之前還有時間。

剛才還在的灰之魔女已經消失了，彷彿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一定是被安妮洛特救走了吧。

即使我沒有灰之魔女去了哪裡的記憶，我的魔導杖仍留有使用過的痕跡，換言之想必就是這麼回事。

「……………」

我在台上俯視空無一人的觀眾席。

兩週。

自從我以歌姬的身分舉辦首場演唱會以來，已經過了兩週的時間。現在我一如往常，舉辦史上第一場演唱會。

一次又一次地舉辦史上第一場演唱會，我每次闔上雙眼都能回想演唱會中的情境。

寬敞的音樂廳坐無虛席。

幕一掀起，觀眾便會對我投以充滿期待與夢想的眼光。溫暖的眼神肯定了我的一切。

我會感謝在場的人們，並宣言自己將拚命帶著感情獻唱。只是說出理所當然的言詞，觀眾們就會細細反芻、點頭、掉淚。

我一開口唱歌，會場就會壟罩在寂靜之中。

唯有我的歌聲震盪周遭的一切。

歌唱完之後，觀眾就會像是打好暗號一般一齊起立，讓整座劇場歡聲雷動。歡呼會遠遠超過我的歌聲。

人們會鼓勵我，說我的歌聲至高無上。

所有人都愛著我。

所有人都注視著我。

不論是今天、明天、後天。

我永遠都身在這一天之中。

○

「就是這樣，伊蕾娜。我們去拿走薩瑪菴的娃娃吧！」

已經說完了，差不多夠了吧？她乾乾淨淨地消除四面八方展開的鏡子，朝我伸手。

動作彷彿護送公主的紳士……看起來倒也不是不像。

這隻手是什麼意思？不機靈的我側了側腦袋。

這個構圖與其說是公主跟紳士，比較像是期待握手的飼主，與看不懂指令的笨狗。

終於，安妮洛特一臉遺憾，「唉……」地嘆了口氣。

「不是不是，伊蕾娜。我說妳啊……應該懂這隻手的意思吧？」

「嗯。」我點頭。「像這樣嗎？」

呼啪！

我用手打了一下她的手，發出響亮的聲音。舒服的感覺讓人渾身發麻。

「好痛！」

突然遭到暴力相向，蒼天魔女安妮洛特把手抽了回去，不滿地蹙眉。

看來這不是她期待的進展方式，表情就像是被養的狗咬了一口。

「好過分喔，伊蕾娜……我之前不是跟你約好我只要這樣伸出手，妳就要做什麼了嗎？」

「是這樣嗎？」

就算妳說之前說過，我也完全不記得以前見到妳時的記憶。

我們是怎麼約好的？

「我們不是約好，像這樣伸出手的時候，妳就要把婚戒戴在我手上嗎？」

「不是我們絕對沒有約好。」

「不對！沒有那回事！我們絕對約好了！」

「我沒有印象。」

「畢竟伊蕾娜見到我時的記憶完全消失了……不記得也沒辦法。可是呢，自從遇見伊蕾娜之後，我們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喔。」

「是這樣嗎？」

對我來說，剛才她瀟灑登場，用公主抱接住我才是初次見面。就算跟我說發生了很多事情，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我也沒有印象。

她像是翻閱相冊一般，面帶懷念的表情一一說出我不知道的回憶。

「比如說——對了，三天前見面的時候，我們約會了一整天喔。」

「喔喔。」真的嗎～？

「還有，兩天前妳有對我說『事件解決後，住在這個國家好像也不錯～』喔。」

「嗯嗯嗯。」真的嗎～？

「然後昨天見面的時候呢，伊蕾娜妳說『安妮洛特是我目前見過的人之中最漂亮的一個。太美了。將來想跟妳結婚。』對我展開熱情的追求喔。」

「嘿～」這個絕對是騙人的。

我大嘆一口氣。

「要瞎掰的話可以掰得像一點嗎？」

「我才沒有瞎掰！妳絕對跟人家約好了！」

「難道妳受到每次說話智商都會下降的詛咒嗎？」

「真奇怪，妳是我目前見過的伊蕾娜中說話最辛辣的一個……怎麼會這樣……」

「難道不是因為妳是我目前為止見過的妳之中言行最支離破碎的一個嗎？」

話雖如此。

被從這個世界消除的兩週。

以及這個城市同一天周而復始的兩週。

對於自身存在不被任何人認知，不僅如此，還在所有人都重複同一天的國家中獨自掙扎的她來說，我這種人的確彌足珍貴。

會稍微有點興奮過頭也在所難免。

我要是沒有來，她恐怕會分不出奇怪的究竟是國家，還是她自己。

不過，這句話對我也適用。

要不是有她，我恐怕也會抱頭苦惱，不曉得國家跟自己究竟是哪裡有問題。

被排除在夢迴之城卡爾賽爾外的同伴，彼此成為朋友可說是合情合理。

話說回頭，我們若不解決這個城市的問題，這個國家肯定會永遠被囚禁在夢一般的這一天裡，循環不斷。

「好了，玩笑就開到這邊。」

她聳了聳肩。「剛才說了很長一串，這個城市這兩週來都重複過著同一天。而原因就是她手中的娃娃。只要拿到那個，應該就能讓城市恢復原狀。」

「……………」

「可是我沒有證據。」

「那妳有勝算嗎？」

我問她有沒有策略。

安妮洛特彷彿正在等我這句話一般，面露想到了什麼妙計的得意表情——

「伊蕾娜，這裡有兩個魔女吧？」

「是。」

「我想說只要有兩個魔女，應該就能有辦法解決才對。妳覺得呢？」

「原來如此。」

完完全全就是沒有策略呢。

清清爽爽的沒有策略。

她果然突然變成笨蛋了。怎麼了？妳累了嗎？

我還以為她會提出我沒想到的妙計，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去對付薩瑪菴小姐。看來並非如此。

應該說，多了我一個人，能做的事情也沒有增加多少。

「該怎麼說，有沒有能像這樣，轟隆一聲直接打贏的方法？」

「智商又降低了……」

總覺得每次對話後，她的腦袋就越來越差勁，難道是我的錯覺嗎？

「總之，玩笑先開到這邊。」

妳的表情看起來不像是在開玩笑的說——我只有點頭這麼想，因為她露出頗為正經的表情。

「放心吧，伊蕾娜。我有準備策略。只要成功，明天就會到來。」

「喔喔，什麼樣的策略？」

「呵呵呵，我的策略是呢——」

嘟嘟囔囔。

她跟我說了她準備的策略。

方法只有一個，可是單純至極。

「……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恐怕沒有。」

.....

她對陷入沉默的我說：

「所以伊蕾娜，妳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

我需要妳的力量——她說。

我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

「……我們兩個一起戰鬥不會很困難嗎？戰鬥中我和安妮洛特要是走散了，會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喔。」

從安妮洛特身上的性質來看，那一瞬間我的記憶無疑會被重置。

換言之，我會不理解為什麼要和薩瑪菈戰鬥，更不可能彼此配合。

這不是保證我們會變成彼此的絆腳石嗎？

「……總覺得突然想回家了呢。」

我頓時幹勁盡失。

從剛才開始智商就不停降低的安妮洛特看見我失去動力鼓起臉頰。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

「不可以啦，伊蕾娜。」她露出燦爛的眼神說：「我不會再讓妳逃跑了，呵呵呵。」

「……………」

智商降低後還露出有點束縛的傾向呢。事到如今她還要追加多少個性才滿足？

「……順便告訴妳喔，伊蕾娜。剛才我伸手就是為了這樣。」

「？什麼意思？」

「我沒跟伊蕾娜說過，不過就算不看見我，還有一個避免喪失和我有關記憶的方法。」

喔喔？

「該怎麼做才好？」

「這樣。」

她舉起握住的手，用食指戳了一下。我聽不太懂解她的意思說。

我側了側頭。

「伊蕾娜，如妳所知，我只要離開視野之中，和我有關的記憶就會消失；可是在接觸我的期間，就算看不見我也沒關係。」

她實際示範了一次。

她握著我的手，離開我的視野——繞到我背後。

「……………」

我的視野中沒有安妮洛特。

但是我知道她就在我背後。

和她有關的記憶依然留在腦中。

「妳看，對吧？」

呵呵呵，安妮洛特伴隨開心的笑聲從視野角落出現。「只要利用這個機制，最起碼能避免在戰鬥中失去和我有關的記憶。」

「……原來如此。」

不過，難道必須一天二十四小時跟安妮洛特牽手嗎……

「……妳不喜歡？」

她的表情瞬間沉了下來。不會不會。

「不算是不喜歡……」我慎重地選擇字彙重新面對她。「我是不喜歡被束縛的那種人。」

「嗯，那就沒問題了。別看我這樣，其實我是不太束縛的人。」

「妳難道忘了剛才的舉動嗎？」

難不成，安妮洛特連自己都會忘記自己嗎？

我狠狠眯起眼，她就露出笑咪咪的表情。

「總而言之，為了作戰必須牽手才行。可能會有點熱，對不起喔，伊蕾娜。」

我點頭回應。

「我是沒有關係……」畢竟似乎只有這個方法。可是，「妳要是敢做奇怪的事情，我就狠狠打妳的手。」

「嗯，沒關係。別看我這樣，我其實還挺紳士的。」

安妮洛特邊說，邊跟情侶一樣把手指纏了上來。

「……………」

呼啪！



我每次以歌姬薩瑪菈的身分上台都會想像。

或許我從小就注定要唱歌。

我才八歲的時候在餐廳鋼琴的伴奏下演唱，受到許多觀眾稱讚，說我將來一定會成為職業歌手。

那是我第一次在人前獻唱。

從那一天起，我就對讓別人聽見我的歌聲著迷。

每次在外工作的爸爸回家，我都央求他帶我去那間餐館。爸爸傷腦筋地笑著，仍偶爾會帶我去。

從第二次開始，我憑自己的意識走到鋼琴前演唱。

十歲的時候，媽媽請我去外婆經營的店幫忙。我想練習唱歌，但是看見媽媽每次為了跟別人見面而化妝，我都覺得自己不該待在家裡，所以乖乖聽話。

心情不舒坦的時候最適合唱歌了。

「薩瑪菴的歌聲真的很好聽呢。」

我像是要排憂解悶一般，在骨董店前唱歌。路過的人偶爾會聽見我的聲音回頭停下腳步，並在我唱完時鼓掌、要求握手，並給我一點錢。

在店裡看著我的外婆也總是稱讚我是天才。

外婆的骨董店裡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唱完之後，我會一面幫忙，一面瀏覽店裡的商品。現在已經結束使命的物品們帶著一股不可思議的氛圍，靜靜等待再次替別人派上用場。

「這是什麼？」我指著花俏的洋裝。那好像是古時候的便服。

「那是什麼？」我指著木棒。外婆告訴我那是魔法師的魔杖。

我可以揮揮看嗎？我問，外婆就輕輕點頭說：「可以喔。」

嘿呀一聲，我揮了一下；但沒有事情發生。古時候的人好像會像這樣揮揮魔杖，只有能使用魔法的人才能成為魔法師。現在的時代只要用魔導杖，人人都能使用魔法，讓過去聽起來不方便到難以想像。

我吃驚地說，外婆就說「對呀……」緬懷過去似地露出略顯悲傷的表情。

我每次看到好奇的東西都會問外婆，外婆也每次都露出溫柔微笑告訴我。

每當聽見外婆的解釋，我都嘗到知道城裡別人不知道的祕密的興奮感。

「這個是？」

外婆唯一不告訴我是什麼的東西，是藏在店深處的小娃娃。

那被收在玻璃櫃中，四面八方貼滿寫有奇怪文字的紙。

明顯散發出異樣的氣息。

所以我才提問。然而——

「不可以碰那個！」

外婆大聲喝斥。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生氣。

在那之後，我每逢假日就會造訪外婆的店。我在店前面唱歌、在店裡幫忙，度過每一天。只要唱歌，外婆和路過的行人都會面露笑容，我過得還算充實。

我只要唱歌就能讓別人開心。

這個事實給予我活下去的意義。

「大姊姊唱歌好好聽喔！」

其中一個小女孩是我的常客，年紀大概八歲左右。

我摸摸她的頭，小女孩就說她的夢想是跟我一樣，成為讓別人幸福的人。

我很光榮。當時的我才十歲左右，卻有小孩因為我而獲得目標。能透過唱歌給予路過的人幸福讓我欣喜若狂。

我認為繼續唱歌，給予別人希望是我的義務。

我祈禱今後美好的日子能永遠持續下去。

但是好景不長。

「薩瑪菴，妳要長成正經的大人。」

我十二歲的時候，爸爸這麼說摸摸我的頭，整理好行李就離開家裡了。我問爸爸去了哪裡，媽媽就說「爸爸要去很遠的地方工作。」宛如空殼事不關己地回答。

我知道。

爸爸不在的時候媽媽和不認識的男人在外頭碰面，還約對方回家好幾次，以及陌生男子和媽媽的關係。

陌生男子很不負責任，和媽媽的關係一曝光，就彷彿打從一開始與媽媽無關似地，再也不來家裡了。他是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在那之後，我就不常去外婆家了。因為失去了爸爸，媽媽變得失魂落魄，虛弱到必須由我來支持她。

○

「走在街上的時候有必要牽手嗎？」

水果、料理、貴金屬、麵包跟花朵，各式各樣的店櫥次鱗比。

我混進人群中，白了走在身旁的安妮洛特一眼問。

跟薩瑪菴戰鬥的時候再牽手不就好了嗎？我說。

聽見我的話，安妮洛特就找藉口似地說：「不是……可是如果在街上走失，不就得從頭解釋一次，很麻煩呀？這裡人又那麼多。」

那副模樣彷彿找藉口跟剛交往的女朋友牽手的男生。

「……嗯。」

話雖如此，的確，又得重新聽她說那一長串我也很傷腦筋。

雖說會失去記憶，身體依然記得和安妮洛特在一起時發生的事情。

一天聽好幾次那麼長的話，身體當然會累。

舉例來說，就跟一天戰鬥好幾次會消耗魔力一樣。

「……！伊蕾娜，這邊……！」

就在此時。

安妮洛特突然用力拉著我的手，來到大街角落陳列各種料理的攤販後方。

「……？咦，安妮洛特……？怎麼了……？」

突如其來發生這種事情害我吃了一驚。她自稱紳士，沒想到這麼粗魯。我悄悄準備巴她一掌。

可是另一方面，她不看我一眼，從攤販後面瞪著大街的方向。

……怎麼了？

我側著頭順著她的視線看去。

「……肚子有點餓了呢。」

眼前出現身穿學生制服的蜜莉娜麗娜。

是上學回家嗎？她的表情絲毫沒有危機感，以及身穿魔法少女服裝時的緊張感。

「……呼，好險喔，伊蕾娜。」安妮洛特看著蜜莉娜麗娜抹去汗水。

「說得也是。」

「話說回來，我忘了說。這個時間蜜莉娜麗娜在附近徘徊。幸好最後一刻發現了。」

現在遇見蜜莉娜麗娜，無疑會在街上強制展開戰鬥。

「總之先在這裡躲一下吧。」

姑且不論她紳不紳士，躲在陰影處可說是恰當的判斷。

「呃，那個……妳們是誰……？」

話雖如此，對老闆來說似乎並不恰當。

卷餅攤的老闆厭煩地皺起眉頭，嘀咕：「這兩個是誰……？」

安妮洛特說：

「噓——！」

小聲一點啦！她用眼神示意。

「不是，噓什麼啊……」

妳們是怎樣……？老闆說。對過去守護這個國家的她來說，語氣真是太不敬了。

話雖如此，她的豐功偉業如今屬於薩瑪菴，老闆會皺眉也情有可原。

「安妮洛特，交給我吧。」

我大概比安妮洛特還要習慣應付這種緊急狀況。

我搭著安妮洛特的肩膀讓她退後一步，湊到老闆身邊。

「……………」接著我默默把一枚金幣塞進他手裡。這麼一來他就應該會放我們一馬才對。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噓——！」

「不是，噓什麼啊。妳們到底是誰？」

不久之後，等到看不見蜜莉娜麗娜，我們才離開卷餅攤。

「每次發生這種事情，我都會體會到這個國家的人真的忘了我。」

安妮洛特嚼著為了向老闆賠不是而買下來的卷餅如此說道。

不留在任何人記憶中與不存在同義。

「……這樣嗎？」

我啃著卷餅回頭。老闆忘了我們給他添的麻煩，對往來的行人微笑。

「不留在別人記憶中果然很難受呢。」

儘管努力保持開朗，還是沒辦法排解寂寞與悲傷。

她輕輕笑了，唯有繼續用力握住我的手。



爸爸離開家裡後。

媽媽邊打零工賺錢度日，邊讓我繼續就學。她再也沒有露出笑容。

只要唱歌是不是就能讓她再次微笑？

我並沒有天真到在跟失去光明一般陰沉的媽媽面前嘗試。

我思考能怎麼支持媽媽。

令人遺憾的是，我只會唱歌。這時，我想起在外婆的店前面唱歌賺錢的日子。

假使，如果不是在路上，而是在餐廳裡唱歌，是不是就能賺更多錢？

於是我去餐廳詢問。

「……咦？妳說……想在我們的店裡配合音樂唱歌嗎？」

直說就是我去毛遂自薦。不論什麼音樂我都能配合演唱，請給我酬勞。

說巧不巧，那間餐廳就是以前爸爸牽著我的手上台獻唱的餐廳；可是那已經是好幾年前了，餐廳裡的人幾乎都不記得我。

結果，在那之後我就算沒有得到爽快的答應，依然獲得餐廳裡的人許可，以臨時歌手的身分出道，賺取綿薄的酬勞。

當時我才十四歲。即便是缺乏常識的請託，餐廳也願意接受。有可能是因為我太年輕了，也有可能是我的歌聲獲得認可。對於當時拚了命的我來說，一切都無所謂。因為那是我讓媽媽輕鬆一點的唯一辦法。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唱歌賺錢，稍微分擔了一點生活費。媽媽說我不需要做那種事情，卻沒有嚴厲禁止。因為我的收入或多或少幫助了家計。就算是這樣，我還是不希望她擔心。

「我的夢想是成為歌手，在大舞台上唱歌。」

因此我找藉口似地說，現在只是跟練習一樣。而這並非謊言。

我是真的想要成名，也認為繼續唱歌為眾人帶來歡笑是我的義務。

我每天在學校跟工作間往來。

因為我有工作，所以沒有時間跟同學玩耍。同學每次抱怨老師跟課業的時候，都讓我鬆一口氣。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比較努力，比較辛苦。

我的朋友越來越少。

縱使如此，我還是認為有工作就沒有關係。

年復一年，我不停唱歌、唱歌、用功，拮据度日。

不知不覺間，對我來說曾是閃亮夢想的歌唱，成了枯燥乏味的工作。

就算是這樣，我還是繼續唱歌。

十八歲的時候，外婆去世了。我和媽媽都忙到沒時間拜訪她，害她孤獨一人在家過世。

「薩瑪菴，我會繼承外婆的店，不用擔心。妳就隨心所欲地生活吧。」

對不起讓妳這麼辛苦。

外婆的葬禮後，媽媽這麼說，對我微笑。

媽媽似乎也對讓我辛苦感到愧疚。十八歲時，我剛好畢業出社會。

「謝謝。」我對媽媽訴說表面上的感謝，前往駐唱的餐廳。

走在街上，我忽然對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感到懷疑。

我忽然想到媽媽用辛苦來形容我在餐廳駐唱的日子。

在媽媽眼中看來原來是那樣嗎？我的生活看起來那麼痛苦嗎？

我明明在從事喜歡的工作生活——

「薩瑪菴，妳現在幾歲了？十八嗎？差不多該找其他工作了吧？」

餐廳老闆某天這麼對我說。他是在暗示我「妳差不多該走了吧？」「是不是該放棄唱歌了？」「反正妳也當不了有名的歌手。」

在這個國家活動的女歌手，大多十八歲左右就會以某種形式登上舞台。

不像我在這種小餐廳的角落，而是在開花會堂那樣的大舞台，面對大批群眾演唱。

老實說。

我早就發現了。

我只有唱歌的天分。

然後，具有和我相同天賦的人，這個世界比比皆是。

學生時代不念書、不交朋友、每天唱歌。我在小小的世界中醉心於自己的辛勞，除了唱歌之外，早就無路可走了。

在環視周遭，如寶石般閃閃發亮之人多不勝數的世界中，唯有我拚命打磨自己早已失去光輝的寶石。

——薩瑪菴，妳要長成正經的大人。

爸爸的話沉重地壓在我背上。

我有成為爸爸期望的正經大人嗎？我每天抱著疑問，在我唯一剩下的道路上繼續唱歌。

十九歲的時候，我因為「我們找了更年輕開朗的女孩」這個理由而被趕出餐廳。

即使如此，我仍然沒有放棄唱歌。

我接連在好幾家餐廳駐唱，有時候被罵「難聽死了。」有時被嘲笑「臉好臭。」依然迎接了沒有人祝福的二十歲生日。

我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我跟候鳥一樣一家餐廳換過一家餐廳，直到二十一歲。我最後來到賣酒的店，對醉漢陪笑，做著曾幾何時會有許多人因為我的歌微笑的夢。

我繼續唱歌。

然而結果，不久之後我也被最後一間店辭退了。因為醉漢沒有人聽我的歌。

我二十二歲了。

——大姊姊唱歌好好聽喔！

我十歲時看見的光景忽然閃過眼前。在路邊唱歌，給予小孩子目標，充滿幸福的日子。相信繼續唱歌給予人希望是我的義務，充滿純粹光芒的日子。

我好想回到那段時光。

所以我在路上唱歌。

我一開口馬上就發現，我在外婆的店前面唱歌時會有人駐足，是因為年僅十歲的女孩唱得很好，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原因。

如今已經沒有人願意在我面前駐足了。

碰巧就在這個時候。

「——夢迴之城卡爾賽爾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安妮洛特！大家有任何煩惱，都可以跟我商量喔！我一定會華麗地解決的！」

城市上空傳來響亮的聲音。抬起頭，好幾張傳單飄了下來。撿起來一看，那是自稱城市守護者，可疑女孩的自我介紹。

看樣子，她是專門幫助別人的萬事屋。報酬給點心意就好，主要活動內容是替城市的居民帶來笑容。

高舉這種愚蠢理想的，是一名淡綠色頭髮的女性——蒼天魔女安妮洛特。

過去說要以我為目標的女孩。

○

跟剛才一樣，我們大搖大擺地從開花會堂の後門進入。

我們走過工作人員通道，前往薩瑪菴所在的第二音樂廳。今天幾個小時後，她將在第二音樂廳舉行演唱會。

也許是挑戰了薩瑪菴好幾次，安妮洛特大致掌握了薩瑪菴一整天的行動。

「基本上她都在第二音樂廳跟休息室往來。」

順帶一提，現在她恐怕跟剛才一樣，在第二音樂廳的舞台上發呆。

……話說回來，我和蜜莉娜麗娜抓到安妮洛特的時候，她也馬上就回開花會堂了說。

「她好像是個工作狂呢。」

「省下我們找她的時間真是太好了。」

安妮洛特傻眼地點頭。

可是真奇怪。

「……她跟安妮洛特妳還有我一樣，是知道同一天不斷重複的人吧？」

從稍早見面時的語調聽來，她應該理解自己每天都重複舉辦首場演唱會，卻依舊站上舞台。

感覺真令人毛骨悚然。

「……她不會膩嗎？」

日復一日，她跟這個城市的大多數人一樣，遵循相同的行為模式，重複舉行首場演唱會。

換做是我，三天左右就受夠了。

「啊哈哈，妳看起來像是會不知道想做什麼呢。」安妮洛特看著我的表情笑了。「不知道，其實她搞不好也不想重複過同一天。」

「……什麼意思？」

「我只是說我看到她有那種感覺。總覺得，她也心不甘情不願地過著同一天。」

「然後我就被捲進她心不甘情不願重複的每一天嗎？真是有夠麻煩。」

「不過，她可能不是有意波及這個國家的人喔。」

「……妳還真替她說話呢。」

怎麼會這樣？我牽著她的手盯著她看，眼神宛如敏感察覺到另一半不正常異性關係的情人。

視情況呼啞！地打她的手也在所難免。

「因為我在這個國家，是不論什麼人都願意幫助的好人呀～」她卻敷衍過去。

「……………」

我繼續盯著她看。

真的只有這樣嗎？

「不是……我沒有確切證據，但總有那種感覺……」安妮洛特尷尬地別開眼。

「又是直覺嗎？」

她的表情像是感覺到了什麼。

但是我並沒有深究。絕對不是因為我趁機假裝成不多管閒事的好女人。

我們順利抵達第二音樂廳。

「嘿呀！」

不給我做好心理準備的時間，她就打開沉重的門。稍嫌冰冷的空氣吹過我們身邊。

在此同時。

她看著我說：

「看到她——就給我這種感覺。」

她說。

聽了之後，我望向音樂廳前方，在舞台上俯視空無一人觀眾席的她。

「……………」

在這個國家重複第一場演唱會的薩瑪菴獨自一人呆站在舞台上，流下一行淚水。



「遇到麻煩的時候請呼救！我會馬上趕到你身邊！」

蒼天魔女在夢迴之城卡爾賽爾上空疾馳。看著她每天在天上到處飛翔，四處幫助別人，我繼續在街頭唱歌。

聽說，她出身於這個國家，花了好幾年到國外的魔法學校留學，終於衣錦還鄉。

我想她一定也和我一樣只有一種天分，因此只能身為魔法師生活。一這麼想，我就自然而然地對她湧現一股親近感；但在此同時，我也後悔自己讓她走上這條路。

她一定是因為崇拜我，才會選擇依靠魔法的人生。

「……真耀眼。」

我在路上仰望她喃喃自語。在閃耀的太陽下騎掃帚奔馳的少女，充滿對未來的希望。

那是我很久以前拋棄的感情。再過五年、十年，或許是更久之後，她一定也會發現。

自己的才華根本一文不值。

「——沒關係，薩瑪菴。妳不用在意。」

某天，媽媽抱著我說。

我不工作，每天在家跟街頭往返。媽媽溫柔地對就連自己想做什麼都不知道，唯有混吃等死的我說：「學生時代給妳添了那麼多麻煩，現在換我努力了。」

所以妳可以休息一下喔。

媽媽跟對小孩子說話一樣，摸著我的頭說。

在開心的同時，黑暗的感情也在我心中盤旋。因為媽媽的話唯有否定了我朝實現夢想努力的每一天。我不是被媽媽逼著唱歌的，我是自己想唱才唱；然而我越是這麼說服自己，出於義務感歌唱的日子就越是在腦中浮現。我真的是朝夢想努力嗎？我真的喜歡唱歌嗎？我不是因為漫不經心地唱歌，所以才沒有人願意看見我？

我在媽媽懷裡閉上雙眼。

視野陷入一片黑暗。

我一面在路上唱歌，一面守望安妮洛特，替她加油。因為她跟我一樣。

我為了替在耀眼的地方繼續閃耀的她打氣而唱。

——反正她遲早會遇到挫折。

並對在心底如此唾棄的自己視而不見。

「喂，你聽說了嗎？安妮洛特好像又解決事件了。」「前天逮捕的竊盜團她好像也有貢獻，真了不起啊。」

人們從在街上唱歌的我面前路過。

「她一定會成為大人物，絕不會錯。」「欸、欸，你看這個！我要到安妮洛特的簽名了！」「那個人真的不得了！我一呼救她馬上就跑來幫我了！」

安妮洛特一天比一天受到城鎮居民認同。

她明明應該是落伍的魔法師。起初對她嗤之以鼻的人，也都一百八十度改變態度讚揚她。

一天、一週、一個月。

隨著時間過去，人們仰望她的眼神也跟著改變。每當他們看見她，就再也不注視只有在街上唱歌的我。

「……好不甘心。」

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

她和我不同。我發現她跟我這種悲慘的人不一樣，具有讓自己閃閃發亮的事物，並理解那個的價值。

她回國不久之後，我就不去街上唱歌了，每天只有在城裡閒晃，虛度了一段不知為何而活的日子。

在空虛的日常生活中，她的耀眼令人嫉妒。我不知道憑什麼她辦得到，而我不能。她每次犯下小失誤都讓我鬆一口氣。看見城鎮內的大家對她的失敗感到憤怒，我就內心平靜。看到報紙上把她寫成壞人，我就心情雀躍。我發自內心厭惡這樣的自己。

給我失敗，給我失敗。我心中的惡魔一再對她咒罵。

我由衷痛恨這樣醜陋的自己。

我不想承認她在我想抵達的目標大顯身手。因為承認她，就等於否定現在的自己，所以我也無法替她加油打氣。明明不想怨恨她，我卻在心底討厭她。

在那之後我又浪費了幾年的歲月。我換過幾次工作，也曾跟之前一樣央求餐廳讓我駐唱。

但是，我每次都發現沒有人注意我。

直到不知不覺間，我二十五歲了。

這個年紀想實現夢想已經來不及了。

不久之後我不再離開家裡。媽媽絕對沒有責備不成材又自甘墮落的我，反而以溫柔緊緊勒住我的脖子。我知道就是因為一直在一起，媽媽才不知道該怎麼想，該對我說什麼。

「我說，妳要不要來店裡幫忙？」

媽媽用沉穩的語氣說，彷彿在對待外婆店裡的商品。乍聽之下體貼的話，背後隱藏了截然不同的意圖。她的意思是「妳差不多該看清現實了」吧。

這輩子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媽媽的建議。

在那之後，我和她一起在外婆的店工作。我並沒有跟以前一樣在店門口唱歌，唯有每天看著結束使命，人人不屑一顧的物品，將他們送到下一個主人手中。

希望總有一天能站上夢想的舞台。

我每次對這個願望遲疑，夢想就離我越來越遙遠。即便如此，我依然無法放棄，是因為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生存之道。

「不好意思～」

某一天，媽媽碰巧不在的時候，一個客人造訪骨董店。

她是名淡綠色頭髮的女性。

身穿黑長袍，頭戴三角帽，胸口別著星辰造型的胸針。

是蒼天魔女安妮洛特。

「……！」

我不知道該擺出什麼表情才好，胸口緊緊揪在一起，喘不過氣。我們不是感情不好，只是以前曾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妳好，在找什麼嗎？」

我一臉若無其事地接待她，她就對故作平靜的我說：「……啊，沒有。我只是剛好經過。」

然後，她說自己來自這附近，以及這間店是自己的原點。

「……這樣嗎？」

我那時已經不來外婆的店了，所以不知道。但是在去留學之前的幾年間，外婆好像教過她魔法。

對她來說的原點，似乎是代表學習魔法的地方。這讓我的心隱隱作痛。事到如今，我還天真地希望自己是她崇拜的人。

我告訴她外婆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她點了點頭。

「啊，是。我知道。」

她原來知道。

「……這樣嗎？」

可是她工作中偶爾經過附近的時候，還是會來店裡看看。她說回到懷念的地方，可以提醒自己初衷。

稍微聊了一下，她就離開了。她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我的事情。

彷彿已經不記得我了。

這種時候該說什麼才好？妳小時候，我在這間店前面唱歌，還摸過妳的頭喔。妳還記得嗎？

說這種話吸引她的注意，是不是就能跟她交朋友了？

我看著她漸行漸遠的背影，想著這種事情。

幾天後。

我為了整理外婆的遺物和店內的商品，而受託整理倉庫。媽媽說自己自從接手這間店，就完全沒有整理過倉庫。正式開始幫忙店裡的生意後， she 就把麻煩事推給我做。

「……好髒。」

倉庫裡滿是塵埃，遼闊的房間裡充滿正如其名，不再被人需要的物品。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垃圾，房間裡充滿霉味，似乎被棄置了很長一段時間。

「……快點做完吧。」

我不想久留。

被趕到不被任何人看見的角落，靜靜死去的雜物。我覺得它們就像是我的同類。

『妳好像很喪氣呢。』

正在整理倉庫的時候。

不知從哪傳來女孩子的聲音。環顧四周，映入眼簾的是老舊的雜物、雜物、雜物、雜物還有一隻娃娃。

……娃娃？

『妳好。』

在倉庫的架子上。小小的娃娃坐在一堆書本上搖晃雙腳，小小的雙眼注視著我。

我認得那隻娃娃。

『妳的表情看起來像是很煩惱呢。要不要我助妳一臂之力呀？』

那是很久以前放在外婆店裡的娃娃——和收在玻璃櫃裡的一模一樣。

接著娃娃自稱「許願娃娃」。

○

「……哎呀，妳們又來了。」

薩瑪菴在台上看著我們，露出嘲笑的眼神。她握著魔導杖說：「一次又一次地跑回來，真是辛苦了。」

她應該忘了我剛才和安妮洛特來過的記憶——但不愧經過兩週的對決，她依然大致理解剛才發生過什麼事情。

「好不容易救走伊蕾娜，妳怎麼又帶她回來了？她明明派不上什麼用場。」

……我猜她應該只記得剛才自己爽快地把我打飛吧。她哼笑一聲，看起來極度瞧不起我們。

「那個人個性很糟糕呢。」

「跟我戰鬥的時候總是這種感覺。」

安妮洛特牽著我的手，用空出來的手握著魔杖。接著我們慢慢拉近與薩瑪菴小姐的距離，尋找機會攻擊。

兩人手牽著手戰鬥，行動難免受到限制。沒辦法騎掃帚，魔法也有可能彼此干擾。

希望能速戰速決。

「……薩瑪菴，我說過很多次了——可以把妳手上的娃娃給我嗎？那太危險了，不是妳應該拿的東西。」

「是這樣嗎？我第一次聽說。」

「那是因為妳的記憶消失了。」

「那妳應該知道我會怎麼回答吧？」

「也是，妳對這個狀況厭煩我求之不得。」

「我不打算把娃娃給妳，也不打算離開這幸福的日子。不好意思，可以請妳離開嗎？」

「原來如此，看來妳不覺得厭煩呢。」





這是和薩瑪菈對決的時候她一直聽到的話。一旁的安妮洛特無奈地大嘆一口氣。

「那麼這次就只能戰到妳厭煩為止了——吧！」

說完安妮洛特舉起魔杖。

隨後她發射魔法。魔杖前端射出好幾顆火球，如蛇一般竄過觀眾席，朝薩瑪菈飛去。

下一刻火球四面八方朝她蜂擁而至。

然而——

「那是什麼？沒用。」

薩瑪菈嗤之以鼻，身邊不知從哪降下濁流般的水，熄滅安妮洛特的火焰。

沒有凝聚魔力的動作，也沒揮魔導杖。由此可見，她手中的魔導杖是特製款。

拉長戰鬥時間果然不利，我們要的是速戰速決。

首先得排除那根麻煩的魔導杖才行。

「呀！」

於是我也發動攻擊。在來到這裡之前悄悄凝聚在魔杖前端，不停壓縮的魔力自魔杖發射。

「——！」即使面無表情，薩瑪菈仍眨眼間浮現錯愕的眼神。

魔力如同子彈般飛射，貫穿她魔導杖前端的寶石，將其完全粉碎。這麼一來她就應該用不了魔法才對。

「喝呀！」

緊接著我讓第二音樂廳壟罩在濃霧之中。

跟平時安妮洛特做的一樣，隱藏身影躲起來後，我牽起她的手。

然後說：

「我們走吧，安妮洛特。」

薩瑪菈看不見我們的瞬間，應該會失去我們的記憶。

意思是我們只要躲起來她就會失憶，反應不及。換句話說，我們每次躲進濃霧裡都能重置戰局。

想讓持有方便道具的她措手不及，就只能像這樣重複速戰速決。

——至少破壞魔導杖後的現在，想準備新的魔導杖應該要花一點時間才對。這是發動攻擊的大好時機。

「我們上。」

我拉著安妮洛特衝進霧中。

逼近薩瑪菈的位置。

「沒用的。」

孰料僅僅一揮。

僅僅一揮魔導杖，我準備的霧氣就消失殆盡。

魔導杖剛才應該被破壞了才對——

「——突然身在霧裡我還以為怎麼了，原來是被妳們突襲了呢。」在霧氣消散的舞台上，她輕聲一笑拿起娃娃。「可是沒用，我有這個。哪怕妳們破壞魔導杖，還是用濃霧包圍我，不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有娃娃就能解決。只要有這個我就什麼也不需要。從今以後，直到永遠——」

妳在胡說什麼？

「妳明明害這個城市失去了未來。」

少說夢話了。我揮舞魔杖說。

「我說，薩瑪菴，拜託。」

清醒一點——安妮洛特懇求似地說，揮下魔杖。

娃娃也會實現她的願望嗎？

「我不要。」

最起碼，朝我們再次施展魔法的薩瑪菴看起來沒有聽我們說話的餘力。

她露出比黑暗還要深沉的眼神緊握魔導杖，朝我們的魔法發射魔力。

隨後我產生煙霧，安妮洛特從霧裡發動突襲。每次薩瑪菴都說「沒用」清空霧氣擊落魔法。

我們就這樣正面對決，一再重複速戰速決。

為了從身在如她所願的世界中仍一臉無趣的她手中奪走娃娃。



『我是許願娃娃。正如其名，是誠摯面對人們願望，美妙又偉大的娃娃。』

娃娃用平淡的語氣說出玩笑似的話，依然搖晃著雙腳看著我。

「妳是……以前店裡的娃娃……？」

我還記得。外婆唯一不許我碰的奇怪娃娃。

『沒錯。妳不驚訝嗎？娃娃在說話喔。』

「……我很驚訝啊。」

『是嗎？看來妳沒什麼感情呢。』

娃娃諷刺的話感覺不到任何類似情感的感覺。追根究柢，它不是人，所以說當然倒也理所當然。

『我一直待在這個房間裡，好久沒見到人了。』

娃娃自稱「許願娃娃」，說自己是在幕後支持這個國家發展的功臣。

接著娃娃說：

『我什麼願望都能實現。』它的語氣十分平淡。『好久沒見到人了，我來實現妳的一個願望吧。』它又說。

「……太可疑了。」

它在說什麼？

突然出現，突然跟我說話，說要實現我的願望——不可能有這麼便宜的好事。

「不用代價就實現願望太奇怪了。」

『那麼這樣如何？我只有在妳取消願望的時候，才會收下妳最珍貴的東西作為代價。』娃娃說：『在那之前要許多少願望都可以。』

「最有價值的東西……？」

『歌聲之類的吧。』

「……！」

娃娃說。

要許多少願望都可以，但是只能反悔一次。不能取消其中一項願望，失去的時候將會失去一切。

『好了，妳要怎麼辦？』

「……………」

這麼可疑的事情，誰會——

『這是報復安妮洛特的好機會喔。』娃娃對我低語。

「……！妳怎麼知道安妮洛特——」

『想看穿人最珍貴的東西，必須能夠讀心才行呀。』

「……………」

娃娃的眼神彷彿看穿了我。

『妳辛苦了很久呢。努力不被人承認，也不被人看見，反而人人都瞧不起妳。妳明明有那麼美妙的才華。』

「……………」

『妳看不慣安妮洛特過著一帆風順的人生，因為她的眼神越是閃亮，自己就顯得越是淒慘。』

「別說了。」

『小時候城鎮裡的人明明都替妳加油，長大以後卻判斷妳沒有天分，把妳趕到沒有人看見的角落，偶爾感受到的都是同情的眼光。妳

無法原諒那種人，怨恨他們。遲早想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告訴他們活該。』

「……別說了。」

『妳至今為止太不幸了，所以承受不了幸福呢。真可憐。我就先實現妳內心最深處的願望吧。』

「……咦？」

我抬起頭的瞬間。

倉庫起火燃燒，包圍我和娃娃。

「……妳做什麼？」妳到底在做什麼？我困惑到發不出聲音。我不可能渴望這種事情——

『妳不是想，這種店消失算了嗎？』

「……不對，我沒有——」

『可是妳的腦海裡是這麼說的喔？』娃娃對我低語：『自己明明有才華卻不被任何人認可，妳無法原諒這樣的世界。妳無法原諒碰巧一生順遂，悠哉度日的安妮洛特。妳無法原諒拋下自己受到眾人喜愛的她，可是妳又討厭這麼想的自己。』

娃娃笑了。

『活在這種世界很令人窒息吧？很討厭吧？來，跟我許願吧。我來實現妳的願望——』

慢慢地，慢慢地。

火勢逐漸包圍倉庫。火舌在地板上搖曳，沿著古物不停向上延伸。

終於，這裡的一切陷入一片火海。

『來吧，快一點。』

再不決定妳會死喔？娃娃笑說。

我沒有退路了。不知不覺間，我只剩下一個選項。

就如同過往的人生。

於是我——

「——妳還好嗎！」

深吸一口熱氣，正要回答的時候。

倉庫的門被一腳踢開，一名魔女自門後現身。

是安妮洛特。

「火勢好強……！太危險了！過來這邊！」

她在入口朝我伸手。

『唉，她來救妳了。這樣好嗎？妳會錯過這次機會喔。』

娃娃在架子上笑道。

「——快！」

安妮洛特朝我伸手。

『怎麼辦？』

娃娃問。

我看著在入口朝我伸手的安妮洛特。她看起來非常拚命，一定是看見倉庫的火急忙飛來的吧。

因為她是保護城市所有居民的正義守護者。

「……啊啊，這樣啊。」

這時我終於發現。

在她眼中，我是必須伸出援手拯救的弱者。我們之間有著不論多麼努力也無法彌補的鴻溝。

於是我許下願望。

有什麼關係？反正她也是碰巧過得順利而已。碰巧遇見莫名其妙的娃娃，跟它許願又有什麼關係？

「——拜託你，娃娃。」

於是我許下願望。

希望世界如我所願。

希望世界沒有礙眼的事物。

○

「記憶不停跳躍……」

這已經是我第八次張開霧氣，安妮洛特發動攻擊了。雖說如此，薩瑪菈依然一臉意興闌珊地阻擋我們的攻勢。

「究竟要重複幾次妳們才滿意？沒用的，全都沒用。妳們不論多麼努力，也絕對打不贏我。」

看樣子實現任何願望的娃娃力量依然健在。

我試過破壞魔導杖好幾次，但是不久之後就連破壞的事實都不存在似地恢復原狀，並以龐大的魔力襲擊我們。

「……傷腦筋。」

啊哈哈，安妮洛特輕聲笑著，仍眉頭緊皺。我們已經全力施展了好幾次魔法，卻遲遲無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只要回收娃娃就好——但薩瑪菈根本不給我們靠近的機會。

「明明沒用……明明沒用，卻又一再挑戰我……妳們到底想做什麼……？」

薩瑪菴歎息道，眼神充滿無奈。那是個不抱任何希望，猶如放棄一切的眼神。

安妮洛特對興味索然的她說：

「又還不知道是不是沒用。」語氣就她爽朗的個性而言稍嫌強勢。「不繼續做下去，又不知道是不是白費功夫？因為結果總是到最後才來。」

所以現在，就算這樣面對妳也不是枉然。

她直白地說。

「……哼。」

相較之下，薩瑪菴哼笑一聲。「反正妳這種人，我只要別開眼馬上就會忘記。那妳要怎麼辦？再說一次一樣的話嗎？」

「哈哈哈哈！妳太小看我囉。」

安妮洛特邊說邊舉起魔杖。

她將魔杖中的魔力朝自己的腳發射，帶有魔力的腳輕輕踢了一下地板，我們就瞬間從舞台角落彈到中央。

「我可是每次都跟妳說一樣的話啊——」

我們來到她背後。

「——！沒用！」

今天這句話我已經聽膩了。薩瑪菴一臉痛苦，重複說了好幾次。

沒用，沒用，做那種事情也是白費工夫。

這次她一定也這麼想。

「妳差不多該聽我說話了——！」安妮洛特在極近距離施展魔法。

「……！就說了，就算做那種事情也——！」

沒用。

她一揮魔導杖，就抵銷了使出渾身之力的魔法。即便安妮洛特再次握緊魔杖，太靠近反而適得其反。薩瑪菴魔導杖的魔法襲向安妮洛特的魔杖。

將其粉碎。

「……！就算沒有魔杖！」

她當機立斷，丟下報廢的魔杖，放開牽著我的手，一腳踢飛薩瑪菴的魔導杖。

——匡噹，魔導杖應聲落在遠方，安妮洛特幾乎同時抱住薩瑪菴。

「放、放開我！」

這或許是今天第一次聽見薩瑪菴慌亂的聲音。

「我不放！」

接著安妮洛特對我使了一個眼色。

她看起來像是在說連她一起攻擊。

我沒有猶豫。就聽從保護這座城市的守護者吧。我視線鎖定薩瑪菴和安妮洛特，將魔力注入魔杖。

「對不起。」

我會盡量手下留情，我說。

話說回來，我想到上次來這裡的時候眨眼間被她打飛，在前一刻讓魔力加倍才灌進她的肚子裡。

「嘿呀！」

我發出這一聲。

幾乎與此同時，薩瑪菈的手碰到我和安妮洛特。

失去魔導杖的她，碰到我們能做什麼？這個問題眨眼間閃過腦中，但仔細想想，她握有實現願望的方便娃娃。

「……飛吧。」

她只要許願，當然就會實現。不用魔法，也不需要魔導杖。

說到結果如何。

我們三個人感情融洽地一起飛了出去。我和安妮洛特疊在一起倒在舞台的陰影處。

薩瑪菈則是飛到觀眾席最後方。

薩瑪菈的攻擊重如泰山。與其說是魔法，比較像是鉛塊撞上肚子，令人沒有力氣馬上起身。

「痛死了……！」

安妮洛特疊在我身上掙扎。幸好她沒事，但她很重，希望她能快點閃開。

和精疲力盡的我們相反，飛到觀眾席的薩瑪菈馬上起身。

「……沒用的。」

她慢慢說道，一步一步走向舞台，踩著踉蹌的步伐低著頭說：

「不論做什麼都已經沒用了——對不起，都怪我……」

接著她哭著說：

「只要我還活著，妳們就永遠無法離開這裡了——」



娃娃實現了我的夢想。

從那天起，我眼前出現一片美麗的世界。走在街上，人們都會向我要求握手，並開心地告訴我他們崇拜我。

看樣子，我變成跟安妮洛特立場相同的人了。

唯一的不同是我有一個徒弟，現在由她負責守護城市。

而今天，我即將在開花會堂舉辦史上第一場演唱會——這就是現況。

「這真的是……現實嗎……？」

我問娃娃。

手中的小娃娃唯有平淡地回答：

『如妳所見，這是現實。這裡是妳最渴望的世界。城裡所有人都信任妳，所有人都認同妳的努力，所有人都想聽妳的歌聲，所有人都感謝妳。』

然後——

娃娃說：

『蒼天魔女安妮洛特並不存在。』

這就是妳理想中的國家，它說。

沒有安妮洛特。她不存在。

那真的是我的希望嗎？窺視我腦中的娃娃，在那之後又實現了我的所有願望。

它給我一套漂亮的禮服。

給我力量不會枯竭的魔導杖。

幫我在整座城市張貼演唱會的海報。

我認得設定成我弟子，叫做蜜莉娜麗娜的少女。我記得她總是跟著安妮洛特跑。

不過，那也是在我改變國家之前。

「薩瑪菴大人果然好厲害。我也想跟薩瑪菴大人一樣。」

我為了首場演唱會前往開花會堂，蜜莉娜麗娜就對我說。在她心中，我們似乎非常親密。

「那個，我會努力逮捕隴之魔女。那個時候妳就會承認我獨當一面了吧？」

隴之魔女。

不留在他人記憶中，不可思議的魔女，也是這個國家自古以來的俗諺。蜜莉娜麗娜就是在追捕她。

隴之魔女好像真的存在。無所謂。崇拜我的女孩什麼的也無關緊要。

「也對，我會替妳加油。」

我不會對她太溫柔，也不會太嚴厲。因為我不在乎她。

然後我的人生首場演唱會在開花會堂召開。

遼闊的音樂廳中座無虛席。

幕一掀起，觀眾便對我投以充滿期待與夢想的眼光。溫暖的眼神肯定了我的一切。

我感謝在場的人們，並宣言自己將拚命帶著感情獻唱。只是說出理所當然的言詞，觀眾們就細細反芻、點頭、掉淚。

我一開口唱歌，會場就壟罩在寂靜之中。

唯有我的歌聲震盪周遭的一切。

我很緊張。第一次在大批觀眾前演唱，害我發不出聲音。獨自一人在壟罩周圍的黑暗中孤獨歌唱令人膽戰心驚。

我在台上唱出的歌聲和平常相去甚遠，慘不忍睹。我在台上只有醜態畢露。

歌唱完之後，觀眾就像是打好暗號一般一齊起立，讓整座劇場歡聲雷動。歡呼遠遠超過我的歌聲。

人們鼓勵我，說我的歌聲至高無上。

所有人都愛著我。

所有人都注視著我。

人人讚賞其實根本沒有資格站在這裡的女人。每次沐浴在喝采之中，我都知道他們沒有聽見我的歌。

因為要是好好聽，歌聲根本不堪入耳。

那時我終於發現，想繼續站在舞台上，必須擁有不容動搖的實力。

而安妮洛特具備了那種能力，我卻沒有。

我實現了在開花會堂演唱的夢想才終於發現——我根本沒有才華。

從那一天開始，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複。

隔天、後天都召開史上首場演唱會。我相當困惑，無法理解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情，於是向娃娃提問。

『？妳自己不是知道嗎？』

娃娃說：『只要過了舉辦首場演唱會的那一天，就不再是妳所渴望受人喜愛的一天。這點事情妳應該明白吧？』

人們會期待我的首場演唱會，是因為沒有人聽過我唱歌。只要聽過我的歌聲，就會發現我的魅力不足以包下開花會堂。

所以才會僅止於首場演唱會。

在那之後，我一天又一天地重複，在同一天繼續歌唱。即便如此，我仍舊沒辦法邁向明天。

每次站上舞台，我都深刻地體認到自己實力不足。每次沐浴在掌聲與喝采之中，胸口都隱隱作痛。即便如此，我還是重複過著每一天。

過了幾天，我發現日常產生變化。我的記憶偶爾會消失，這在每一天開始重複之前不曾發生過。

蜜莉娜麗娜每天晚上都會跟我報告成果，但是每天的成果都不一樣。有時候她在東區遭遇朧之魔女，有時候在西區，有時候是在開花會堂。

我馬上發現，安妮洛特還活著。

「怎麼會這樣？」

我馬上問娃娃，它應該說過安妮洛特不存在了。

『我只不過是實現了妳的願望而已。妳真正的心願，似乎是想跟她立場對調。』

換言之。

「……你想說我原本跟朧之魔女一樣，是不留在任何人記憶中的存在嗎？」

『妳說呢？』

娃娃笑了。

在那之後我又重複度過同一天好幾次。縱使如此，不論重複幾次，我還是無法在演唱會上完美演出。

越是重複，我離心中的理想就越遙遠。

「……………」

過了一週的時間，我終於覺悟。

哪怕在大舞台上，我的歌聲也無法感動人心。於是我對娃娃許願。

給我能完美演唱的歌聲。

孰料——

『做不到。』

娃娃又笑了。『如果給妳歌聲，就會違反城市所有人都認同妳的努力的願望。』

娃娃斬釘截鐵地說，許願得到的歌聲不是努力的成果，所以辦不到。

那意味著不論怎麼掙扎，我都無法從今天前往未來。

這時我終於發現自己中計了。這個娃娃假裝親切接近別人，結果打算奪走我最珍貴的事物。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它是想要我放棄成為歌手的夢想。

「奪走我的歌聲，撤回我所有的願望吧。」

我對娃娃說要放棄夢想。一再重複舉辦首場演唱會的時候，我就已經做好覺悟了。我早有不祥的預感。結果，隨心所欲的世界終究只是幻想。

然而——

『那也做不到。』

娃娃又說了一次同樣的話。

「……為什麼？」

見我困惑不已，娃娃笑了。

『妳自己應該明白吧？因為——』

妳的歌聲根本毫無價值啊。

娃娃說。

『妳除了自己的命以外，已經沒有可以給我的東西了。』

我從以前就是這樣。

結果這次也是。不論什麼時候，我發現時都為時已晚，陷入無可奈何的狀況。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唯有每天混吃等死。

和以前最明顯的不同，是我已經毫無退路了。

除了一死之外別無選擇。

「……怎麼辦、怎麼辦……」

即使流淚，也沒有人願意幫助我。誰會相信我居然被娃娃慫恿，創造出這種世界？

我就這樣抱著無法向任何人傾訴的痛苦，度過每一天。我無法向任何人求救，無能為力，只能等待覺悟一死的那一天。

然後魔女伊蕾娜和安妮洛特兩人來了。

她們肯定心想只要打敗我，就可以除去問題的元凶了吧？大錯特錯。

狀況不可能好轉。

「不論做什麼都已經沒用了——對不起，都怪我……」

我自暴自棄地從觀眾席喊。

「只要我還活著，妳們就永遠無法離開這裡了——」

就算知道道歉也不會獲得原諒，我還是只能對兩人道歉。

對不起把妳們捲進來。

對不起我這種無聊的人愛慕虛榮，請妳們原諒我——始終壓抑在內心的心情源源不絕地湧現。

我邊哭邊說。

早知道就更早發現了。發現我什麼也做不了。

早知道就該更早放棄了。我無法讓任何人幸福。

「原來如此，我非～常明白了。」

安妮洛特在舞台上起身。

然後看著我微笑。

「那就輪到我出馬了呢。」

她手中握著我的娃娃。

○

「什麼時候——」

薩瑪菴錯愕地瞪大眼，翻找自己的胸懷。應該在那裡的娃娃卻不見了。

安妮洛特恐怕是在剛才抱住薩瑪菴的時候偷偷搶來的。身為保護城市和平的守護者，她手腳還真不乾淨呢。

「……還給我，妳想做什麼？妳不該拿著那個東西——」

薩瑪菴慢慢靠近舞台說。

但是安妮洛特緩緩搖頭笑了笑。

「我拒絕。」

她用雙手玩弄娃娃，看著它說。終於，手中的娃娃平淡地問她：『妳有什麼願望？』

「我如果許願實現薩瑪菴的願望，會發生什麼事？」

『我會收下妳最珍貴的事物。』

「我最珍貴的事物是什麼？」

『妳的魔力。』娃娃笑了。『給我妳的魔力。這麼一來我就實現妳的願望。』

如果妳從今以後的人生都再也無法以魔女的身分活動，放棄過去所有學習魔法的日子，我就實現妳的願望。

娃娃笑著回答。

妳有覺悟嗎？它問。

「——原來如此。」

聽見娃娃挑釁似的問題，安妮洛特唯有露出嚴肅的表情點頭。

保護城市的守護者安妮洛特。

她現在在想什麼——我和薩瑪菴都瞭若指掌。

「……別做傻事！」

薩瑪菴跑向舞台，企圖搶走安妮洛特手中的娃娃。「妳不用犧牲魔法！這是我造成的麻煩。應該由我，由我來負起責任死去！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為了保護這個城市原本的守護者的未來，薩瑪菴拚了命地吶喊；不過她卻無法抵達安妮洛特身邊。

一爬上舞台，她的身體就被魔法束縛。即使想要伸手，纏繞手腳的線依然將她留在原地。

「……！魔法？怎麼會——」

薩瑪菴困惑地說。

安妮洛特的魔杖剛才應該已經壞掉了，不可能施展魔法。所以該怎麼說，使用魔法的當然不是她。那麼是誰？沒錯，就是我。

「……對不起。」

這次我認真地道歉。我當然有自覺這麼做違反薩瑪菴的意願，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安妮洛特期望的事情。

「懷抱煩惱生活很痛苦吧？隱瞞事情很痛苦吧？」

安妮洛特笑著說：

「可是不要緊，我會全部幫妳解決。」

所以不要擔心。

她說，看了我一眼。

在來到這裡之前。

安妮洛特跟我說了她準備的策略。方法單純至極。

「老奶奶跟我說過——那個娃娃實現願望的時候不會要求任何東西。唯有想要取消願望的時候，才會向許願人要求最珍貴的事物作為代價。」

換句話說，就是能無窮無盡地實現願望，直到無法挽回的時候娃娃才會要求代價。

所以，她繼續說：

「代價由我來支付。」

「……………」

這麼一來就能恢復原狀。她說。

根本不必問這句話的意義。

安妮洛特將支付的代價無須多說。

「……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恐怕沒有。」

對我點頭的她看起來有些愉快。「呵呵呵，今天一定是我當魔女的最後一天了。」

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她對沉默的我說：

「所以伊蕾娜，妳願意幫助我嗎？」

我需要妳的力量——她說。

「住手……！拜託，不要！妳不用為了我犧牲天分！這是我闖的禍，必須由我，由我來負責——」

「解決人們發生的問題就是守護者的工作喔，薩瑪菴。」

「可是——」

「沒關係。」

會走到這個地步，她一定幾經煩惱。

即使如此，她依然露出足以掩蓋糾葛的笑容回答：

「我不是因為身為魔法師才幫助別人的。就算沒有魔法，我也會照我的意思活下去。」

魔法師不是我唯一的生存之道。

她說：

「所以妳看著吧。」

好好看著從今以後的我吧——

說完她抱緊娃娃。

然後耀眼的白色光輝包圍我們。

○

我像是做了一場漫長的夢。

醒來的時候，我們仍然在開花會堂之中，三人感情融洽地睡在舞台上。

我一起身，安妮洛特就隨之醒來。

「安妮洛特——」

這次我並沒有失去記憶。我知道她就是安妮洛特。

過去失落的記憶全數回到我的腦中。

我記得和她度過的每一天。

「成功了，伊蕾娜。」

我們成功了——她短短呼出一口氣，輕聲笑道。

「為什麼……」

薩瑪菴最後醒來。

她並沒有像我們一樣起身，而是緩緩坐起身體，當場癱倒在地，肩膀顫抖哭了出來。

「妳明明沒有必要為了我做到那種程度——」

她跟小孩子一樣掉下斗大的淚水，為守護國家的魔女不再存在而悲嘆。

「啊哈哈，我不在意啦。」

付出代價的本人則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般，跟平常一樣。安妮洛特甚至看起來一點都無所謂。

她可能很早就心裡整理好心情了。

「我就算沒有魔法也沒有關係。」

她在嚎啕大哭的薩瑪菴面前蹲下，輕撫她的頭髮，就像是在哄小孩子。

「就算沒有魔法，我還是我。」

她笑著說。

「安妮洛特……」

薩瑪菴抬起頭來。

「啊，妳終於肯好好看我了。」安妮洛特說，露出今天最燦爛的笑容。「因為妳之前都不肯看我，害我很寂寞喔，薩瑪菴。」

她一定很高興。

對安妮洛特來說，薩瑪菴是賦予她夢想的人。能夠幫助這個人，對她來說肯定光榮之至。

「其實我一直很想直接跟薩瑪菴聊聊。」

自從回國以來，就一直想聊，忍耐了好幾年。

安妮洛特忽然眼神發亮這麼說。她也跟小孩子一樣雙眼閃耀。

就算長大成人，她仍一直很珍惜小時候的回憶。

薩瑪菴也好。

安妮洛特也罷。

「……想慢慢聊這裡有點太大了呢。」

開花會堂第二音樂廳因為激戰而面目全非。這麼麻煩的事情原本想讓安妮洛特隨便修好，不過話說回來，她已經不能用魔法了呢。

看樣子只能由我來修了。

可是我就個性上不喜歡做白工。

於是——

「這裡就由我來修好吧。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兩位待會能請我吃頓飯。不知妳們意下如何？」

我如此提議。

其實我知道一家好吃的餐廳喔，我說。

○

用魔法迅速修復因為激烈戰鬥而傷痕累累的開花會堂第二音樂廳後，我邀請薩瑪菴與安妮洛特兩人造訪高級餐廳。

那是家同時散發美術館氛圍，優美又有趣的餐廳。

我們造訪的時間剛好沒有客人，幾乎算是包場。

話說回來，令人在意的是城鎮居民的模樣。重複度過同一天的他們——從娃娃創造的世界解放的人們究竟怎麼了？

就結果來說，人人都記得不斷循環重複的那兩週。

他們也記得每天醉心於突然現身的歌姬薩瑪菴，天天造訪演唱會的日子。雖然記得，他們卻不知道自己為何會深愛她，為何每天都聽演唱會，她又為何突然消失不見。

對城鎮居民的說明不可或缺。

「我也得解釋不少事情，之後就交給我吧。」

坐在我對面的安妮洛特說：「因為現在的我不再是蒼天魔女，也不是朧之魔女了。」

居民們應該也比較願意聽我說才對。她說。

薩瑪菴在隔壁愧疚地低頭。

「對不起……」

她在這裡又說了一次在開花會堂說過好幾次的话。

身旁的安妮洛特露出不以為意的表情，害我無法理解她們身處的狀況究竟嚴不嚴重。

「不用在意喔，薩瑪菴。不論如何，今後的事情遲早都得公諸於世。而且，也得告訴大家娃娃的事情才行。」

喀地一聲，安妮洛特把裝了娃娃的小玻璃櫃放在桌上。上面四面八方貼滿寫有莫名其妙文字的紙，裡頭的娃娃雙眼緊閉動也不動。

「妳打算怎麼處理那個娃娃？」

「該怎麼辦才好呢？」

啊哈哈，安妮洛特笑了。

……沒有計畫嗎？

「我認識專門負責處理這種物品的人。我給妳她的聯絡方式，就丟給她處理吧。」

「咦，可以嗎？」

「可以。最起碼比放在這個國家還要安全。」

話雖如此，那也是交通船鮮少造訪的遙遠島國，她未必能馬上收到。

不只這樣，她可能還會說「咦，不要～」拒絕。

總而言之，我寫了一句「這好像被詛咒了麻煩妳處理。」把熟人的聯絡方式交給安妮洛特。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話說回來。

「咻欸……」

有一名少女好奇地盯著娃娃看。她的袖子莫名地長，黑色瀏海用髮夾夾了起來。

或許是喜歡超自然的血液在騷動，她略顯興奮地看著娃娃。

「那就是被搭話就能實現願望的娃娃嗎？原來如此，造型繼承了很久以前在這個國家流行的娃娃呢。話說回來，這個娃娃會怎麼樣跟人搭話？如果可以的話請讓我看一次——」

「不好意思，派蒂，可以請妳安靜一點嗎？」

我看到她在路上閒晃，於是就順便帶她一起來了。看樣子她看到難得一見的娃娃，心情頗為亢奮。

「跟安妮洛特小姐一起吃飯……？真假？跟做夢一樣……」

這邊的反應或許比較普通。

蜜莉娜麗娜。

我上次和她約好一起在這間餐廳吃午餐，於是也帶她一起過來。

對於崇拜安妮洛特的她來說，這想必是無上的光榮。

「……我也給妳們添麻煩了。對不起。」

不停道歉的薩瑪菴接著和蜜莉娜麗娜與派蒂低頭致歉。

「？我不記得自己有被添麻煩啊……」可是對毫無關聯的派蒂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

「我也得到了親近安妮洛特小姐的機會，沒差。」蜜莉娜麗娜也覺得無所謂。

「……我猜，大多數人都不在意吧。」

又不是錢被騙走，追根究柢已經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

「如果感到抱歉，只要從今以後慢慢彌補就好。」

並不是一切全都結束，已經無法挽回。

想要重來幾次都可以。

「欸，話說改變一下話題。」

姑且擱置娃娃，以及薩瑪菴讓同一天重複了兩週的事情。

安妮洛特忽然想起什麼似地站起身來。

「妳們想不想聽歌？」

說完她看了薩瑪菴一眼。



在某間餐廳中。安妮洛特牽著我的手在座位之間穿梭。

「很丟臉耶。」

我雖然這麼說稍微做出抵抗，她卻沒有放開我的手。

不久之後，我們來到餐廳角落。

那邊是一座小舞台。

她停在那裡回過頭來。

「我知道這麼說很任性，但是我跟妳說，」接著她笑著說：

「我還想聽妳唱歌。」

那首我小時候，妳在路上唱給我聽的歌。

給予我夢想的歌。

希望妳能唱給我聽。

安妮洛特看著我說。

我都不知道。

妳從以前就一直記得我。

我都不知道。

妳眼中一直都有我。

「……謝謝妳。」

接著我開口歌唱。

餐廳內所有人都在注視我。

每個人都側耳聆聽我的歌聲，時不時點頭微笑。

我只唱了一首。

唱完的時候，餐廳內掌聲如雷。座位上的客人都起立鼓掌，對我面露笑容。

那毫無疑問。

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間。

終章

無盡重複的一天宣告結束之後，過了約三天左右。

停滯的時間一開始流動，各種事件與隱藏起來的真相一口氣在這個國家公開。

報紙每天斗大地刊登各種歷史性的新聞。

「驚天真相！切斯特不為人知的暗黑過去！」

某天報紙上寫著某個少女的發現。少女在切斯特城尋獲遭到遺棄的白骨遺體，並發表論文指出切斯特來歷的可疑之處，讓他閃閃發亮的豐功偉業背後，有一名可憐魔法師少女慘遭殺害的事實公諸於世。

「歌姬薩瑪菴之謎」

另一篇報導寫道。

兩週前，歌姬薩瑪菴猶如彗星一般突然現身，讓城鎮居民陷入狂熱。舉國上下為之瘋狂，每天參加她的演唱會的事情居民們想必記憶猶新；但是歌姬薩瑪菴已經是過去式了。

沒有人知道歌姬薩瑪菴消失後的行蹤。她究竟是誰，消失去了哪裡？

傳說，她偶爾會在某間餐廳獻唱……

諸如此類。

結果由她引起，兩週間發生的事情，對許多人來說被視為沒來由卻狂熱的兩週。

這應該代表薩瑪菴自己雖然認為沒有資格站上舞台，最起碼這個國家並非人人都這麼想。

「蒼天魔女安妮洛特繳回魔女名。」

這恐怕是最近最轟動全國的事件。

安妮洛特繳回了星辰胸針，辭去魔女一職。關於原因，她一貫回答：

「我不太想用魔法了。」

這讓許多居民悲傷又困惑。

今後究竟該由誰來守護國家——

走在路上，我經過某間骨董店前。

「居然有賣這麼多超自然物品的店……！」

咻欸～袖子太長的少女興奮地說，緊盯現在已經不被需要的物品。她似乎是看見超自然物品就會興奮，興趣稍嫌特殊的女孩。

「……慢慢看喔。」

老闆娘看著奇怪的女孩，面露微笑。

城裡的人們不曉得她就是忽然消失無蹤的歌姬。只要她不在店門口唱歌，大家絕對會以為她只是一般的老闆娘。

可是她完全沒有不滿的樣子。

「老闆娘，這間店最稀有的商品是什麼？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找有超自然背景故事的物品有那種東西嗎？」

「說話突然變好快……」

老闆娘輕聲一笑，環視店內。「這個呢——」有什麼稀有的物品嗎？她說。

她的眼神看似有些愉快。

而就在我露出與老闆娘相同的眼神，看著這一幕時。

「小、小偷！」

某處傳來一聲吶喊。

回過頭來，倒在地上的女性朝我們伸手尖叫。視線盡頭是兩名男子。

「嘿嘿嘿……大哥，你看看這個。錢包裡滿滿都是現金啊。」

「呼哈哈哈哈哈！那當然啦！我可是選了看起來很有錢的富婆啊！」

兩名男子打開女子的包包，看見內容物的同時發出卑鄙的笑聲。哎呀，糟糕了。這不是路上搶劫嗎？

這樣下去，無辜女子的包包就會變成兩名男子的囊中之物。喔喔，怎麼會這樣。

難道沒有英雄現身阻止他們嗎？具體來說，就是類似安妮洛特之類的人。

「魔法少女蜜莉娜麗娜・夢幻變身♡」

男子逃跑的方向。

一名年紀不小還自稱魔法少女的學生轉著圈變身為奇妙的服裝。那身行頭華麗又充滿荷葉邊。

「欸，我每次都想問妳，妳不覺得丟臉嗎？」

理所當然，在大街正中央換上那身衣服，她立刻成為注目的焦點。身穿便服的安妮洛特站在一旁冷眼相看。

安妮洛特。

她雖然公開發表辭去魔女一職。

但卻沒有說要辭去過去的活動。

「呵呵呵。欸，話說回來安妮洛特小姐。人家做的安妮洛特小姐的專用服裝，妳什麼時候才要穿？」

「啊，嗯。以後再說。」

「以後是什麼時候？」

「以後就是以後，不是現在有什麼關係？啊啊糟了，敵人靠近了，現在不是說那個的時候。」

她輕輕伸展舉起魔導杖。

就算無法使用魔法，也絕非沒有伸出援手的方法。

「——！妳、妳們是誰！」

男子看見突然擋在眼前的安妮洛特和蜜莉娜麗娜，驚訝地急踩剎車。

安妮洛特揮舞魔導杖。

接著笑說：

「我是正義的守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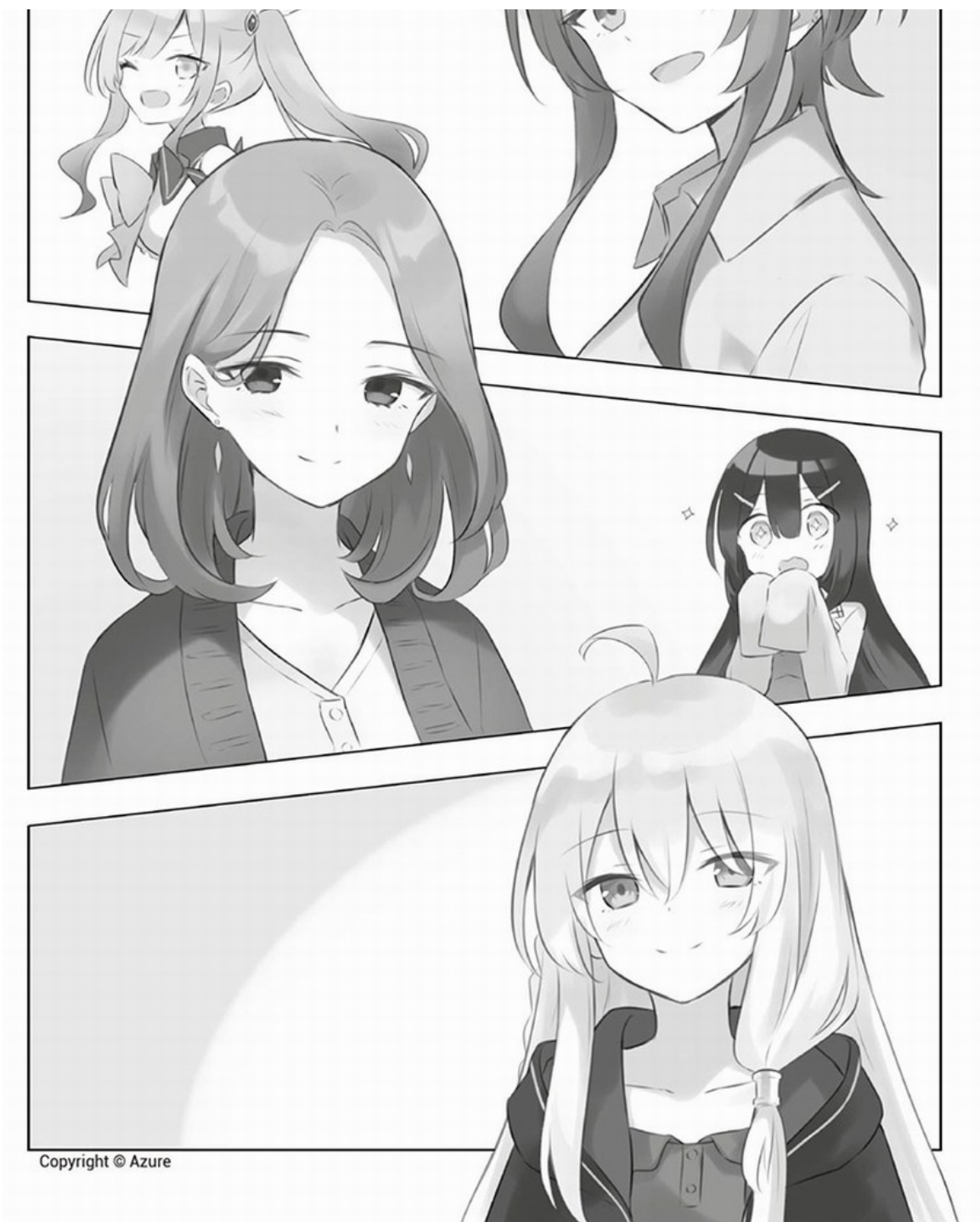
她邊說，視線邊移向我——以及骨董店的老闆娘，薩瑪菟。

她用眼神訴說：

——看著吧。

「魔法少女安妮洛特會證明給妳們看。」





所以看著我吧。從今以後，直到永遠。

即使失去魔法，哪怕天分從自己之中消失。

生存之道也不會就此斷絕。

後記

天使動漫錄入組錄入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あずーる

譯者：李殷廷

圖源：奏井夕雨

錄入：kid

天使動漫：www.tsdm39.net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TSDM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

轉載請保留完整的資訊，否則往後一律禁止

「差不多該來買一間公寓了。」

買房。這是人生的一大關卡。為了今後的人生，找一間公寓或許不錯。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我從那天開始每天在某網站逛來逛去，檢索房屋物件。

而就在某一天，我在東京都內某處找到一間又大又便宜的房子。地點不錯，怎麼會這麼便宜？雖然不知道原因，但只能去一探究竟。我馬上預約看房。

而看房當天，我得知便宜的理由。

「隔壁是墓仔埔嘛。」

隔壁是墓地。原來如此。

儘管知道全國上下沒有地方沒死過人，可是窗外就是一片墓地的景色還是會有人在意。令人遺憾的是我也是會在意的人。

「這間你覺得怎麼樣？通風良好，只要打開窗戶就能吹到涼爽的春風。」

我造訪的那一天，住在那裡的大姊姊向我這麼說明。

「順便一問，請問你想跟家人一起住嗎？」大姊姊問。

「這個呢，我差不多想跟女朋友結婚了。」

「哎呀真棒。」

「是的。」

我不打草稿就撒謊。我沒有女朋友也不打算結婚，腦中浮現小安跟庫珀（愛貓）的臉龐。

不過令人在意的是這間房子外看見的墓地。我下定決心問：

「那個，請問一下這棟房子會看見幽靈嗎……？」

我難免會在意隔壁的墓地，實在沒辦法假裝沒看見就簽約。我喜歡恐怖故事，卻不喜歡親自體驗。要是幽靈的目擊情報，小安每次看著虛空我可能都會嚇到漏尿。大姊姊聽見我的問題吃吃地笑了笑。

「不用擔心，我是沒有看過。」

「原來如此。」嗯？妳剛才說妳是沒有看過？等一下？

「可是樓下的人好像說看過呢……」

「原來如此。」這時我就放棄住在這間房子裡了。我想就算住在這裡身體也會承受不住。

「難道說你是相信超自然的人嗎？」

大姊姊問。要是不相信那種事情，當然就不會問這種問題了。我馬上點頭，大姊姊的臉就沉了下來。

「……難道說，你有體驗過嗎？」

「這個呢……其實以前我遇過幾次鬼壓床……」

由於這種心理創傷，所以我有一點排斥中古屋。我這麼說，大姊姊就露出得意的表情說：

「呵呵呵，不要緊啦。鬼壓床其實有科學解釋——」

「……………！」

看吧來了！

這時我已經寫完了《魔女之旅》第十七集第一章的部分，感覺到有些命運的指引。快速動眼期一不小心清醒時看見的幻覺，似乎就叫做鬼壓床；但是（以下省略）。

追根究柢，科學根據五年就會被推翻，將科學證明這種好聽的話視為唯一真相的話，那就太危險了……我並沒有這麼說，姑且應了聲「原來如此～這樣啊……」對大姊姊點頭。結果我還是不敢簽約買下那間公寓。

……就是這樣，我來到東京都約半年，跟尋找永住之所的妖怪一樣徬徨，過著呢喃「有什麼好房子呢……」在不動產網站看房的每一天。儘管心裡面想最後應該會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買，看房子果然還是好好玩！讓人不停幻想。超棒！

就是這樣，好久不見，我是白石定規。

這次一整集都在同一個國家裡發生。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好像也是第一次寫這種味道故事。我執筆到最後一刻，給各位關係人士添了不少麻煩……對不起。

不論如何，總而言之我想進入各話講評。不喜歡暴雷的讀者請右轉離開！那麼請看！

第一章「亡靈館」

這是我完全投入興趣的故事。包含派蒂這個角色在內我全都滿喜歡的，是一篇充滿各種致敬的故事。姑且寫在這邊，切斯特城的原型是溫徹斯特鬼屋，城堡裡的機關是致敬各種電影和遊戲。塞滿各種要素，就變成《驚聲尖笑》一樣的故事了；可是偶爾寫一下這種故事好像也不錯。

第二章「其實我是」

這章也包含了各種眼。第二、三章算是小品。

第三章「某天晚上的故事」

寫的時候發現這篇不論過程如何，故事都需要結尾，於是緊急加了上去。

第四章「卡爾賽爾的守護者」

以前責任編輯不停地央求我說「寫魔法少女啦～欸～寫嘛～」我每次都說「不是，魔法少女有點……」拒絕。但是守護城市的女孩這個角色，不論怎麼想都只有魔法少女，結果就在這集登場了。無須多

說，我當然不甘心地想「可惡～」蜜莉娜麗娜的角色設計跟個性我都很喜歡。

第五章以後

之後的故事容我寫在一起。

如各位所知，這是同一天不斷重複的故事，以及不會留在任何人記憶中的角色的故事。這集開始我想嘗試安妮洛特這種不會留下紀錄的角色，以及一天重複輪迴的故事結構。塞了太多喜歡的要素，結果害故事變得過於複雜，頁數增加太多，有一段時間非常辛苦。幸好最後落在恰到好處的頁數。

順帶一提，薩瑪菴的回想我寫得最難過。她本人明明沒有錯……可是，不限於呈現者的疆界，我想這種煩惱應該不少見。純粹是運氣不好而使路途中斷很令人難過。如果能在路變成一條之前牽起別人的手，一定很幸福。

就是這樣，這是《魔女之旅》第十七集。

花了這麼多時間，真的非常抱歉……寫這篇後記的時候也快到截稿日期了。

動畫化結束後，忙碌的反作用力害我無法下筆。我想這種事情不論小說、漫畫，在創作界都很常見；但幸好最後成功趕上回稿時間，讓我現在鬆了口氣。應該說我一直都很忙，根本沒時間體會忙碌的反作用力。

話雖如此，在下集之前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次希望能留下充裕的時間寫作呢……總覺得我好像每次都這麼說。

此外，閱讀這篇的時候應該已經公布了；但還是讓我在這邊提一下。GA小說決定出版名為《祈りの国のリリエール》的作品了！順帶一提，發售日預定和《魔女之旅》第十八集同時發售。加油，未來的白石定規。

順帶一提，我想可能有人沒聽過，所以還是寫在這裡。《祈りの国のリリエール》是《魔女之旅》第三集發售後一度出版，《リリエールと祈りの国》的重啟作品。《魔女之旅》第四集發售後就無消無息，但這次將以《祈りの国のリリエール》於GA小說新裝亮相。久候多時的各位真的非常抱歉。由於設定上有不少改變的地方，書名也做了更改。還有我個人比較喜歡《祈りの国のリリエール》這個名字。

就是這樣，今年想必也會很忙，但我想多注意身體，吃個肯德基繼續努力。

由於兩部作品同時出刊，七月以後會隔更久才出下一集。雖然會一陣子沒辦法見面，我想應該能寫出更有趣的故事，請多多指教！

還有，書籍出版的時間拉長，取而代之我想更常更新推特跟note文章，希望各位能在閒暇之餘偶爾看一眼。

關於《魔女之旅》第十八集，我預定寫成不少過去集數出現的角色重新登場的一集，希望各位能期待會是什麼樣的故事。

廣播劇CD等，我還想嘗試各種計畫，今後也請多多關照！第十七集廣播劇CD我寫得非常愉快，真希望還有下次呢！對吧！GA文庫編輯部！

以上，我是白石定規。接下來容我訴說謝詞。

責任編輯M編輯。

這次也在最後一刻才匆匆交稿，真的非常抱歉……下次我應該會提早交《魔女之旅》的稿件，還請多多指教……

あずーる老師。

從封面到一切都太神了……不是說真的，我超喜歡第十七集通常版的封面……真想看不一輩子……夏天果然很棒……

各位關係人士。

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參與《魔女之旅》系列！今後也請多多指教！

以上就是後記。最近我的推特比較靜悄悄，但從今以後應該會一直更新才對。今後也請多多關照！

這恐怕是今年（預定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就是這樣，我們在明年初再見吧。讓各位等比較久，《魔女之旅》跟《祈りの国のリリエール》一定會特別有趣，敬請期待！

那麼今後也請多多關照！

白石定規敬上。

作者簡介

白石定規

生活中的一切都漸漸開始考慮到貓咪，這種人生。

畫師簡介

あずーる

為日本插畫家。

最近迷上的小菜是涼拌青椒。